

遠景就在眼前

●新書50種預約 6折

- ①山路(小說) 陳映真著 150元
- ②孤兒的歷史·歷史的孤兒 陳映真著 150元
- ③玫瑰·玫瑰我愛你(小說) 王禎和著 100元
- ④嫁粧一牛車(電影劇本) 王禎和著 90元
- ⑤遠見(小說) 陳若曦著 150元
- ⑥胡適北大日記選 胡適著 90元
- ⑦戲劇與文學 姚一葦著 90元
- ⑧文學的視野 胡菊人著 90元
- ⑨創世紀大菩提(小說) 無名氏著 400元
- ⑩野獸·野獸·野獸(小說) 無名氏著 200元
- ⑪郁達夫卷 王潤華編 120元
- ⑫心中的信(散文) 倪匡著 90元
- ⑬活俑(科幻) 倪匡著 90元
- ⑭一九九七(小說) 劉以鬯著 80元
- ⑮艾略特文學評論選集 杜國清著 240元
- ⑯吉拉斯談話錄(語錄) 袁東·鍾和夷著 120元
- ⑰吾鄉印象(詩) 吳晟著 70元
- ⑱愚直書簡(詩) 吳晟著 70元
- ⑲向孩子說(詩) 吳晟著 70元
- ⑳歐遊散記(遊記) 尹懷文著 70元
- ㉑都是夏娃惹的禍 陳紹鵬譯 90元
- ㉒都是亞當惹的禍 陳紹鵬譯 90元
- ㉓都是裸體惹的禍 陳紹鵬譯 90元

頂峰書店

台南市府前路38號
電話：273717

- ②4 歷史的聲音(評論) 李永熾著 90元
- ②5 變種的紅豆(詩) 蔡炎培著 120元
- ②6 杜鵑啼血(小說) 劉大任著 120元
- ②7 中國作家素描 李文鼎著 120元
- ②8 通宵達旦讀金庸 薛興國著 80元
- ②9 金庸的武俠世界 蘇塔基著 80元
- ③0 諸子百家看金庸 三毛等著 80元

■四月廿五日截止預約。
克利絲蒂偵探小說全集第4批 三毛主編

- ③1 底牌 宋碧雲譯
- ③2 古塵疑雲 張國禎譯
- ③3 復仇女神 邵均宜譯
- ③4 拊指一登 張艾西譯
- ③5 漲潮時節 張艾西譯
- ③6 空幻之屋 張國禎譯
- ③7 黑麥奇案 宋碧雲譯
- ③8 清潔婦命案 宋碧雲譯
- ③9 柏翠門旅館之秘 張伯權譯
- ④0 國際學舍謀殺案 張國禎譯

■每冊定價90元，預約6折，四月廿五日截止。
■全集一百冊，陸續出版中。

遠景傳記文庫

歷史既是大人物的傳記，傳記就是大人物的歷史。
讀傳記，撫慰寂寞，鼓舞挫敗，創傷的得到平靜，失意的看到遠景，喜歡傳記的人，永遠不會悲傷哀痛！
海涅認為：一滴墨水，能引起千萬人的回憶。遠景傳記文庫選的，正是用這滴墨水寫的傳記。

- ①魯賓斯坦自傳 楊月蓀譯 750元
- ②阿嘉莎·克利絲蒂自傳 陳紹鵬譯 350元
- ③亨利·魯斯傳 程之行譯 120元
- ④夏艾爾自傳 黃翊狄譯 120元
- ⑤雷諾傳 黃翊狄譯 250元
- ⑥拿破崙傳 高語和譯 300元
- ⑦甘地傳 許章真譯 300元
- ⑧英格麗·褒曼傳 王禎和譯 180元
- ⑨鄧肯自傳 詹宏志譯 150元
- ⑩華盛頓傳 薛綯譯 180元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2號
郵撥：102221 電話：394-1960

CHINA TIDE REVIEW

夏潮論壇

1984 第四版

4月號

●思想的 ●歷史的 ●文化的 ●批判的

辜振甫、王永慶、蔡辰男等閥族如何支配國民黨官僚 ●連手蠶食台灣經濟真像大公開!!

是誰真正統治著台灣?

●如果您認為只有國民黨統治一切，您就錯了!
●如果您認為只有國民黨統治一切，您就錯了!

台灣遠洋漁船上的暗黑地獄

●失去國家主權保護的台灣漁業勞動者，在現代奴工船上不可置信的悲慘遭遇

海內外非國民黨系刊物對「夏潮」發動造謠·誣陷攻勢

戴國煇：吳濁流的世界

●從前近代向現代飛躍的中國歷史的胎動中，搖擺·苦悶·並探索在現代史中的自主性的台灣知識份子……



特別報導

〈台灣與台灣人〉

創業10週年，為答謝廣大讀者的支持，即日起遠景叢書33種全部6折優待(金庸作品集7折)，現書供應!!

請以具體的行動支持《夏潮論壇》!!

三月號革新版「夏潮論壇」刊行後，受到海內外讀者極為熱烈的讚許、建議和指教，使編輯部受到極大的鼓舞。但是夏潮的背後既乏特定的黨外政團，又無有力的財團支撐，當前台灣雜誌的編輯、印刷、費用很大，在人力和物力兩皆絀拙的條件下，要長期出刊，自然有不少困難。因此，我們對熱情愛護夏潮的民眾、知識份子、青年讀者，提出下列呼籲，請每人以具體行動，支援「夏潮」。

● 向您的朋友介紹「夏潮論壇」

您總有一、兩個最談得來，有相同抱負和深厚情感的朋友。如果您認為「夏潮論壇」有深度、有內容、有啟發性，請立刻向您的朋友介紹，務必叫他們訂閱，或由您代他們訂閱，或到街上買來寄送給他們試閱。當您這麼做，您就為「夏潮論壇」的理想做出堅定的支持。夏潮的訂費是每年十二期新台幣七三〇元。

● 做「夏潮論壇」的榮譽訂戶

以新台幣五仟元(海外美金二〇〇元)訂閱「夏潮論壇」，您就是「夏潮論壇」的榮譽訂戶，只要「夏潮論壇」存在一天，您就是她的永久訂戶。我們尤其歡迎您介紹您的至交朋友，參加我們「榮譽訂戶」的光榮行列。

「夏潮論壇」是您的雜誌。您的訂閱、介紹和購買，是對「夏潮論壇」所代表的理想最為有力的支援。現在就以具體行動，支援大家的「夏潮論壇」。

● 請把推廣「夏潮論壇」做為您日常行事事中重要的項目。

夏潮論壇社

電話(〇二七〇八四一九一)
郵政劃撥帳號：七一四三六三王永帳戶
地址：台北市安居街八巷六弄五號三樓
零售每本八〇元，訂閱全年七三〇元。

三月號「夏潮論壇」把榮譽訂戶的訂閱款五〇〇元誤植為一〇〇〇元，整整相差五倍。有一些榮譽訂戶已匯了錢來，請將不足的數目，依照我們的通知補寄過來。請接受我們的歉意和敬意。

夏潮論壇

一九八四年四月號
第13期 / 總第八卷 · 第二期

名譽發行人 / 楊逵 · 黃順興
發行人 / 柯水源
社務顧問 / 何春木 · 吳陳惠珍 · 洪壽美
高信雄 · 蔡伯堯 · 蘇惠珍 · 李信志

名譽社長 / 蘇逸凡
社長 / 王永
執行主編 / 梁春幼
編輯組 / 張元平 · 田華容 · 李勁春
陳秀賢(南部採訪編輯)

資料室 / 于青
法律顧問 / 湯金全 · 江鵬堅
發行所 / 台北市辛亥路一段87號4F
編輯部 / 台北市安居街8巷6弄5號3F
經理部

電話 / (02) 708-4191
郵撥帳號 / 714363王永帳戶
零售 / 每冊國內新台幣80元 國外美金3.5元
長期訂戶 / 國內：全年12期730元 · 半年400元
國外：航郵全年歐美地區美金40元
亞太地區美金35元
港澳地區美金32元

北美洲代表 / MR. JAMES NING
106 Roosevelt. BLVD
Florham Park, N.J. 07932
U. S. A
美西聯絡處 / MRS. SAN SAN CHEN
2627 Hillegass# 104
Berkeley Ca. 94704
U. S. A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誌第3474號
中華郵政台字第0791號執照登記為新聞紙類
本刊文章歡迎轉載，
但請註明出處。

台北總經銷：

百全書報社 電話：(02)9245210

各地經銷處：

宏恩書報社 電話：(032)280212
國華書報社 電話：(034)559853
大華文化服務社 電話：(035)228054
美華書局 電話：(037)320810
台中書報社 電話：(042)333363
嘉聯圖書社 電話：(052)324581
永茂書報社 電話：(062)234339
天和書報社 電話：(07)3829975
環球書局 電話：(087)323071
民生書局 電話：(039)323765
國民書局 電話：(039)543743
榮正書局 電話：(038)359352
紐約書局 電話：(089)322267
文強堂書報社 電話：(035)239207
花蓮文具行 電話：(038)322941

□榮譽訂戶：

凡捐助5000元以上，
即為本刊榮譽訂戶，
並長期贈閱本刊。

海外訂戶請注意！

美金支票請開本刊英文全名 CHINA
TIDE REVIEW 或「夏潮論壇雜誌社」

嚴守抗議者的倫理操守

從若干非國民黨刊物聯手對「夏潮」進行政治誣陷說起

(5)

爭論，只能是為了擴大團結

(7)

是誰真正統治著台灣？

從糊口經濟到依賴經濟的展開，看官僚／辜振甫、王永慶等閩族支配下的台灣經濟……

誰是林洋港・趙耀東的後台老板？

許忠仁(23)

現在，你也是僑銀的股東

徐佳德(30)

特權壟斷的台灣經濟

本刊編採組(37)

訪問國民經濟學家侯立朝
侯立朝先生專攻政治經濟學，有關台灣的社經問題著作甚豐。於七六年的鄉土文學論戰中，貢獻極大……

台灣政情

農會賄選，農人遭殃

有感於增訂農會賄選罰則之議

黃順興(9)

台灣農業的悲劇歷程

迎接勞工時代的來臨，兼向黃順興先生致敬

王立夾(2)

從自贊到行動

淺談婦女問題的解決之道

百里希(17)

林洋港的奇談怪論

一位山地青年看華愛質詢有感

金納·哈威(20)

讀者迴響

台灣居民的幸福與黨外的發展方向

陳俊琳(51)
高克迅(52)

談「論台灣話的保存價值」有感

本刊資料室(103)

新殖民主義

秦觀朝(96)

從幾個實例談台灣經濟的依賴性格

張元平(100)

台灣出口貿易的苦戀

林穗英(81)

王拓夫人公開拜謝

馬正(82)

美麗島母親

章名(53)

一朵壓不扁的美國玫瑰

洪天璧(55)

台灣遠洋漁船的暗黑地獄

失去國家主權保護的台灣漁業勞動者，在現代奴工船上不可置信的悲慘遭遇大公開。賀兆雄工運持續報告

台西社會報導

台西人的素描
靠天吃飯的蚵民
紅燈表示警察局
呂天送的故事
不能再有一次奇蹟

張望(86)
鄭君里
周英海
聯合採訪

戴國輝・陳映真對談

《台灣人意識》與《台灣



《環球經濟與國家力量》



△林洋港角色曖昧，不管污染管「經濟」△辜振甫想當「萬商帝君」，趙耀東靠攏。



△王永慶做莊，誰來押寶？



《是誰真正統治著台灣？》

以民族主義為代
、重大、慢性的



△林洋港角色曖昧，不管污染管「經濟」 △辜振甫想當「萬商帝君」，趙耀東靠攏。



〈環球經濟與國家力量〉

△窮國為了「經濟發展」，而以民族主義為代價，對國民的自尊造成長期、重大、慢性的摧折……



〈立法院話題〉

△男性中心社會加上資本主義商品文化，視女性身體為推銷商品的媒介，或甚至直接當作「商品」……

從自覺到行動

——淺談婦女問題的解決之道

百里希(17)

林洋港的奇談怪論

——一位山地青年看華愛質詢有感

金納·哈威(20)

讀者迴響

台灣居民的幸福與黨外的發展方向

陳俊琳(51)

談「論台灣話的保存價值」有感

高克迅(52)

新殖民主義

——環球經濟與國家力量

本刊資料室(103)

從幾個實例談台灣經濟的依賴性格

秦觀朝(96)

台灣出口貿易的苦戀

張元平(100)

王拓夫人公開拜謝

林穗英(81)

美麗島母親

——憶金水壩和她解不開的兩個問題

馬正(82)

工人廣場

一朵壓不扁的美國玫瑰

韋名(53)

台灣遠洋漁船的暗黑地獄

失去國家主權保護的台灣漁業勞動者，在現代奴工船上不可置信的悲慘遭遇大公開。賀兆雄工運持續報告

洪天璧(55)

台西社會報導

夏潮報告

台西人的素描

張望(86)

靠天吃飯的蚵民

鄭君里

紅天表示警察局

周英海

呂天送的故事

聯合採訪

不能再有一次奇蹟

台灣與世界

戴國輝·陳映真對談：

《台灣人意識》與《台灣民族》的虛相與真相

整理·葉芸芸(62)

吳濁流的世界(上)

從前近代向現代飛躍的中國歷史的胎動中，搖擺·苦悶，並探索在現代史中的自主性的台灣知識份子……

戴國輝著(74)
洪鯤譯

海外短波

美國婦女杯葛雷根(李秉超) / 麥當奴和壽司(韓惠萍) / 賓諾捷，你的末日到了(王力明) / 鄧小平長子組「殘廢者福利基金會(高文彪) / 中國大陸第七條高速公路(陳勁) / 中共在香港進行投資戰(高聞道) / 緊迫中的貝魯特

(121)

日本文藝界

對中國電影的反應

中國文藝運動主要是由留學日本的青年作家所主導，在電影上，也作了一定的反映……

刈間文俊(133)

快訊

本刊編輯部(139)

人物專訪

言論自由的嚴肅責任

——訪湯鳳娥女士談「亞洲商報」向陳鼓應道歉賠款

每月評論

唐文標(105)

失去最後的堡壘

——評限制「言論免責權」

吳言(110)

金鐘獎之夜反映了什麼？

黃承興(115)

致中央日報社長彭歌公開信

錢江湖(117)

從運動的角度看「言論免責權」

趙高(120)

讀者來函

(142)

嚴守抗議者的倫理操守——從海內外若干非國民黨刊物聯手對「夏潮」進行政治誣陷說起

嚴守抗議者的倫理操守

編輯部評論

三月份本刊革新版出刊以後，在台灣和海外關心台灣政治和全中國出路的民衆知識份子和青年中，引起十分熱烈的回響，使本刊編輯部在銘感之餘，同時感受到責任的嚴肅和重大，深深感覺到自己在思想和文化上修業之不足，難堪重任，爲之惶恐無已。

但是，也在同時，來自海外和省內非國民黨系刊物，也迫不及待地對「夏潮」進行用心十分惡毒的政治誣陷，直欲置「夏潮」於必死之地。有一位北美的讀者，爲我們寄來一八一期（三月二十四日刊）北美某刊物的影印消息，標題是「島內外統派餘孽集夏潮論壇／戴國輝陳映真甘爲中共統戰的馬前卒」，說陳映真「於不久前來美國『充電』廣泛地與統派餘孽及中共外交人員會晤，回台以後，立即將他所收集海外台獨運動的資料提供給國民黨文工會主任周應龍，以建立他在國民黨官方中的威信。」又說，「中共與援於外，國民黨默許於內，陳映真等人方如此大胆猛烈地攻擊島內台灣意識論者」。

這個在北美鼓吹台灣「獨立建國」的刊物，在緊要的關頭，竟這樣毫不保留地曝露出它法西斯的、造謠、誣陷的本來面目，無可辯白地顯露了他們在政治倫理水平的低下，令人驚歎！

另外一篇同性質的文章，是刊載在三月廿七日出刊的某黨外雜誌，題爲「『統一左派』對『台灣左派』」。那篇文章的作者，以一本被日本的台灣史研究界譏爲「漿糊與剪刀」剪貼拼湊而成的「四百年史」的藍本，用歪曲和變裝史料的一貫手法，炮製了一段「台灣社會主義」派的發展史，並且，不憚其煩地大談「國民黨、中共都同意過台灣獨立」、「謝雪紅是台灣左派的英雄」這些論調，從而毫不顧及史學和社會科學的眞誠，居然編造出台灣有「統一左派」和「台灣左派」的奇譚怪論來。

這「統一左派」與「台灣左派」的發展論，有兩個明顯的目的。一個目的是藉機確立「台灣左派」（又自稱「台灣社會主義」，通稱左派台獨）在台灣的存在，可以不去理會，另一個目的，是藉此羅織夏潮是一個「以大陸爲中心，受其影響和指揮，志在統一解放」、「奪回台灣、合併在中共政權之下，實行社會主義」，並且明白地指出「統一左派的成員包括：陳（映真）、戴（國輝）、王曉波、蘇慶黎、胡秋原、黃順興和尉天聰等，擁有的刊物有『中外文學』（?!）、『夏潮』、『文季』、『中華』等雜誌。」

北美雜誌的消息，和台灣某自命爲自由主義的黨外雜誌所刊「『統一左派』對『台灣左派』」，是急於想着寫給誰看，是向着誰通風報信，是向着誰去以論敵的生命與鮮血爲代價，領取告密檢舉獎金，只要看過文章的人，即使對三尺童子，也是昭然若揭的。

不幸的是，這些在政治道德上墮落得不堪聞問的小伎倆，是註定要徹底失敗的。「夏潮」的立場，尤其是她對於中共體制的批判，事實俱在。胡秋原、王曉波、陳映真諸先生歷年來對中共嚴厲的批判，文獻俱在，不易誣陷。至於陳映真旅美期間，有沒有「廣泛地與統一派餘孽及中共外交人員會晤」，「回台以後」，有沒有「立即將他所收集的海外台獨運動的資料提供給國民黨文工會主任周應龍」，美國的聯邦調查局、中央情報局和台灣在美的情治體制一清二楚，似乎不必勞動海內外這些一貫高舉着民主、自由、人權的刊物，急於寫密告誣陷的文章，一下子用自己的手把以往正義、人權、民主、自由的招牌砸個粉碎，雖然愚昧，雖然叫人齒冷，但畢竟不能不讓一些素來不斷努力對黨外抱著一次又一次的期待和敬重的人們，感到深刻的失望和惋惜。

手無寸鐵的抵抗體制的知識份子，唯一的武器，是他的倫理風格和知識深度。黨外運動能在過去二十多年來贏得人們的欽佩和支持，不爲別的，正是爲了他們在重大的束縛中，勇敢地主張正義、民主、自由、尊嚴這些凜然的、深具倫理重要性的理念。如今，少數一些自命爲黨外的人，對於「夏潮」提出的不同意見，不從知識、論理、社會科學的方法和手段進行相互討論和爭辯，反而使用誣陷、羅織這些他們自己曾深受其苦，並誓死反對並要加以打倒的手段，不能不使廣泛長年關懷和支持黨外的人們、知識份子和青年深感苦痛。而這苦痛，正來自這樣一個嚴肅的疑問：在將近一世紀歪扭的歷史中發展的台灣政治運動，在體質上，是如何潛藏着深刻的悲劇性的弱質！一切眞誠的、在台灣的中國自由知識份子，在對此感到噁心的悲痛之餘，應該激起我們更認真、更爲嚴肅的反省意識，對二十多年來台灣中產階級黨外運動，做好檢討和反省的工作。看了這些無原則的誣陷文章，人們應該清醒地看清這事實：對於黨外隊伍，群眾再不促其反省和檢討，肯定是絕無前途的！

至於「夏潮」的「立場」，我們是素來不以爲有什麼不可以公於天下的。不錯，我們是中國民族主義者。我們同徒具其名的民族主義和海外「台灣民族主義」之不同，在於我們強調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下，中國、連帶地是台灣，都受東西帝國主義的支配。這種帝國主義中心國對邊緣國的支配，正在鄧小平們「開門」政策後的大陸、頑強地挺進，更遑論台灣了。在反不反對美日帝國主義這一點上，「夏潮」和國民黨的所謂民族主義、台灣民族主義確有不同，從而，對於海外所謂台獨「左」派的「中國民族對台灣殖民統治」論，以及由之延申出來的「台灣民族論」，有絕不相同的意見。

對於中國。我們對於中國歷史、文化和人民抱着極深的認同和感情。因而對於兩個政權和黨派，我們保有獨立的、批評的態度。這是可以從「夏潮」歷年來的文章和編輯態度予以證明的。

最後，我們從社會科學的眞理，承認到台灣社會，和一切其他完整、生動的社會一樣，存在着不同的利益分化，從而有不同的利益和願望。因此我們呼籲以民衆利益代爲言的黨外運動，正確地兼顧到大多數社會上從事生產的人們之利益和願望，擴大運動的社會基礎。這一點，又與不惜爲了「台灣民族」的「整體性」這個主觀唯心論去否認和抑壓台灣社會內層的自然利益分化，對美日帝國主義明視若無睹，暗裡百般溫存的海外台獨「左」（國主義明視若無睹，暗裡百般溫存的海外台獨「左」）派，更有截然不同的不同。對於這樣的海外台獨「左」派，從意識型態學的觀點去衡量，我們以爲是右到極右的，有如法西斯蒂的「國家社會主義」一類之東西！

至於說「夏潮」是什麼左派，恐怕是太過高估了我們。「夏潮」，不折不扣地是一個比較進步的台灣中產階級知識份子的刊物。他們同其他黨外中產階級知識份子不同的，是他們尚知自己在文化、知識上不足，尚肯要求反省和批判，願意力求進步，願意跳出唯台灣論的島氣，學習從全中國、全亞洲和世界的構圖中去凝視中國（連帶地是台灣）的出路。如果一定要送給「夏潮」一個標籤，勉強強強可以稱之爲進步的自由主義雜誌吧。

看見了別人迫不急待地向我們拋來恐怖的血滴子，「夏潮」應該更堅定地持守一個抗議者最基本的倫理風格，堅持優秀、理智和道德上乾淨的討論態度，爲瀕臨破產的黨外運動，絕不灰心地奮力保存一點正氣和應有之格調，並且團結廣泛的黨外民衆、知識份子和青年，爲提高黨外知識和道德高度，堅忍不拔地學習和工作。我們主張大家老老實實地努力，爲台灣的民主自由奮鬥。

卷首語

爭論，只能是爲了擴大團結

本刊革新號出刊以後，很快地接到來自各方極熱烈的反響，對我們給予熱情的鼓勵和嘉許。由於我們在人力物力上都拮据，辦這樣一種刊物，真是辛勞萬端。但是，刊出後讀者們熱情的反應，使我們得到極大的信心和力量。我們知道，我們是初步走對路了。

黨工們負責，而不是一般民衆。

吳德山的「走出『台灣（人）意識』的陰影」一文，是革新號「夏潮」中最受討論的文章之一。文章刊出以後，首先是「夏潮」的朋友認爲，文章是一篇好文章，但使用的語言太過猛悍，擔心和末多場持相同或類似意見的人

卷首語

爭論，只能是爲了擴大團結

本刊革新號出刊以後，很快地接到來自各方極熱烈的反響，對我們給予熱情的鼓勵和嘉許。由於我們在人力物力上都拮据，辦這樣一種刊物，真是辛勞萬端。但是，刊出後讀者們熱情的反應，使我們得到極大的信心和力量。我們知道，我們是初步走對路了。

這些熱情的反響，清楚地告訴我們兩件事：首先，整個黨外群眾、青年的知識份子，對於在去年大挫後的黨外，懷抱着要求反省、要求解答的深切願望。他們是願意而且能夠探索的。他們是願意、而且能夠做比較深刻的，甚至理論層次的思考的；第二，黨外雜誌不一定要跟在民衆的後頭，只揣摩據說是群眾愛吃的菜——猛烈而無內容地批評國民黨、只付摸國民黨內幕家務事等等——，而是可以在充份接近民衆的基礎上，做前衛性、先鋒性的思考、反省和分析的。目前在其他黨外雜誌不知不覺成爲「抵抗的商品」、「批評的商品」，即抵抗和批評失去了黨外思想和文化的自主性格，從而成爲被黨外讀者市場牽著鼻子走，內容越來越空泛，越來越沒有前瞻性和結構性的思考，文字越來越粗鄙庸俗，知性也越來越稀薄。充份反應了目前階段黨外在思維、文化和歷史焦點的喪失和貧困化下，黨外讀者給予「夏潮」熱烈的回應，証明了長年以來黨外文化的庸俗化和膚淺化這個責任，應該由自稱爲「黨外

黨工」們負責，而不是一般民衆。

吳德山的「走出「台灣（人）意識」的陰影」一文，是革新號「夏潮」中最受討論的文章之一。文章刊出以後，首先是「夏潮」的朋友認爲，文章是一篇好文章，但使用的語言太過强悍，擔心和宋冬陽持相同或類似意見的人，因爲被表面上嚴厲的文字所激，反而無法進入吳德山的論証本身，而以爲可惜。楊達老先生的批評更爲深切。他主要是認爲黨外內部，應該以和爲貴，關於分離主義的爭論，在當前還沒有充份的條件。雖說夏潮系是先受挑釁的一方，但「夏潮」這個側面應該比別人更有容忍，寬受這種挑釁的見識、力量和容量。楊達老先生不憚於再三以他個人在日據時代的體驗爲例，說明抵抗側面的宗派主義所能造成的重大損失，說明他在日據時代受到宗派主義的誣陷、造謠和中傷時，一貫不加辯白，反而更加努力在實際工作上用心用力，而終於獲至歷史所見証的清白。

楊達老先生給予「夏潮」編輯部嚴厲的批評，我們基本上把它看成極爲寶貴的體驗，懷着敬意加以接受，並且做了誠實而冷靜的檢討，得到這些共同的想法：

一、吳德山的論文，除了技術上的問題，成績和肯定面還是主要的。黨外內部相互不同的意見、觀點和哲學，應該彼此尊重。但是在表達這些意見、觀點和哲學時

，卻應有一份對自己和對群眾的誠實和真誠，不應該明目張胆地變造、歪曲歷史材料，對於距今不遠，文獻俱在、人証可徵的事物（例如關於鄉土文學論戰的文獻、人証），隨意、恣意說謊。這種不良的作風，是以道德和學問為主要武器的黨外所不應該容許的。宋冬陽的「現階段台灣文學本土化的問題」正是這種惡文風的典型之一。對它加以必要的清算，不能僅僅看成是「夏潮」對其他不同意見黨外的爭議，還應該看成是整頓整個黨外治學、為文的風格這個意義上來看待。

二、在意見、知識的論爭中，在基本上說理、講事實、論知識的基磐上，討論時加一些潑辣的文字，在世界和中國思想史上著名的論戰中，是極為平常的事。謂予不信，只要看看過去的科學與文學論戰、國防文學論戰、中國社會史論戰這些文獻就明白了。但是，夏潮編輯部在檢討之後認識到，在目前，台灣黨外內部某些問題上的爭論，正如楊達老先生所說，是一種由歷史殘留下來的、少數一些心理上、情感上的糾結。在情緒的蒙蔽下，理智的討論原已不易，如果再加上容易挑動情緒反應的語言，不但更加無法討論，反而使感情的糾結更為惡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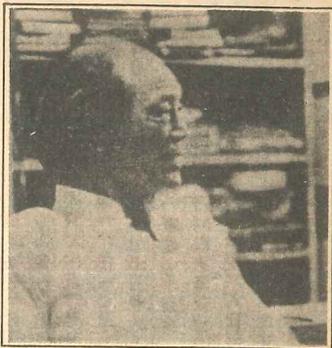
因此，夏潮編輯部覺得有責任在以後萬一絕對必要的論爭中，保持清醒、冷靜、平和、理智和真誠的討論風格。但還必需說明，對於確知來自海外的、以說謊等惡風格為主調的文章，夏潮絕不機械地、迂腐地講什麼「溫、良、恭、儉、讓」了。

三、「夏潮」編輯部要經常做醒：非有重大必要，絕不輕易涉入論爭。論爭，絕不是為了逞個人文筆之快；絕不是為了炫耀自己暫時比別人略勝的知識；也絕不是為了使自己在驕傲自滿中腐敗，使自己成爲一個目空一切，聽不進別人意見的人。更不願遠遠地脫離群眾，突出個人和自己的小宗小派，而嚴重破壞黨外內部的團結。正相反，衡量爭論的必要性時，首先考慮的，是爲了加強而不是削弱和破壞團結，是從爭論中消除破壞和殘害團結的因素。爭論的出發點，爭論的基本願望，應該是爲大局着想、擴大團結；爭論的方向，應該是堅定不移地導向團結的鞏固，而不是爲了打擊別人、醜化別人、排擠別人。這是我們從過去幾年來其他黨外內部的「論爭」，所造成的黨外內部嚴重損害這個至今記憶猶鮮的經驗中得來的寶貴教訓。我們重視這個經驗，並使自己在這經驗中受到間接、但却生動的教育。

四、「夏潮」不應該被一些細微末節的「爭論」束縛了自己的手脚，失去了前瞻的性格。編輯部應該如何在文化、思想、藝術、文學、歷史和新的社會科學上充實起來，從而連繫到對於台灣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的研究、調查和學習；並且在這個基磐上，正確地在中國、亞洲和世界的近、現代史的架構中找尋清晰的定位，共同爲全中國的民主和自由，找到一條獨立自主的出路。

這是我們對自己的反省和期許，也巴不得是整個革新黨外群眾、知識份子和青年對自己的反省和期許。□

〈黃順興專欄〉



農會賄選， 農人遭殃，

有感於增訂
農會賄選罰則之議

●金牛政策流行，誰能 當選，誰就是優秀的同志

台灣的地方選舉在四十年代還甚少脫出地方士紳和地主操縱掌握的局面，除了依靠人情、拉攏關係之外，甚少涉及金錢交易行爲。但自從五十二年那次省議員選舉，開始有大量的金錢投入買票，行情是一票五十至一百元。在小公務員月薪只有四、五百元的時期，這價目不謂不高了。一位黨提名的省議員候選人在他當選後親口向我透露他依照黨部協議好的票價發出去幾百萬元；可是在選情仍然混沌不清的緊急關頭，黨工人員除了逼迫他再拿出加倍的錢去買票外，根本無計可施。他說這



●農民必須到街上兼賣水產，他們自己在河溝裏捕捉到的小魚、小蟹，可以賣一點錢。

次選舉我看透黨的輔選實力——有錢即行。黨組織祇不過當作買票的掩護體而已，果然在往後的選舉，仍由他的後代出馬，而每次都投下數以億計的金錢收買高票當

●畫家汪刃鋒筆下的農民



選。

「做票」雖然同樣可以使提名者當選，不過發生不測的危險性太大，有時會得不償失。既然用金錢收買選票可以當選，何況羊毛出在羊身上，那又何樂而不為呢？摸透了台灣社會選民心理趨向的國民黨，從這時期起便對提名政策作了大幅度的轉變，即所謂的「金牛政策」。當然黨外民主運動的蜂湧而來，也是逼迫國民黨改採「誰能當選，誰就是優秀的同志」的現實路線。從此以後，工商業暴發戶的新銳也就源源不絕的投入競選行列；使賄選之風益趨熾烈，到如今無選不賄的地步，其始作俑者不言可喻了。

●國民黨完全控制了農會

台灣鄉鎮農會於民國卅九年間，由日據時代準官方的農會和民間「信用組合」合併而成。成立初期，農會採理事長制，由理事長直接負責經營之責；後來改採總幹事制，由理事會聘任的總幹事負責營業專責。起初理事會尚能握有遴聘實權，黨部雖有影響力尚未至「令出必行」的程度。迄至六十三年那次所大幅修訂的「農會法」公布施行以後，理事會的權力被剝奪殆盡，形同有責無權的空架子。法律明文

規定（二十五條）總幹事由理事會就中央或省市主管機關遴選之合格人員聘任。在台灣省政府有個遴選小組，由省黨部、農林廳、財政廳和糧食局等單位組成，負責總幹事候選人選以及現任總幹事的成績考核，表面如此，實際權柄操在黨部自不待言，而遴選定案也就等於派任了。

農會法廿五條又規定，主管機關遴選之人，理事會應於六十天內聘任，逾時即由上級農會（實則主管官署）逕行派代，而通常所派代理總幹事則係先前遴選之人。

總幹事以下之聘任人員全部由總幹事聘任及指揮、監督。

由此可知農會經營權和人事權已集中於總幹事一身，追溯上去亦則完全控制在黨方手裏了。

●農會理事一票一百萬

然則有名位無實權的理事會卻要拿私有不動產，質押給金融行庫來為總幹事作保證，以致許多弊端也就由此而起。獲得黨方青睞中選的準總幹事，雖然知有靠山，為了順利行事也要拉攏二分之一以上的理事投票才能過關，當然少不了花錢買票，票價視該農會的肥瘦，不盡一致，業績

最差的農會一票也要十萬元，而肥得出油的農會即非百萬單位不可。

當理事有油水可撈是事實。於是手握選舉權的農會代表自然不會白白送他一票，而一票的價碼從二千到廿萬甚至五十萬（關鍵票）不等，當選理事大抵需要十票以上。

當代表有好處，也是公開的秘密，於是要當選代表自然非花錢買票莫得。

農會代表和理監事的好處不止選舉賄賂，還有平時可運用大超額的特權貸款和各種名目的分贖。至於總幹事和其頂頭上司自然不在話下，有志一同，大家有獎了。

●農會總幹事凌駕鄉鎮長，控制農村的政治資源？

黨部之控制農會人事（包括選任之基層代表、小組長、理監事以及總幹事以至屬下大小職員），其目的在於全盤控制農村的政治資源，分贖僅只是地方黨工的個別利益而已。自從農會信用部成為農村的金融樞紐以還，農會總幹事在基層的政治影響力已經加速膨脹，大大的超越地方行政組織的鄉鎮長之上了。由於競選鄉鎮長票源廣而多，其複雜、困難遠非掌握區區

幾個理事可比擬；更非全靠黨方之輔選，即可竟功；因此在各種政治場合，黨對鄉鎮首長之控制操縱就大不如農會總幹事之唯命是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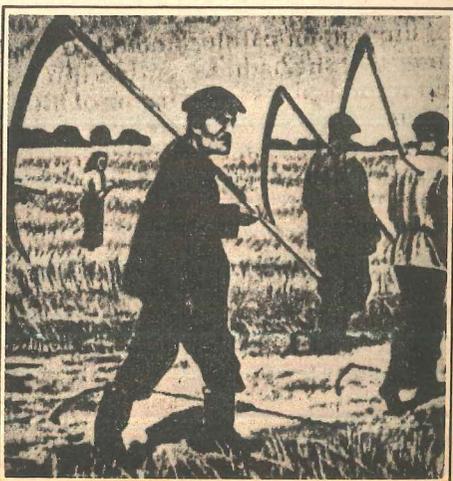
許久以來每次大小公職人員選舉，基層農會除了少數異例，都會利用其組織系統供作某些候選人買票的工具，由於組織成員間的利害緊密之故，買票效率奇高；成為金銀牛級候選人拉攏爭取的對象。

農會組織在地方政壇的份量既如此重要，難怪距明年年底改組選舉尚有一年，而有志者即已開始蠢蠢欲動了。

●防止賄選？不說也罷！

早於去年底立委改選的前一年，內政部和中央選委會於選罷法之外，增訂賄選罰則，藉以防止賄選的論調，報紙上還經過不少位法學教授認乎其真的熱烈響應，討論有加，後經交付立法院審查如儀通過增訂罰則。近日來各大報則紛紛刊載有關防止農會賄選的專文，其起因是由省政府一項建議中央修訂農會法，明訂賄選罰則，以端正選風的訊息引起了討論的熱潮。

去年底立委選舉，賄選更熾、買票暢行無阻，此為盡人皆知的事實，豈止風聞呀！賄之買之者大有「既賄之既買之，吾



●歐洲農民

自當選之，奈我何哉！」的感慨，到如今總統高登廟堂，唯始終未見有人因買票而被懲處者。

再說在選罷法之前，早有刑法第六章一共七條有關妨害投票罪的罰則條文可作懲辦違法者依據，其中一四二、一四三、一四四、一四五、一四六四條最多可判三—五年徒刑，其刑罰不謂不重了，然賄選之風由來既熾，何以未有被懲辦者？是故縱耶？無能耶？

勿論公職人員也好，人民團體也罷，真欲防除賄選的弊害，以現行法條文已經足收儆效，再增千條罰則，還不如國民黨「誠心一念」，此乃解鈴還須繫鈴人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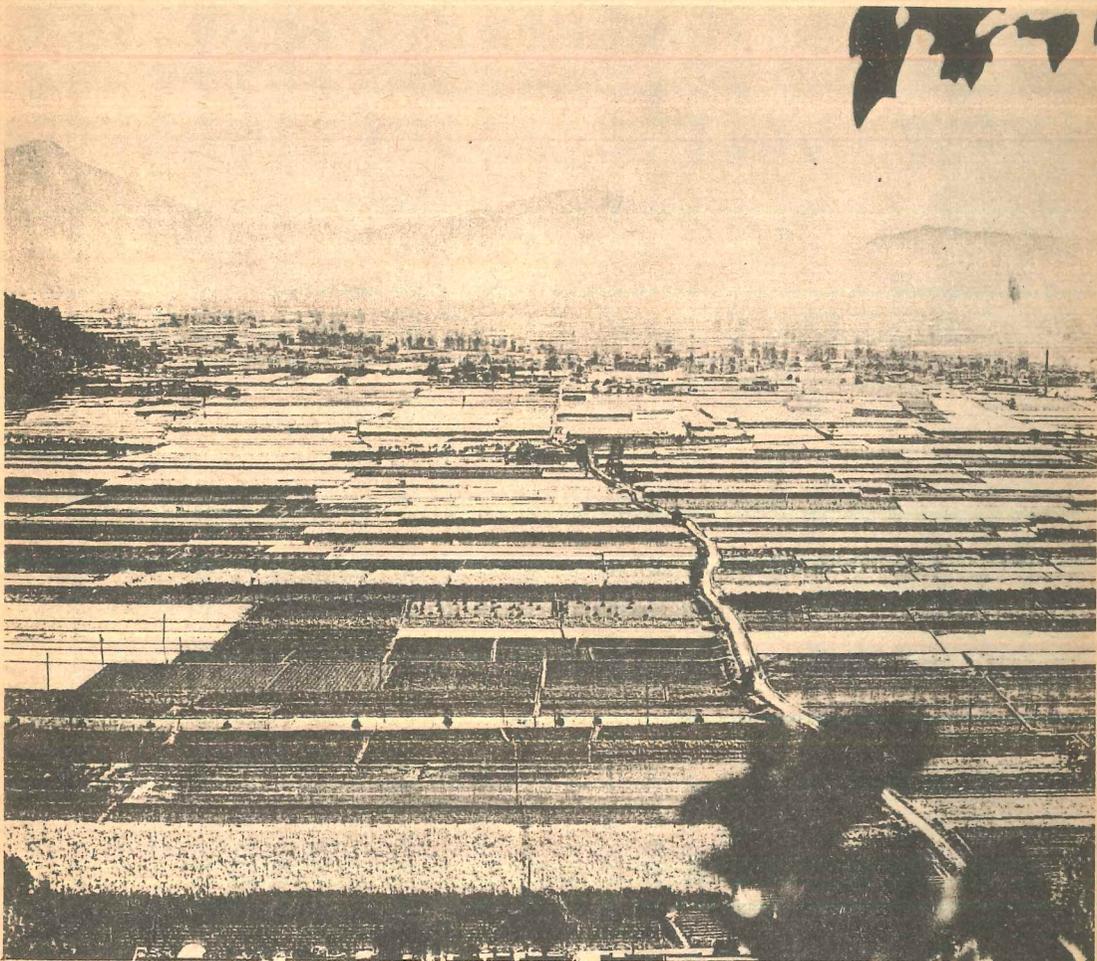
台灣農業的悲劇歷程

——迎接勞工時代的來臨，兼向黃順興先生致敬

■汪立峽

從現在開始，我們將面臨的社會是一個「勞工世界」，連那所謂的八萬農業大軍也都不過是八萬「農工」而已！

●稻田轉作行得通嗎？



有關台灣的農業經濟問題，歷年來在立法院中，一向很少被人提及，就是農民團體選出的國民黨籍立委，也往往是「蜻蜓點水」，敷衍一番而已。至於黨外立委，多年來則一直圍繞在戒嚴法、黨禁、報禁幾個主題上打圈子，難得對農業問題投以正眼。唯一的例外是黃順興，黃先生在他的兩任立委期內，一再的對農業經濟問題提出深刻周延、鏗鏘有聲的質詢，迫使行政院答非所問，窘態百出。這些資料不僅收錄在「立法院公報」中，也彙集在黃先生自己編著的「歷史的證言」與「為農民講的話」二本書裏面，是無人可以抹煞的。

無奈的抗議

「稻田轉作」引起的疑慮

在黃順興之後，今年二月的立法院第七十三會期第二次會議中，我們很難得的再看到有幾位立委提到了農業問題，而且他們的意見與看法比以前進步了許多，只是，站在反對派刊物的立場來看，讓我們感到遺憾的是，這些比較言之有物的質詢，都不是黨外立委提出來的，這是否表示黨外至今尚未落實一個政治反對派在議會問政上應採的路線？

就我們抽樣對國民黨四位立委（冷彭

、溫錦蘭、蔡友士、劉金鈞）的質詢內容來檢視，發現他們一個共同特色是，對執政黨最近大力推動的「稻田轉作」政策提出了質疑。所不同的是，各人質詢的重點與層次有相當大的差異。

冷彭委員主要是就「低產稻田轉營為養殖魚區」一項，提出質疑。他認為台灣的養殖魚類已經生產過剩，部份魚塢甚至已經呈現廢養的跡象，實不必再把稻田轉作為魚塢。如果政府真認為還有提高魚產量的必要，大可利用沿海鹽份高，不適應稻的土地，以及西部海岸尚未開發的五萬公頃海埔地，作為魚類養殖區。同時，政府也該預想一下魚產量一旦大幅增高之後的後果，不要「解決了一件事情，而產生另外一件問題。」

蔡友士委員也就魚類的「產」與「銷」的問題提出了相同的疑問。他指出，政府之所以要搞「稻田轉作」，是基於稻米「供」過於「求」，也就是「銷」的問題，而今政府的「轉作計劃」仍然沒有把「銷」的困難列入考慮，這不過是把今天的稻米過剩難題，變成「轉作」後的其他農產品滯銷難題而已。

蔡友士還對「轉作計劃」中，未把最沒有銷路問題的路農業列入，大表不滿，他指責這是因為負責制定政策的單位，怕

得罪奶粉業者，為維護少數人的既得利益，而故意把酪農業排除於「轉作計劃」之外。

溫錦蘭委員在質詢中指出，目前國內累積的糙米存量已增至一百三十萬公噸，遠超過安全存量四十萬公噸之上。她也一度提到「國人糧食消費型態的改變」，但只是一句話，並未深入論究。

此外，溫錦蘭在她對「稻田轉作計劃」的八項建議中，最後一項提到要「逐年減少赴美採購團之大宗穀物採購，國內的需要量改由國內自行生產供應，以保護農民收益。」

從冷、蔡、溫三位委員的質詢要點，可以看出，他們雖然對「稻田轉作」政策的某些項目表示了疑慮，提出了非難，但基本上對整個政策還是支持的，還是不敢從根本上質疑或否定的，比起黃順興在任內就農業問題向行政院提出的質詢，無論質與量，都不是這幾位國民黨立委可以比較的。

台灣農業——

工農掛帥下的犧牲者

以黃順興在六十八年十月與六十九年九月提出的三份質詢為例，黃先生直率的

從行政院綱要說明中的「所有權的重新分配」與「所有權的合併」，便可了然。因此，吾人認為若說第一次土地改革是農民的「完耕措施」的話，第二次土地改革將是把農民從農村連根拔起的「離農措施」，是徹底的違背孫先生「耕者有其田」的理想。」

他還強烈譴責：「農業企業化、機械化的結果，無異把農業帶進和工業一樣的死胡同，非依賴外國即不能活。」這些具有透視性和先見性的話，實際上已經逐漸印證在台灣經濟發展艱困的路途上了。

黃順興並非是一位只會說原則性的話的人，他在六十八年十月提出的「政府為農民做了些什麼？」質詢中，以二萬多字的長文，具體而深入的舉證了政府的農業措施對農民造成的沉重打擊。逼得農經當局倉皇失措，詞窮以對。

黃先生也並非是個盲目的「重農派」，這從他在「台灣農業何去何從？」的總結中可以看出來，他說：

「實在說，我們並非完全否定工業化帶給現代人類高度方便的功效和貢獻。不僅如此，還熱切的盼望和有信心地期待著科學家們也許能發現更輝煌實用的軟性能源，以供工業繼續成長，並以之輔助人類

對政府在六十八年初展開的「第二次土改」——農地重劃、禁止農地變小、鼓勵擴大農場面積、開辦大型農場、倡導合併經營、減少農業人口、鼓勵「大佃農、小地主」的代耕操作方式——提出了「第二次土改」能挽救農業嗎？」的根本性質疑。他指出這些計劃都是為達到農業工業化、商業化、機械化而推展的，但是倡導這種農業工業化政策的科技官僚只強調了它的優點，而對其缺點及可能產生的不良後果却全然未提。

黃順興在當時就提出，「政府表面上大聲叫嚷發展農業，骨子裏却一味壓低農產價格，迫使農民在農村無法生存的慘景下，紛紛離開農村，湧向工業都市，變成勞工，供給工廠的廉價勞力，維持其低成本生產，這是不是經濟主管當局推動工業成長的真正意圖？若不然，為什麼當台灣糧食生產過剩之際，經濟當局却專派高級官員到美國大量採購農產品呢？這不是有意打擊本國農業，製造廉價工業勞力是什麼？」

黃順興更緊迫不捨，直搗核心的指責政府：「今日台灣農業究竟得到政府的多少保護呢？數以千頃計的良田受到了工業毒氣和污水的侵害，使千千萬萬的農民辛

文明的原始培育者——農業——的開發和不斷的發展。因此吾人願在此重申一項見解：在現實社會裏，這二者——工業與農業——雖然對立，但是理應相輔相成才是，失去任何一方，現代社會都會失去機能！」

為了貫徹這項見解，黃先生甚至還明確的提出了對台灣農業發展的具體主張，他說：

「如今之計，新的政策應是大力扶助農業，重植農村厚力，而又不立即影響工業發展的現狀；即一方面實施環境的保護，同時又不損害到經濟的成長，但是我們必須認識成長需要受環境約束，農業問題並不是獨立的問題，如何保持生態的均衡，並建立自給自足的「超工業業」糧食生產體系（亦即非工業化的有機農業），已是刻不容緩的事。」

鄉土再見——

台灣農村的最後哀鳴

黃順興在四年前對台灣農業政策提出的批判與建議，迄今非僅未得到當局的重視，也沒有受到黨外的呼應，大家雖為農民抱屈，却眼看著情況惡化下去，而一籌莫展。所謂「稻田轉作」計劃，原就是「第二次土改」的既定項目，現在不過是藉

勞血本泡湯了，政府對他們做了些什麼？不是連一句公道話都沒說嗎？這還不算，不是說準備把那些受污染地區的農田改為工業區嗎？這不是要把那千千萬萬的農民趕進工廠當廉價勞工是什麼？」

黃順興這些擲地有聲的指控，事實證明，完全說出了國民黨政府在光復後一連貫農業經濟政策的真象——犧牲農業，發展工業；大量減少農民，巨幅增加勞工。

對這樣的質詢，行政院當然是無詞以對的，當時的經濟部長張光世就只能用幾句不着邊際的話搪塞過去，任何人看了都知道那是「死不認帳」的逃遁之詞。

一個目的—— 把農民趕出農村

黃順興在六十九年九月提出的那篇「台灣農業何去何從？」質詢稿，迄今仍是有關台灣農業經濟的重要文獻之一。他在這個文件中，歷數了台灣農業從早期移民，中經日治時期，直到今天的台灣農業艱辛歷程。

黃先生在文中語重心長的指出：「若是吾人的認識無錯誤的話，第一次土地改革確實符合孫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理想，而第二次土地改革則背道而馳，這



●台灣的工業踏著農業的血跡前進

着稻米外銷受阻於美國無理干涉的機會，而加緊推動的脚步罷了。

因此，國民黨籍的幾位立委，只在「稻田轉作」計劃的枝節項目上抱怨，自然是無能挽回農民困厄與產銷失衡的既定命運的！

不過，在今年二月的立法院第七十三會期中，倒是有一位國民黨籍立委——劉金約——在有關農業問題的質詢中，說到了幾個台灣農業發展過程上的癥結問題，很值得關心台灣農業問題的人注意。

劉金約委員在質詢中，首先就強調「農村是根本，都市城鎮是枝葉花果，根本不穩固堅實，枝葉花果不會繁茂。」的觀念。

接着，他指出，光復初期政府推動的

「以農業培養工業」政策，固然對民國五〇年代中期以後的工業發展提供了基礎，但却肇致台灣農業自此以後的危機日益深刻化。

劉金約繼續指出，政府雖然在民國六十一年九月廿七日宣佈「加速農村建設九大措施」，以挽狂瀾。然而，從「九大措施」的宣佈到現在已十二年，當年的農業危機非但未消除，反而越來越嚴重。



●農業機械化後，「多餘的農民」何去何從呢？

劃中的，而且決心繼續執行到底。張憲秋終於代表執政的國民黨，信心十足的，眼光朝前的，毫不愧疚的，說出了全部真象——把農民消滅！讓農村消失！好一幅壯觀的美景等在前頭，所有的農民勞工化！所有的農業工業化！這就是張憲秋所說的全新目的台灣農村。

新社會的新主人—— 勞工世界來臨

黃順興可以閉口了！劉金約可以閉口了！他們義正詞嚴的鏗鏘聲浪雖然還流盪

劉委員認為當前台灣農業發展的根本

難題，主要在於農民經營農業的主觀意願十分低落。他列舉統計數字說：「在過去二十年間，幾乎所有農業縣份都有淨移出人口，尤其以嘉義縣、台南縣、雲林縣及彰化縣等四個重要的農業縣份移出最多。接受問卷調查的農民之中，有五九·三%的農民認為務農沒有前途，其原因是辛勞而不易謀生；半數以上的農民均認為目前的稻谷收購價格不能使他們得到二〇%的保證利潤。」

何以農民會對農業經營失去信心？劉金約認為是「欠缺一套整合而均衡的農業政策最具關鍵性，……而最近幾年來，國外進口農產品對國內農業的打擊，更是人人共見的痛心問題，這個問題是使農民喪失信心的直接因素。」

謎底揭曉——

把台灣農民埋在歷史的灰燼中

最後，劉金約建議當局：「民國七〇年代的農業政策，重點應該是在已有的物質建設基礎之上，重新制定一個『以人為本位』的農業政策，才能在農業與工商業之間，在國內農業發展與國際貿易之間，在鄉村與都市之間，在舊傳統與新文化之間

在廣大農民的耳際，但一切都等於白說了！

既然一切苦心孤詣的建言都說過了，既然國民黨在常年累月的錯誤步伐下無力回頭了，那麼，該發生的就讓它發生吧！

台灣將發生的狀況是，一個農工業原料進口而產品出口導向的片面依賴型的工業社會來臨了。在這個社會結構中，除了少部份有產階級（如大、中、小企業家及貿易商）及自由業者（如律師、醫師、會計師等）之外，大部份人將成為出賣體力或腦力而受雇於人支領薪水的勞工階級。

間，求得穩定的平衡。」

從劉金約委員的質詢中，可以發現他對台灣農業發展的見地，是相當中肯的。不知是不是因為劉金約質詢的逼迫，還是因為說真話的時機已經成熟，農發會主任委員張憲秋在答覆時，竟然毫不掩飾的道出了整個農業發展政策的「底細」，張主委說：

「我們認為我國農業已在六〇年代中，渡過了經濟結構轉變最艱苦的十年（按：指大量農業勞力外流，農村工資上漲，農產品成本大幅提高），從現在開始的十年中，農村勞力仍然會繼續快速外流，速度僅比六〇年代略緩，……至八〇年代，民國八〇年的農村勞力預計將減到六〇年代的一半（八十八萬人），再下去減少的速度會大幅減緩，農業工資會穩定下來，農業機械化會更普遍，……在本世紀終了時，我國農業將達成新的高科技的穩定局面，屆時農村人口將減少甚多，將使農村有全新的面目。」

好了，謎底揭曉！從張憲秋的答覆裏，絲毫找不出對農民卅餘年因頓與犧牲的一丁點同情與歉意。它只讓我們發現，卅餘年來，台灣農民的一切不幸遭遇，原來都是在國民黨「重工抑農」預定政策的計

換言之，從現在開始我們將面臨的社會是一個「勞工世界」，連那所謂的八萬農業大軍也都不過是八萬「農工」而已！

勞工和農民是不一樣的，在那個工業化的勞工世界中，所有的勞心與勞力的工人，勢將成為方興未艾的民主運動的主要動力來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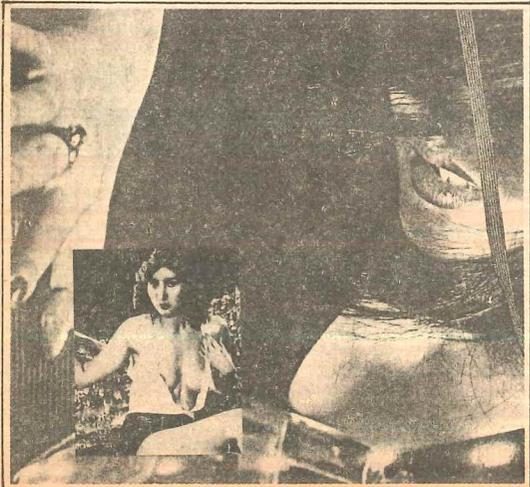
到那時，今天和過去農民所受的一切壓榨、剝削與不公，就讓在勞工世界中的那些來自農村的農民第二代、第三代，來為他們父祖輩一直壓抑在心頭的，無以化解的痛苦與不滿，出口氣吧！

從自覺到行動

——淺談婦女問題的解決之道

■百里希

●商品文化中的女性面臨什麼社會問題？



(17) 夏潮論壇 / '84年4月號

(16) 夏潮論壇 / '84年4月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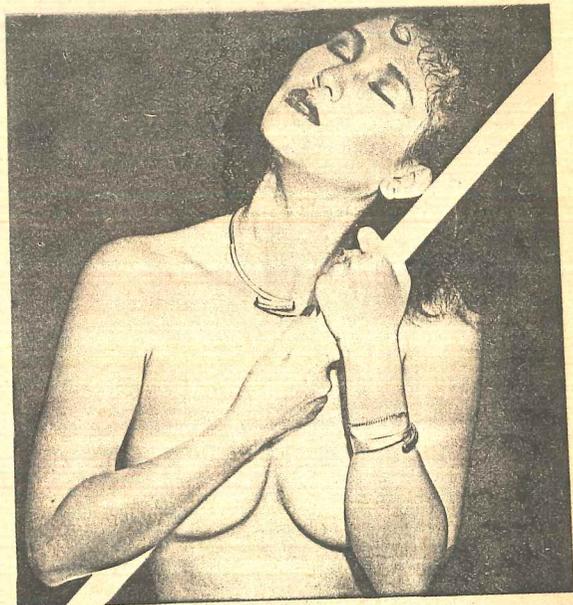
性騷擾與性暴力是男性中心社會加上商品文化，把女性當做推銷商品的媒介，甚至直接當作「商品」所必然造成的污染。

卅年來，在立法院中就婦女問題提出討論或向政府當局提出質詢的立委，可以說是絕無僅有。現在，我們很高興看到許張愛廉女士，在今年二月的立法院第七十三會期中，提出了一篇涵概面頗廣的婦女問題質詢稿。在婦女社會角色仍然模糊、在男人中心意識仍然強烈、在性別歧視仍然嚴重的台灣現階段社會情況下，許張委員願意把婦女同胞的當前處境，提到國會議堂裏去討論，不能不說是一種進步性的突破。

替婦女同胞抱怨「婦女政治參與的訓練不夠；政黨於各種選舉提名婦女名額太少」等等，但惜未進一步分析導致這種狀況形成的原因，恐怕聽在政府那些大男人官員的耳裏，被當成了「耳邊風」。

實際上，對於婦女要從被男人中心社會壓抑的處境中解放出來，「政治參與」無疑是個頂重要的課題。許張委員在質詢中提到「大多數婦女民衆對自身處境需要從政治上改善之自覺甚為缺乏」，我們認為這才是說到了問題的癥結。不過，我們也認為「婦女參政」雖然是從政治上改善婦女自身處境的必要手段之一，但絕不是唯一的手段，也就是說，「政治」不能狹義的只認識為「政府的行政」這一類所謂的國家、民族的大事才叫政治。「政治」應該是，而且實際上是衆人之事，也就是「社會的行動」，女性和男性一樣生活在這個大社會的每一個領域之中，因此只要是社會中的事，女性都可以參與也都應該參與，這就是「政治參與」，並不一定要參政才叫政治參與。

倒是目前的女性缺乏對自身處境需要從政治上改善之「自覺」，是一個比「政治參與」更爲先決的嚴重問題。因爲「政治參與」是隨時可行的事，但如缺乏「自



精神

精神，使物象第三度顯現
秋雨，使物象第三度顯現
大地的顯現。

●商品文化往往把女性當做推銷貨品的媒介
(某印刷公司廣告)

(18) 夏潮論壇 / '84年 4月號

徬徨，迷惘的現代女性

許張委員在質詢中，首先指出了這一代婦女「已經陷入傳統與現代的迷惘裏，……她們對於自己的角色認知，感到一片模糊，而處處表露出內心的徬徨。」

許張委員的描述，相信是目前絕大多數台灣婦女的內心寫照，她替她們在仍然是男人掌握權力的中央機構前面，短短數語，道出了多少的心酸、迷惘與徬徨，那

覺」，則必然難以企求有參與的實際行動

讓我們再進一步闡釋這個觀念，要改變「女性從屬於男性」這種不合理、不平等地位的「政治參與」，必須要是以社會各個領域中的女性爲主體，由女性自主、自發團結在一起行動的「政治參與」，而且首先女性要「自覺」到自身的從屬性處境，進而立志要改變它，如此才有可能發展爲行動的意願和實踐的能力。

豁不開的根本處境

我們不妨舉個最普通的例子加以說明。很多女性深受性騷擾和性暴力的困擾，但很少女性意識到或覺悟到這是男性中心社會加上資本主義商品文化，把女性身體當作推銷商品的媒介，或甚至直接當作「商品」所必然衍生的兩性對待關係的污染現象。這種以男人爲中心的歧視女性、侮辱女性、壓迫女性的現象，藉着各式各樣的傳播媒介，無時無刻不在進行，隨時隨地都在發生。到最後，大家習以爲常了，見怪不怪了，男性固然在不自覺中把女性視作「有生命的性玩具」，女性也在這個日以繼夜傳播這種價值觀的大環境中，不自覺的被迫承認它是事實了，而且視爲正

常了。

在這種流行觀念影響之下，女性一旦遭遇性騷擾或性暴力，也只有自怨自艾，自嘆倒楣，她事前既不敢反抗，事後也不敢聲張，因爲這個時候她才警覺到整個大環境的價值觀對她是不利的，如果她反抗了、聲張了，只會招來更大的屈辱與痛苦了，於是，她只好認命了，而所有女性在這個社會中的處境當然也只有更糟糕了。很多女性處身於這種兩性關係扭曲的社會中，所採取的生存之道是「乾脆豁開」，而且逐漸合理化出來一種說詞——開放，她們確實會因此而活得舒泰得多，但畢竟所謂「豁開」、所謂「開放」，是把自己淪爲「性奴隸」的不自覺狀態罷了！

真正的「開放」，只有女性在「自覺」自身的被壓迫與被侮辱的處境之後，才談得到，也才能獲得。女性一旦意識到她是生存在男人中心社會的淫威之下，覺悟到她們是生活在一個不把女性當「人」看待的社會之中，才有可能團結起來，走到街頭去遊行示威、走向立法院去請願抗議，只有這樣才能喚起公衆真正的關心，也只有這樣才能引發更多女性覺醒，一齊奮起參與行動。女性要期望的，應該是這種性質的「政治參與」。

(19) 夏潮論壇 / '84年 4月號

一個自覺女性的可能作為

一個「自覺」到自身被壓迫處境形成原因的女性，在每年的婦女節那一天，是不會習慣性的接受丈夫或男友的「慶祝晚宴」的，也不會呼朋喚友的大吃大喝，她會召集志同道合的女性朋友一同嚴肅的以討論婦女問題的方式度過這一天；她甚至會結合一群女性，在這一天走到鬧區去示威遊行，以高亢的抗議和高貴的姿態來展示女性對目前處境的深度不滿，她們抗議的內容也許是「工作待遇」、也許是「就

業機會」、也許是「參政名額」、也許是「性別歧視」，也可能是「性騷擾」；等等，反正女性今天仍處於劣勢，就如同勞工階級的處境一樣，沒有什麼是不可以團結起來抗議的。

許張愛廉女士在立法院就當前婦女處境問題所提出的質詢，是在國會中要求行政部門立法保障婦女，但我們要提醒許張立委及所有女性同胞，這是非常不容易的。妳們看，一部關係數百萬勞工階級的「勞動基準法」，拖延了廿多年，迄今尚未定案，這都是因為勞工沒有自己的組織（

工會），不能團結起來對政府施加壓力的緣故。女性要期望政府自動立法來促進女性的社會地位，保障女性的人格尊嚴，除非女性自覺到全體女性在這個社會是一個被壓迫的階級，緊密的團結起來，相互呼應，結合社會上一切可用的輿論聲援，持續的對政府施加壓力，那麼，有朝一日才有可能促使政府制定一系列的屬於女性的法律出來。其實，從女性自覺到團結行動的本身，就已經足夠改變很多不合理的婦女的處境了。法律畢竟是靜態的，它不會自己發生，也不會自動提出保障。□

(20) 夏潮論壇 / '84年4月號

林洋港的 奇談怪論

——一位山地青年看華愛質詢有感

■金納·哈威



●山地民意代表上任後，只會高喊三民主義。

山地籍民意代表應嚴守 立場

政府三十年來對於山地的政策，一直沒有給予少數民族應有的待遇，並且政策措施只是暫時性質，所以在省市自治通則訂定之前，山胞的地方自治事業一直缺乏明確的法律保障，且意義甚為混淆。

選舉民代是地方自治的一環，既是這樣，代表們是應該為其選民負責，並大力推動地方自治事業，絕不受政黨團體的把持而喪失其為「代表」之意義。然而以往增額的山地民意代表上任後，幾全為「基本國策」而奮鬥，高喊三民主義，一點兒也不具有地方及選民的「代表性」。

由一群山地學生所發行的刊物「高山青」第二期有一篇「砸爛政治花瓶、還我

山地民意代表」一文，認為山地籍民意代表，應具有「天生反對者」的本色，立場絕對站在山地的利益。儘管選舉乃執政黨從中提名、輔選，但不可因此而產生感激的心態。山地民意代表應是不屈不撓的，其任務乃推動地方自治事業、發揚山胞文化、探索山地民隱、爭取少數民族應有的權利。絕不是任由政黨擺佈，或者只是處理一些刑事訴訟、生活改善、基層建設的問題而已。

目前台灣的少數民族（山地同胞），一共有九大族群，人口保守估計三十萬餘，最大是阿美族，依次泰雅、排灣、布農……雅美等族。從目前執政黨政治分配的情形來看，以排灣族居最高，次為阿美、泰雅。現在山地人立委華愛正是排灣族，籍貫屏東，中校退伍後，六十一年起，便屢任立法委員，其原因，除了具有軍人「服從」的個性外，在議會裏也沒有什麼表現，這種個性是最合國民黨胃口的。華愛悠閒了十幾年，竟然在七十二年底爭取立委提名時，遭受山地人的激言相刺，尤其是在學的大學菁英分子，更是熱烈。可惜在執政黨的提名作業之下，仍然造成了山地山胞選舉的同額競選，華愛又順利的當選，但是，這次民情的激動，至少叫華

愛不是好受的。

華愛不再是乖乖牌？

或許因此之故，最近華愛在立法院院會質詢時，以「制定山地行政法，以完成立法程序，保障山胞權益」為題，提出了他往昔所不敢質詢的問題。他所提出的方向是值得肯定的，不過從林洋港部長的答覆，卻又窺見政府對山地問題缺乏誠意，實在叫人難過。

華愛提出「制定山地行政法，以完成立法程序，保障山胞權益」，其理由有三：(一)山地社會的進步遠遜於主流社會的進步。(二)憲法一六八、一六九條保障邊疆民族的條款。(三)「土著與部落人口公約」及澳、紐、美、加等國對其國內土著及部落人口的行政措施。並提出給予山胞地位與權益在法律上的肯定。然後他有下列的補充說明：(一)山地青年人口逐年迅速減少。(二)山地保留地未受到法律保障。(三)各種措施(政府)應循山地文化進行。(四)提升主管山地的行政層級，增強行政績效。

但是，華愛提出「山地平地化」的目標，就很值得商榷，華委員應該想到，「平地化」的結果是「山地種族滅亡」的相關語。中央研究民族所出版的「山地行政

(21) 夏潮論壇 / '84年4月號



林洋港押王永慶的寶



趙耀東向辜振甫靠攏

台灣的資產階級帶著很濃厚的官僚壟斷資本的性格，在吸取利潤的過程中促成了工人階級的貧困

誰是林洋港 趙耀東的 後台老板？

許忠仁



工人正忙於搬運台泥集團的品牌水泥

政策之研究與評估報告書」就曾指出：所謂地方自治，並非僅指選舉民意代表而已。地方自治事業的真諦，是在中央政府權限之外的種種行政項目上，實行地方自治的區域都有表現其地方特色的權力與機會，特別是在經濟生活、社群關係、家庭世系、財產承繼、婚姻形式、兩性關係、飲食習慣等方面，應該給予最大表現地方特色的機會。這不僅僅是對少數民族所應該賦予的權力，更是全國性實行地方自治的特色。瞭解了地方自治最緊要含義，那麼政府處理當前山地行政的困境，將可有較根本性的解決。所以，山地人追求的應是地方自治的理想——增強地方權限、表現出山地人的特色。

林洋港的奇談怪論

對於華愛委員質詢的答覆，照理來說，既是制定「山地行政法」為題，此干係中央之政策措施問題，應該是行政院長答覆才對，孫院長臥病，自是邱副院長代答，但是，質詢竟先由林部長答覆，林部長以狡辯著稱，可見中央不重視華愛委員的質詢，更那裏會重視山地問題。

林部長的答覆分四段報告：(一)講述山地建設在政治、經濟、教育文化、衛生保健上的成就。(二)指教華愛委員制定山地行政法並提高山地行政主管機構為中央級機構一節。(三)山地人口外移避免的對策。(四)山地文化建設的改進。

表面上，此種報告說明甚為合理，在內容上可就瞞不了人的。例如某一段報告說：「在政治上過去之選舉法規及現行選罷法，保障各級民意代表之山地籍同胞當選名額及山地籍者始得當選為山地鄉長。」林部長的言下之意顯然是表示若非保障措施，你們山地人怎麼會當選為民意代表或者鄉長！

另外林洋港又提出「因時、因地、因事制宜之山地行政政策」以促進國家社會之整體發展，但是第二段林部長謂：「由於山地行政法內容涉及範圍甚廣，其實施對象，不僅侷限於台灣地區的山地同胞，而且必須顧及大陸邊疆地區生活習慣特殊的少數民族，大陸淪陷後，他們的生活勢必有所改變，在未明瞭實情以前，如果制定山地行政法，就只能偏顧台灣地區三十多萬山地同胞也好！剛才還在說「因時、因事、因地制宜的山地行政政策」，輪到制定山地行政法的時候，又說偏顧台灣

地區的三十多萬山地同胞，所謂「因時、因事、因地制宜」豈非空話？而且，我們一直標榜台灣為三民主義的模範省，此時此刻，對待少數民族都不能提出模範的措施，而後怎能兼顧廣泛的大陸少數民族呢？

山地人不如蒙藏同胞

至於在中央成立專門機構一節，林部長以其任台灣省府主席時之經驗說道：「深覺此與經費預算有關，如能力許可，我們願大量增加經費，以扶助山胞生活與建設山地鄉。」簡直可笑，在中央成立一專門機構，怎麼會與經費預算有關。蒙藏委員會又是那來的錢？難道說，同是中國人，山地人便這麼沒有人格！山地的生活改進是必需的，而在改進的同時，也應該賦予政治上平等的地位，只有如此，才能使山地人樂於參與公眾事務，進而能夠自動自發，而促進國家社會整體的發展。

受著山地選民的刺激，華愛在這次的質詢多少能正確的站在山地人的立場講話，這或許也正反應著山地問題的嚴重。我們期望所有山地籍民意代表，公職人員都能發揮愛族愛鄉的決心，充分的爭取山地同胞應有的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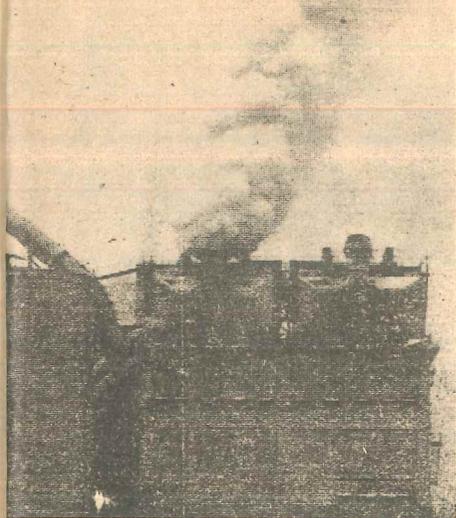
喧嚷達三年之久，也是國內各大企業鉅子最大的一次政治角力戰——「台灣塑膠公司申請將花蓮崇德段土地編為工業用地」一案，終在三月七日由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提列四點，「請經濟部加以評估、研究、規劃」的空槍原則，而暫告第一回合結束。

為什麼說這是一回企業鉅子的政治角力戰？因為這次爭執中所牽涉的政治人物、企業界鉅子之多，範圍之廣，對抗之劇烈，為國民黨到台後三十餘年間所罕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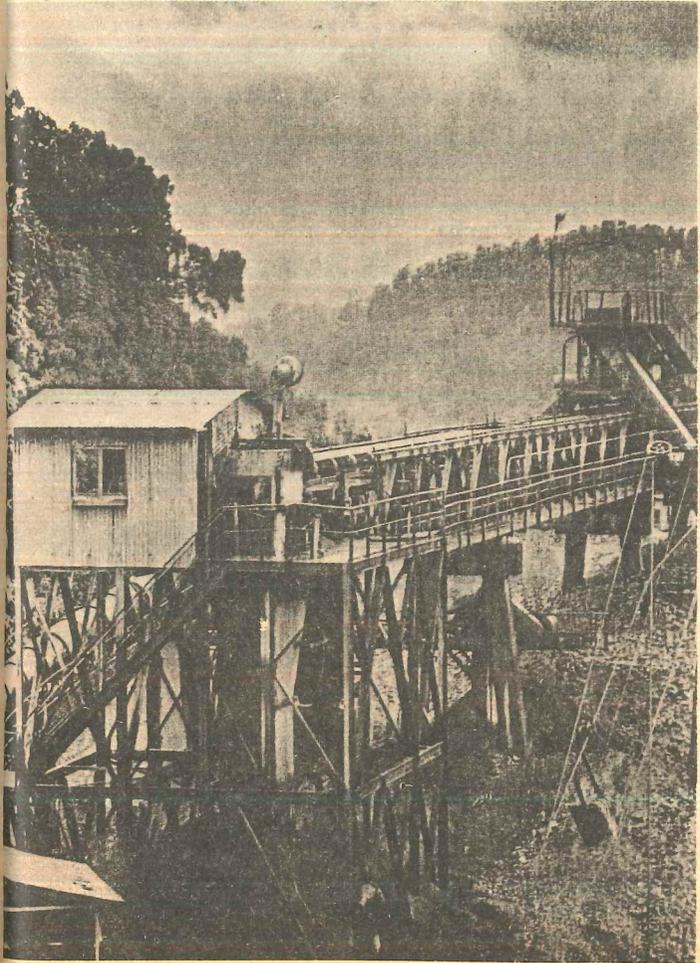
●二十年來

罕見的官商大勾結

在政治人物方面，內政部長林洋港、經濟部長趙耀東、工業局長徐國安、前財



水泥工業無論在東部或西部，對自然環境的破壞同樣可怕



政部長費驊，甚至營建署長張隆盛、花蓮縣長吳水雲等；在企業界方面，主要是由王永慶單挑以辜振甫為首的水泥集團，包括王又曾、張敏鈺等，建材公會却適時拔刀相助，背後狠狠砍了水泥公會一刀，經濟學者王作榮也不甘寂寞，暗助了王永慶一臂之力，而遠來的洋和尚瑪哈教授却不知如何得罪了王大老板，而被王大老板指責為「野蠻的外國人，態度、吐氣、聲音和

牛一樣。」王大老板事後越想越不甘心，越洋向瑪哈的小老板告了一狀。總之，這次為崇德工業區的設立與否，政客與企業鉅子間表演了一場非常精彩的大混戰。到底什麼原因促成了這齣三十餘年來，難得一見的精彩好戲？「崇德」這個地方，原是花蓮縣秀林鄉的一個小村落，在太魯閣外側，立霧溪出海口的北端，背山面海，是一塊沖積形成的扇狀地，全區平

地只有三百二十公頃，由於土地是由卵石砂礫所構成，本已非常乾燥貧瘠，再加上沒有任何水利措施，農耕價值極低，可耕種的土地僅能勉強耕種些花生、甘薯等雜糧。據專家估計，這些農用地如果遇上「好年冬」，每年每公頃的收穫價值僅能達台幣七萬元，扣除生產成本五萬七千餘元後，農家的收入就非常有限了。

可是這塊不毛之地却在民國七十年間，被全國最大的大老板——王永慶所看上了。原因沒有其他，只是在崇德村的西側擁有台灣最寶貴的祖宗遺產——大理石、白雲石等。依照礦政單位的估計，在那裡大理石的蘊藏量達三十一億三千萬噸，以每年四座水泥廠的採礦量四百萬噸估計，可開採二百年，蘊藏之富由此可見。

王永慶在發現這塊大肥肉之後，趕緊一方面收購該村的土地，一方面擬議了一套二百八十八億餘元的投資計劃，打算在崇德村東側建立水泥廠及相關工業，如水泥加工廠、水泥袋廠、發電廠、人造石墨廠等。可是按照政府法令規定，該地區原屬農業用地，並不得做工業用途使用，因此他便於七十年四月間向省建設廳申請將崇德地段的土地近一百四十五公頃編為工業用地。

●不毛之地，軒然大波

台塑提出該項申請的初期，崇德工業區的投資計劃並沒有獲得各界的重視。然而在去年一月二十五日，整個行政作業正待完成最後一道手續時——由行政院工業用地複勘小組進行複勘後第十一天，內政部營建署長張隆盛也率領太魯閣國家公園區域查小組到花蓮，並有意把距離太魯閣口只有兩公里的崇德工業用地納入國家公園的範圍之內。

在複勘之後，內政部的審查意見中，也曾強調，若要編定崇德地區為工業用地，必須對工業區位的設置與景觀維護的問題做審慎的評估。尤其在台灣地區綜合開發計畫，及東部區域計畫草案已將蘇花公路及花東公路沿線列為國家道路公園，在公路兩側設立工業區已與上述兩計劃抵觸。由於營建署的意見，崇德工業區的設置就被擱置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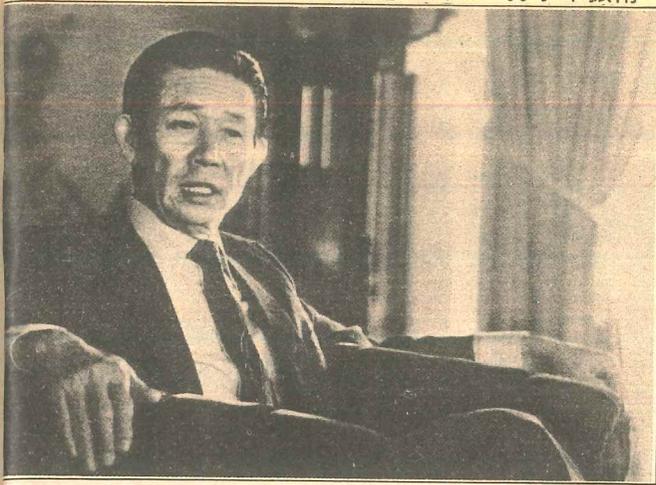
可是王永慶已無法久待工業區開發計劃的久久擱置，尤其他為獨享工業區的利益，已投下不少資金向山胞購買山地保留地，一旦工業區開發計劃不能實現，這些投資將血本無歸，因而他乃運用各種影響力，發出「台灣水泥工業勢必東移」的口

號。

無巧不成書，以花蓮縣長吳水雲為首的地方人士，由於熱衷發展工業，從前年起就一再陳情要求省及中央將崇德地區編定為工業用地。他們所持最力的理由是，若將該地改為水泥工業用地後，每公頃每年生產毛值為一億四千餘萬元，約為原來的二千餘倍。而且太魯閣風景區全年的門票收入只有八、九百萬元，若開成工業區，只是水泥的稅捐一項就有三十億元，其中包括貨物稅、印花稅、營業稅、教育稅、營利事業所得稅等，關稅、房屋稅、地價稅等尚未包括在內；此外運費、新金的收入等都有助於地方繁榮。

而就在這時候，由於國內十三家水泥公司在前年以建築業不景氣為藉，實施聯合減產，以達到壟斷市場，安享獨占利益的作法早已引起各界的不滿；尤其各水泥經銷商對各大水泥公司的巨額獨占利潤更為眼紅，自認為自己為被剝削者，而四處陳情，引起各界的注意。不久之後，這股陳情之聲勢也被王永慶加以巧妙的援引，而使王大老板突然間變成眾望所歸，把社會大眾從被現有水泥公司聯合壟斷市場的剝削之下，解放出來的大救星。

這些經銷商的控訴可以建材公會總幹



辜王榮吉的談話為代表。他指出水泥公司不合理的作風有：向水泥公司買貨要先付款，但何時可提貨則任憑擺佈。以二個月的期貨量估計，至少有廿億元資金免費借水泥公司使用，而且每當市況有所變動，即透過種種方式變相漲價，若零售價格上漲而遭受主管機關指責，則又推諉到經銷商身上，指責他們囤積居奇。

就在各界一片指責各大水泥公司聯合壟斷國內市場的聲浪中，內政部長林洋港、經濟部長趙耀東、及政務委員費驊連袂到花蓮做了一次秀。費驊當時並沒講任何值得記述的話，倒是林洋港和趙耀東的談話，已使人攪不清楚到底誰是主管經濟的，誰是主管景觀維護的。

原來主管經濟的趙老大一再強調工業發展不能破壞自然景觀；可是主管景觀維護的洋港老兄却一再強調經濟發展比景觀維護還重要得多。於是引起了一場「麵包與景觀大戰」！

● 林洋港押王永慶

趙耀東押辜振甫

到底什麼因素使兩位首長各自發表了一份「角色錯亂」的談話呢？據熟悉內情的政界人士表示，最主要原因是，兩位首長的政治地位都不穩固的結果。對洋港老

兄而言，到中央部會後一直無法有所表現，而使其身價大跌，再加以面臨年底中央增額民意代表的選舉時，他必須為國民黨收攬人心，畢竟麵包是可以吃的，比只可以看的自然景觀實惠多了，更何況王永慶此時已被捧為「打破水泥業聯合壟斷的大救星」，與王永慶站在同一陣線，代表他還是非常關注地方老百姓的生活，對收攬人心，增加國民黨票源的助益甚大，甚至也可為自己增加不少政治實力，因此他也放棄自己應秉持的立場，而去押王永慶的寶。

對趙鐵頭而言，則又是另一番的考慮，從他上台開始，雖轟轟烈烈幹了一陣，讓工商界跟著在一起瞎忙，也為新聞增加不少話題。但是一談到實際成果時，却乏善可陳，全國經濟成長率仍創下十餘年來最低記錄，失業人口也達到高峯，而倒閉、跳票案件之多，也是歷年來罕見，其主要的施政目標——大汽車廠的建立一直還是空中樓閣，華同重車的爛攤子也無法收拾乾淨，再加上個性衝動，經常抵觸上司的政策，在政界中早已有人為他訂了下台的日期。在這種情形下，求助於在黨內沒有影響力的王大老板反不如求助於辜大常委員來得有效！更何況他在上台後種種

表現，已被塑造造成一個傳奇性偶像，已不再須要收攬一般人的心！算盤一算，辜振甫這邊不僅有中常委，大老板的數目也多！於是乎他就押上了辜振甫的寶。

● 王永慶，稍安勿躁！

到去年八月，這項爭執終於表面化，首先台塑集團透過各種管道逐步向經濟部進逼，使經濟部不得不放出空氣，表示將於近日內核准台塑在崇德地區設立水泥廠。水泥公會一得知此消息後，立即向趙耀東直接施加壓力，迫使趙耀東於翌日就祭出「水泥工業發展方案」的法寶，聲稱在此一方案未完成前，將不接受新設水泥廠申請，並透過政務次長王昭明表示：經濟部尚未核准台塑設水泥廠。可是趙耀東也不敢大得罪王永慶，透過工業局長徐國安向其表明，台灣水泥工業勢必要東移，要王大老板稍安勿躁，耐心等待良機。

在另一方面，內政部長林洋港雖押王永慶的寶，但也不敢大得罪辜中常委及幾位「小一號」的大老板。因此就由營建署長張隆盛出面強調景觀維護的重要性。可是張署長比起其他大老板來，顯得人微言輕，於是乎遠從美國請了一位洋和尚，瑪哈教授來和王永慶對談；想不到却碰了一

	市場佔有率 (%)	產能 (百萬公噸)	營業額 (台幣億元)	稅前利潤 (台幣億元)
台灣水泥	29.0	5.3	104	4.0
亞洲水泥	19.8	3.4	68	1.5
嘉新水泥	11.0	2.2	35	0.2
環球水泥	8.0	1.4	23	0.1
東南水泥	6.4	1.2	20	0.5
信大水泥	4.5	0.6	11	1.0

● 八三年台灣主要水泥公司營業概況

鼻子灰。而更妙的事，林洋港雖然在口頭上一再強調經濟發展的重要性遠超過自然景觀的維護，但在行政院院會及其公文簽註之意見中，却把經濟效益的評估推給經濟部去做，而一再強調在崇德設置工業區必須考慮景觀的維護。

經濟學者王作榮也在此插上一腳，他以市場經濟學理，一再強調經濟的事情應由經濟的手段來解決，並直言不諱的表示，不論對崇德地區的山胞，或對台灣全體住民而言，麵包比自然景觀重要，因此他就透過某報的社論一再要求政府迅速准許台塑在崇德地區設立水泥廠，並給王永慶打氣，直言要求台塑不要輕易放棄此一投資計畫。

● 官僚與財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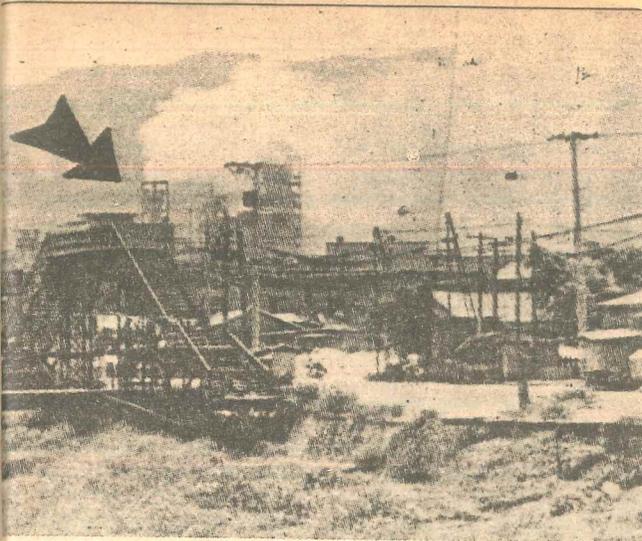
聯合獨占資本

到底王永慶是打怎樣的算盤，而決定投資水泥工業？簡單的說，還不是為了一個「利」字！因為國內水泥市場在長期的聯合壟斷後，已為各大財團掙到不少利潤，這個「利」，王永慶不會不知道。像去

年上半年，建築業雖不景氣，外銷市場未有好轉，各廠的開工率仍非常低的情形下，各廠仍有巨額的利潤；台泥四億餘元，亞泥則高達四億五千萬餘元，嘉泥也有二億三千萬餘元，半年的盈餘就如此豐厚，難怪王老板會心動。

更何況，台塑的經營以石化為主，所賺取的也是在政府保護政策下的獨占利潤，可是在中東各產油國相繼建立自己的石化工業後，國內石化工業的沒落已成爲必然的趨勢。因此王永慶必須爲台塑資金找出路；可是在多年安享政府保護後，要跨進任何一種沒有保護政策，沒有獨占機會的產業，對台塑而言不僅太陌生，而且風險也太高，再者基於該集團內齒輪工廠虧損累累的慘痛經驗，更使王老板不敢輕易投資其他行業，像九月間楊鐵工廠發生跳票，趙耀東及楊日明都哀求王永慶救急，但王永慶虛使一招，硬是不救，其中雖不乏和趙老大意氣用事的成份在內，但工具機業的市場風險太大，不能獨占或壟斷是主要因素。

●台泥蘇澳廠嚴重破壞當地的生態環境。



基本上，在這次麵包與景觀的大戰中，雖各方都高舉著「發展經濟」、「打破壟斷」、「改善山胞生活、繁榮地方」、「維護自然景觀」等大招牌，但實際上都在爲各自的利益打算。

就以發展經濟而言，水泥工業是一種附加價值低、耗用能源非常大的工業。在其成本中，有六〇％是屬於能源成本，因此政府早已明令限制水泥工業的發展。而就業者而言，外銷利潤遠不及內銷大，有時更要以內銷來補貼外銷。此外它的污染問題，只要到高雄鼓山區或蘇澳就可知問題的嚴重，可以說，它是一種百害而只有一利的工業，這種工業值得發展嗎？

● 這樣的官商圖利，那還有話說？

再就打破壟斷而言，國內目前水泥年產能有一千八百萬噸，可是年消耗量却只有一千二百萬噸，其中還有不少數量是外銷呢！這種供過於求的情形，就經濟學的原理而言，原本應是買方的議價能力較強，却造成賣方聯合壟斷的局面，這是哪一門子的買賣？今日政府不但不深加反省，反而要引進一家更大的水泥廠，藉口說可打破聯合壟斷，到底是欺人呢？還是自欺？

化工業後，國內石化工業的沒落已成爲必然的趨勢。因此王永慶必須爲台塑資金找出路；可是在多年安享政府保護後，要跨進任何一種沒有保護政策，沒有獨占機會的產業，對台塑而言不僅太陌生，而且風險也太高，再者基於該集團內齒輪工廠虧損累累的慘痛經驗，更使王老板不敢輕易投資其他行業，像九月間楊鐵工廠發生跳票，趙耀東及楊日明都哀求王永慶救急，但王永慶虛使一招，硬是不救，其中雖不乏和趙老大意氣用事的成份在內，但工具機業的市場風險太大，不能獨占或壟斷是主要因素。

在國內方面，和石化工業產業結構相近的只有鋼鐵工業和水泥工業，可是鋼鐵工業有中鋼擋在前頭，王永慶當不了老大，水泥工業雖以他長年來的死對頭辜振甫當大檔頭，但由於該產業長久以來的聯合壟斷，不僅使國人非常不滿，而且在管理上、設備上不求改善更新，生產非常沒有效率，王永慶此時介入，不僅在市場上可輕易擊敗老對頭，且可獲得全國百姓的讚美，何樂不爲？

可是王老板的算盤也打得太精了一點，他看上崇德這塊不毛之地的原因，乃因爲其他礦區早被各大水泥廠所佔有，若更顯出地方政客一點也沒有誠意。試想光復至今已三十餘年了，崇德地區也被冷落三十餘年，至今還沒有一個像樣的水利設施，至今還是一塊不毛之地，只是王老板發現地下有寶藏，才使地方政客想到這塊地的主人需要「救濟、救濟」？若他們有心改善崇德地區山胞的生活，爲何不及早爲這些山胞提供一些水利建設等必要的措施？

至於說到改善山胞生活、繁榮地方，更顯出地方政客一點也沒有誠意。試想光復至今已三十餘年了，崇德地區也被冷落三十餘年，至今還沒有一個像樣的水利設施，至今還是一塊不毛之地，只是王老板發現地下有寶藏，才使地方政客想到這塊地的主人需要「救濟、救濟」？若他們有心改善崇德地區山胞的生活，爲何不及早爲這些山胞提供一些水利建設等必要的措施？

至於說到繁榮地方，水泥工業雖將爲地方帶來一筆收入，可是會爲居民帶來一片灰濛，永無見天日的世界，這個代價值得嗎？高雄鼓山住民已一再要求附近的水泥廠遷移，難道不是前車之鑑嗎？即使花蓮縣長吳水雲也承認，台泥和幸福水泥已

●吳水雲承認台泥和幸福水泥是破壞環境的禍首



要使用，定要付出可觀的權利金。而且主要的是崇德的公共設施一切俱全，除有鐵路、公路外，距花蓮港也僅廿五公里。且因爲該地屬山胞保留地，地價之廉不用說，人工也賤得很，這種地方那裏去找？

● 辜振甫想當「萬商帝王」

對辜振甫而言，最近幾年來他亟思在政治影響力上有所發展，弄上一個中常委當選不過癮，前幾年還趁著政府要求工商業向政府多進言的機會，仿照日本的「經連團」組成「工商協進會」，有一陣子更有意將全國大小公會集合到重慶南路他所建的大廈辦公，以奉他爲全國工商界的盟主！可惜他的那一套只在商業圈吃得開，在工業界中，人們只知道王永慶，而不知有辜振甫。致使工商協進會落得一個空架子，工商盟主的頭銜自然也落空。

尤其在衆目所矚的大汽車廠中，在確定董事長一職時並沒有想到他，而把該職交由王永慶去擔任，使他吞不下這口氣。這次王永慶竟然在太歲爺頭上動土，撈過了界，想來搶奪他手中的這塊肥肉，甚至使他蒙上「壟斷」的惡名，舊恨再加上新仇，焉不使他痛恨在心，而不百般加以阻撓？

把花蓮市弄得「滿臉疤痕累累」，在此情形下，還要付出如此昂貴代價來繁榮地方？

● 非要把台灣弄得面目全非嗎？

至於維護自然景觀論者，當然有不少是想要維護這塊淨土，但由水泥公會提出，則未免「馬兒不知臉長」了！因爲不論水泥工廠到何處，總是把當地弄得面目全非，高雄的半屏山、鼓山區，宜蘭的蘇澳等都是活生生的例子，甚至亞泥就在太魯閣的正門。建立一座水泥廠，做出這種行爲的人，還有誠意去維護景觀？

平心而論，水泥不是一個值得提倡、鼓勵的工業，我們也沒有餓到寧可要麵包不要自然景觀的地步，改善山胞生活、繁榮地方也不是非犧牲自然景觀不可，另有其他途徑可循。更何況國內所做的經濟利益評估，常會錯誤百出，而無法反映出實際效果。即以台電在立霧溪設立水力發電廠爲例，事前雖也做過評估，但花了上億的台幣，犧牲了立霧溪的流水美景，却只得到一個發電量僅數萬瓦的電廠，還不夠花蓮市使用！難道我們永遠不能記取這些活生生的教訓，而一再把祖宗遺留給我們的最珍貴遺產浪擲掉？

現在，你也是僑銀的股東

國泰資本鯨吞華僑銀行

■徐佳德



僑銀事件暴露了台灣超級資本的鬭爭黑幕……也同時反映了財經當權派和官僚資本之間的鬭爭

王永慶曾擁有僑銀董事三席

今年二月十七日，中國時報和聯合報突然揭發國泰信託以他人名義，收購華僑銀行股票，有意取得僑銀的經營權，進而納入「國信財團」的一份子。多年來，由於國泰對各企業蠶食鯨吞的作法，已引起大眾之側目，甚而最高當局也相當反感。因而僑銀併購案件一旦揭發，當局立即採取強硬措施，迫使國泰吐出收購的股份。蔡辰男終於功敗垂成！

可是幕後的事實並非如此單純！原來華僑銀行自民國五十年成立後，營運上一直未上軌道。派系鬥爭層出不窮，股份移轉也相當頻繁，早已是國內有意經營銀行

對立。蔡孝固所持股份不多，卻因得到蔡白生之助，得以掌握經營大權。如今李其昌介入，使他在決策上縛手縛腳，於是想盡辦法拉攏本地的財團。

蔡孝固拉攏蔡辰男

民國六十八年，蔡辰男首先透過太太蔡陳保枝，以哥斯大黎加華僑的身份買進了僑銀股票。不久，華僑信託的李其昌去世，由楊碩磐接手。由於楊的聲望、地位遠遜於李其昌，自不是僑銀當權派蔡孝固的對手，於是決定退出僑銀，而把手中持

有的股份轉給國泰信託，同時翁大銘也將其股權賣出，遂製造了國泰信託在僑銀的聲勢。

到去年底前，國泰信託的野心尚未明顯表露，且由於蔡孝固在鬥垮華僑信託，逼退翁大銘之後，副董事長林光儀又和蔡孝固意見不合，而成為蔡欲除去的主要對象。可是林光儀在僑銀擁有四席董事的股份，實力不小，於是財大氣粗的蔡辰男乃成為蔡孝固拉攏的主要對象。

由於國泰從民國六十三年到六十七年間，連續併吞了元寶實業的健健美飲料廠

蔡辰男佈署週密，志在必得



王永慶曾一度有僑銀三席董事

的企業圖思染指的對象。像台塑王永慶一度購得三個董事席位的股份，但為政府所悉，透過種種手段迫其退出。可是國泰卻在吞下十一席董事股份後，才被發現，所以說，蔡辰男的手段確實比王永慶高竿。

事實上國泰介入華僑，早在民國六十八年僑銀爆發出公司董事及職員侵佔客戶寄存之股票後，該行大股東蔡白生經不起打擊後，意興闌珊，將不少股票賣出，由華僑信託的李其昌接手，另外商業聞人翁大銘也在此時買進一席。

華僑信託介入僑銀，卻和蔡孝固形成





● 僑銀的資本鬥爭上達天聽

情，一方面透過過政治管道，向僑務委員會毛松年訴苦。

● 僑銀事件上達天聽

毛松年一聽到蔡孝固的訴苦，立即向最高當局反應，最高當局大為震怒，下令要求財政部徹查。徐立德此時也無法過於循私，不得不於元月卅一日派員進行秘密調查。

可是有心人士深恐此一秘密調查又將以「事出有因，查無實據」，不了了之，於是向中國時報記者密告，二月十六日中國時報記者在財政部金融司查證時，為聯合報知悉。當晚蔡辰男打電話給中國時報採訪主任林聖芬，要求不發表此一新聞。

林聖芬以該新聞為財經小組負責，非其所能負責為由擋回去，國泰收購僑銀事件終於爆發出來。不過最有意思的是，同屬兩報系統，而且是財經專業報紙的經濟日報及工商時報，卻漏掉了此件大新聞！

由於最高當局已下令徹查，而事情也在報上曝光，財政部的調查也不能再是「事出有因，查無實據」；可是蔡辰男在兼併僑銀的過程中，是一直站在幕後導演，任何法律上該設防的事都設防到了，財政部在找不出法律上的瑕疵後，只一方面施以「道德說服」，一方面威脅要調查國泰信託的資金流動情況，來逼使國泰信託就範。

可是調查資金流動方向的情況必須要耗費相當時日，可是在最高當局的壓力下，徐立德必須設法及早解決此事，蔡辰男深瞭解徐立德此一弱點，因此一方面雖接受所謂「道德勸服」，表示願意吐出所有股票，但一方面卻緊抓價格問題不放。徐立德不得已，只好轉請中國國際商業銀行出面，欲以「亞信模式」來解決此案。

● 徐立德進退兩難

但「亞信模式」注定了行不通的，原因無他，是議價地位的對調！當初亞信發

● 財經官僚徐立德常到國泰集團的來來香格里拉大飯店洗三溫暖。



、生產七喜汽水的旭順公司、梁清正的理想工業、生產蘋果西打的大西洋飲料及太平洋實業等，早已引起社會大眾的側目及有關當局的注意。為避免樹大招風，改善企業形象，乃趁分割家產機會，將其分成國泰信託、國泰塑膠、國泰富邦及霖園等四大財團。

在蔡辰男所掌舵的國泰信託集團剛介入僑銀時，並未表明對僑銀的意圖，只是積極爭取蔡孝固的信任，正巧蔡孝固為內部派系糾紛弄得焦頭爛額。如果蔡辰男介入，可使他多掌一分實力，他自然反過來積極拉攏國泰信託。

蔡辰男透過太太蔡陳保枝在董事會中，力薦曾在華南銀行服務的林振漢為僑銀總經理，並為林振漢買下一席董事，以擴大國信集團的影響力。由於林振漢被蔡辰男吸收為心腹，加以他在僑銀的地位是蔡辰男一手造就而成，自然而然對蔡辰男忠心耿耿，成為國信接收僑銀的一步重要棋子。

●蔡孝固親密戰友背叛

到去年十一月間，蔡孝固鬥垮林光儀的機會終於來臨。

由於林光儀私人經營的信中、信台兩

家紡織公司失敗，積欠僑銀新台幣四、五億元的債務。在無法清償的情況下，只好將所擁有的僑銀股票賣出，一走了之。在四席董事的股份中，國泰佔了兩席，另外兩席由另一董事楊維彬承接。可是不久後楊維彬卻把這兩席董事的股份，連同自己的一席（共一百廿萬股）悄悄地賣給國泰信託，此外另一名董事柯成煥也將自己所擁有的四十萬股賣給了蔡辰男。至此，國泰信託在華僑銀行的實力，已是擁有九席董事的股份。

就在此時，蔡孝固的親密戰友，資深董事之一蔡紹華竟然背叛，將自己的股權轉給蔡萬霖，加上國泰人壽持有蔡培美的僑銀股權，使霖園集團擁有二席董事，加上國泰信託的九席，共有十一席，在廿一席的董事會中，已過半數，足使蔡孝固的地盤全面變色。

可笑的是，蔡孝固在去年底時，還摸不清國泰信託的意圖。林光儀二席董事的股份是由他介紹蔡辰男購買，並在讓售股票契約上簽名「見證」！

●徐立德到來來洗三溫暖

國泰對僑銀採取蠶食鯨吞的做法，財政部早已有所風聞，並派員查證。但這幾

年來國泰信託對財金有關人員也下過不少功夫。據悉，該公司總經理謝森展和財政部長徐立德私交甚篤，且有同窗之誼。謝為拉攏此要員，給以來來大飯店（國泰信託關係企業）俱樂部榮譽會員資格。此外，徐立德每個星期四中午，必定到來來大飯店十七樓吃飯、洗三溫暖的「習慣」，這一件事，在財金、企業圈流傳甚久。由於國泰和財金高級官員的交情，致使國泰信託的「越軌」行為足以順利過關，派員調查結果也以「事出有因，查無實據」結案。

蔡辰男就在這些財金官員的掩護下，完成收購僑銀的行動，並於今年元月十日下午正式造訪蔡孝固，向其攤牌，並聲稱蔡孝固仍可維持一位名義上的董事長，但一切經營大權則由國泰所掌握。

蔡孝固驟然由鬥垮林光儀美夢中驚醒，發現自己的地盤已全面變色，當然不甘心，不願做國泰信託的傀儡。何況他對國內政情非常瞭解，知道最高當局對國泰的印象；以及政府一直不願將銀行開放民營的主因，是顧忌國內企業鉅子在擁有銀行後，容易造成尾大不掉的局面，甚至危及到政權的安定。因此他就雙管齊下，一方面循著財、金管道向財政部、中央銀行陳

生危機時，鄭周敏因在環亞世界投資過度，急需現金解決調度不靈的現象，且亞信確有違規營業的現象。可是在僑銀風波中，急欲事情獲得解決的是徐立德，而非蔡辰男。何況就法言法，蔡辰男比徐立德還站得住腳！再加上一些企業界人士對這種「以政治手腕解決經濟事件」深表不滿，有聲援蔡辰男的趨勢，種種因素都使徐立德非低頭不可。

可是中國國際商業銀行的立場，根本不可能以票面價值四、五倍的價格去購買僑銀的股票！身份不合是一個問題，但最主要問題是蔡孝固並不是好相與之輩，他不可能如鄭周敏一樣，將經營大權放任由中國國際商業銀行去操作！而且這些高價收買進來的股票是否能順利脫手也是一個問題。

由於金克和的不賣帳，使「亞信模式」的解決方法完全落空，在上面催逼甚緊的情形下，最後只好動用行政院開發基金來解決了！

● 人民是最大的輸家

到底這次事件的輸家和贏家是誰呢？事實上輸的不是蔡辰男，也絕非蔡孝固，而是行政院。徐立德為及早解決此一事件

，不惜重資、高價收買蔡辰男所吐出的股票，但對蔡孝固的地位卻無法加以動搖，對僑銀營運的整頓仍然一點辦法都沒有！最後他最好的脫身方式是將股票順利脫手，還能賺點利息錢。但是，這種情況可能嗎？

若依經濟利益觀點來說，考慮合理的

僑銀事件砸碎資本主義的美夢

李澤明

繼蔡辰男收購華僑銀行股票，企圖掌握華僑銀行的經營權，鬧得滿城風雨之後，又於三月二十一日，再度傳出蔡辰男之弟蔡辰洋已購得台南區中小企業銀行的四百餘萬股股票，引起業界之注目。這一次「弟弟出馬」，照舊不改蔡氏財團之家風，以財勢買進約佔總股權的十分之一，已可擁有三個董事席位，而引起南企銀部份董事的疑慮。

從法律的角度而言，這兩個事件蔡氏兄弟完全站得住腳。根據證券交易法，股票在證券市場上得以自由流通，並無明文禁止轉讓的規定，只要一切交易合法，主管機關便無權過問。因此，財經部門干涉僑銀事件，根本是違法的。

投資報酬率時，四百九十元一股的僑銀股份價格根本是太高了！更何況是要加上適當的利息。因此，以後想以四百九十元，甚至更高的價錢購買僑銀股票，只有一個理由，就是介入僑銀的經營權。

可是僑銀乃企業界著名的是非圈，蔡孝固雖僅持少數股權，卻能歷經幾次大風

然而，鼓勵公司股票上市，主要用意

即在於透過民衆的購買股票而累積大眾資本及使資本大眾化。（這是資本主義理論家，用以反擊「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制會使貧富兩極化」的重要理論基礎之一）因此，如果依據資本主義理論的理想，蔡氏兄弟如此的做法，根本上是值得指責的。

這個惡性的資本壟斷事件給我們的啓示，指出台灣在現有的法律制度下，只有「窮人更窮，富人更富」，根本無法施行資本大眾化，更勿說完成資本主義理論家的美夢。

某法律教授表示，美國證券交易法有明文規定，任何個人或集團購進一家公司股票超過百分之十時，就應向證管會報備，並說明購買股票資金的來源、購買股票

，是極為難纏的人物。這次在衆叛親離的情形下，本是他下台的時候，但卻在毛松年、徐立德的庇護下渡過危機，以後還有誰能使他下台？他若不下台，僑銀的營運根本無改善的可能。因此徐立德這次運用開發基金，根本是一種假公濟私，以國家八億餘元的公款去鞏固蔡孝固在僑銀的地位！而且這八億元是不是能收回，還是一個問題。

除了行政院這個大輸家外，另外還有一些小輸家，那就是僑銀的其他股東。不可否認的，國泰是國內運用金融效率最成功的一家金融機構，而僑銀的績效卻是最差的；股東投資最主要目的是將本求利，希望獲得最大的投資報酬率，他們原先可以得到一位更適當的經營者為他們爭取更多的利潤，現在竟然在政府的攪和下，使沒有效率的經營者仍然屍居原位，因此，他們的利益也和開發基金一起斷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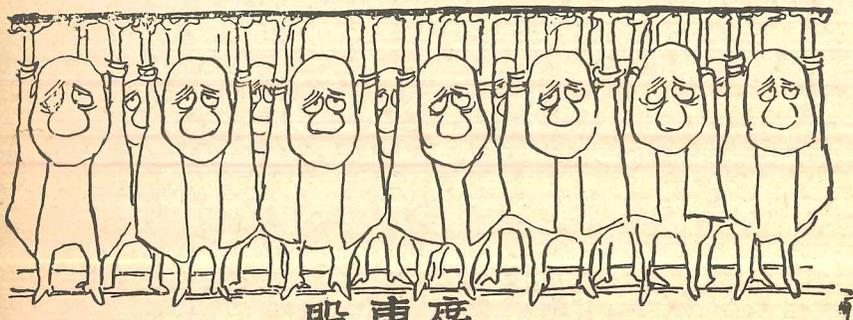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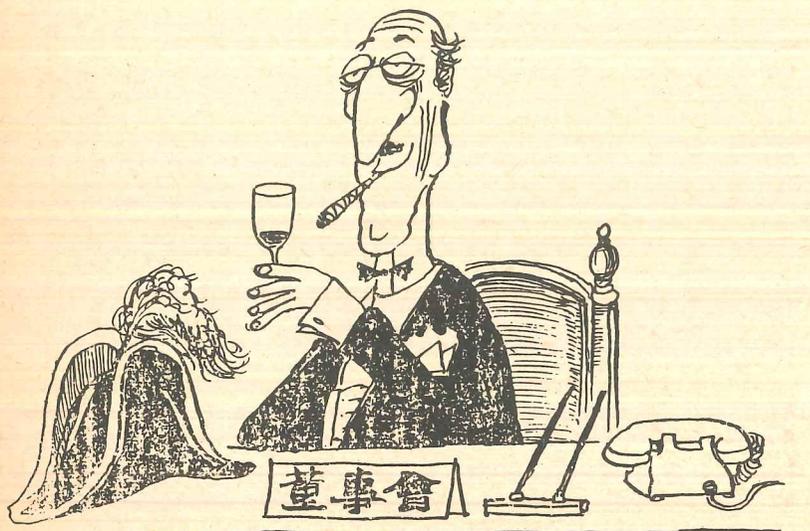
算來算去，最大的贏家應屬於蔡孝固了！在一個正常的市場經濟體系下，以他的營業績效，和衆叛親離的程度，早就無法保住董事長職銜，可是他能過五關、斬六將，最後不僅能引用行政院開發基金八億元為外援，而且擺出一副「弱者」姿態

、加拿大等國都有類似的規定。言下之意，似乎如此做即可避免「僑銀事件」的重演。

對於這種說法，實在不值一批，稍有常識的人都可以理解，如果某人處心積慮

義去購買呢！

僑銀事件暴露出來的矛盾，是來自股票本身，而非法律制度的改良可以解除的！所以說這一次僑銀事件，敲碎了資本主義理論家對股票的美夢。



●對於這種說法，實在不值一提

CoCo 1980.10

●蔡孝固是商場有名的難纏人物



，騙取社會大眾的同情，把他在僑銀經營不善的成績給輕易忘掉了！

●蔡孝固「扮豬吃老虎」？

事實上早有傳言，指出蔡孝固在這次事件當中「扮豬吃老虎」，因為蔡辰男開始介入僑銀時，幾乎都是蔡孝固援引的，可以用來證明此一說法的正確性！他先一點一滴的引誘，使蔡辰男對僑銀的股票炒出興趣，但卻扣下一記殺手鐮，那就是「政治上訴」。蔡辰男千算萬算，都沒有算到這記絕招，等到蔡孝固一聲哭訴，當然只好落荒而逃，而蔡孝固不僅能藉此鞏固

其地位，也一舉掃除了多年來死對頭。

對蔡辰男而言，雖到緊要關頭被迫轉進，但幸好事前防範得宜，連本帶利多少撈回一點，因此雖功敗垂成，但也沒有什麼損失。

平心而論，這次僑銀風波的產生，是國內兩個超級特權對抗所產生的。多年來國泰在政府的羽翼下，已發展成四個超級財團，這些超級財團平日在有關官員的掩護下，可胡作非為，尤其在經濟上形成到處都吃得開的特權階級！不過他們的特權身份只限於經濟領域內，一遇到政治特權就要吃不完，兜著走了！

●僑銀章程違反公司法

就華僑銀行而言，何嘗不是一種特權的結晶？就以該銀行組織章程規定，對持有特別股份的限制，就違反公司法第一百六十三條規定，公司股份之轉讓，不得以章程限制之。這些具有雙重國籍，外黃內白的「香蕉」，要不是在政府的保護下，那能在風波、弊端持續不斷產生的僑銀，維持如此長久的地位？尤其蔡孝固本人在最後地位不保的情形下，訴諸政治特權來解決，更為以後類似事件開了一個惡例。

這次事件，政府在無法採取法律行動

的情形下，拋棄市場經濟教條的經濟解決方式，而採取政治解決，甚至不惜拋下八億餘元的開發基金，雖美名為保障華僑投資，但實際上僅保護了蔡孝固的個人利益而已。這種做法無異開了一個極其惡劣的先例，向國人，甚至所有華人宣布——華僑投資的事業，不論其經營效率多差，都是一塊沾染不得的「租界地」，都受到「特權法案」的保護。甚至不惜浪費全國人民的血汗錢去保護！這種保護特權的做法，實在令人齒冷。政府此一行為，只收攏到蔡孝固一人的心，卻失去其他沒有發言權小股東的心。

●你也是僑銀股東！

在解決此一風波中，全國每個成年男女都莫名其妙地在僑銀投資了一百元，都變成僑銀的股東。可是只有少數一兩位所謂「人民公僕」有發言權，一般人無法加以置喙。在投資前，不先徵詢主人的意見，萬一這八億餘元全泡了湯，那我們豈非血本無歸，每人都要莫名其妙損失一百元嗎？誰又能為我們這群小股東講話呢？

最後，還是希望「把特權的讓給特權」，不要讓我們去淌這個混水吧！ □

特權壟斷的台灣經濟

訪問國民經濟學家侯立朝

■本刊編採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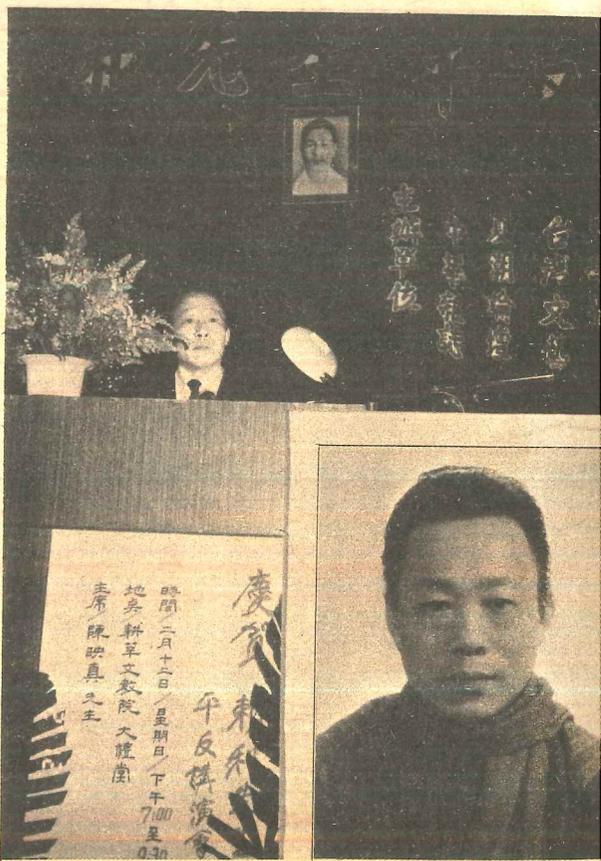
●侯立朝，中興大學新學系畢業。先生專攻政治經濟學，有關於台灣社會的著作甚豐。於七六年，在人民日報發表論文，論戰中，站在反帝反殖的立場，批判蔣介石的經濟政策，亦

編按

台灣經濟在六十年代中期，走上「依附經濟」之路，對外依存度高得驚人，為世界第一！對內壟斷度也高得驚人，為世界第一；本刊特別採訪國民經濟學家侯立朝先生，把台灣三十年來壟斷經濟的毒害性、經濟體質的脆弱性完全暴露出來。

經濟上，台灣人民如果不能做主人，則政治上不可能當家作主，台灣經濟不打破一切特權壟斷，嚴懲搬運逃亡的撈錢心態，則台灣經濟的體質不可能汰新除舊，破除目前沉淪、腐朽、墮落、昏迷不醒的官僚壟斷。

這是一篇傑出的訪問記，請讀者千萬莫錯過。



一九五三年第一個「四年經建計劃」根本上是爲了爭取「美援」的配合手段，故設計內容，可以說是雜湊資料彙編而已。

□一般生活在台灣的人，很容易便能指出「台灣經濟的起飛」只是一個假像。由於受制於美、日兩國的經濟控制，形成台灣只是美、日兩國經濟上的附庸國家，完全失去獨立自主，其依賴之程度十分嚴重。如果政府在政治上、經濟上不求自主，則「經濟復甦」永遠只是口號而已。這個問題，是否請您針對台灣三十年來的經濟發展路線和設計的準據，提出您的看法，它是否完全無缺點的嗎？而經濟學的基本性質究竟是甚麼？

■你這個問題提得好！具體而又有深度，從現象到本質，從現實到理論，你都問到了，所以我要答覆長一點，因爲這涉及到基本的理解，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都知道，台灣的經濟發展路線及其設計的準據，首先是從一九五三年第一個「四年經建計劃」開始，這是經

建官僚和政府編造流行的說法。這一經建計劃的開始，在設計形式上既不是「指令計劃」，也不是「指示計劃」，而是爲了爭取「美援」的配合手段，在動機上如此，在設計內容上，可以說是雜湊資料彙編而已。這種事實，可以從尹仲容的工作報告、經濟報告的文件「側面」中見之，也可從李國鼎的「台灣經濟快速成長的經驗」一書的「側面」中見之，所謂「側面」即不是「正面」，「正面」被他們美化了。

例如尹仲容說「四年計劃的實施時期，由於大部份資金來自美援，因此計劃的執行，不免有時受到小的阻碍，但大體上……」（年譜二四一頁）例如李

●李國鼎主導加工出口的「依賴經濟」。



國鼎說「第一期四年經建計劃，其動機雖係爲爭取美援，作爲美方對我長期經建協助的依據，但其主要目的……」（經驗三十七頁）這裡的「但書」部份：是正面，我就不引了。所以說這種「經濟計劃」，從四年計劃、六年計劃、十年計劃，從沒有一位是正確的，計劃指標從沒有一次是符合實況的，不是太低（爲四年計劃各期），就是太高（爲六年計劃、十年計劃、和新四年計劃），根本就沒有一次是對頭的。何故？因爲沒有計劃專才，根本不通「計劃經濟」，又爲何能訂定中長期的經建計劃呢？（他們稱這種糊塗的計劃經濟，叫做「計劃性自由經濟」，實際是既不「計劃」又不「自由」的經濟，而是任意管制、任意支配的行政操控的特種經濟，即官僚特權與壟斷資本家聯合控制的經濟）。

美援停止後，又由知日派引進日資，台灣遂轉變爲加工出口的一「依附經濟」，即左手由日本進口加工材料，裝配成商品，由右手輸出到美國，中間賺一點加工利潤而已。

就經濟路線來說，在五十年代初到六十年代中，由尹仲容所把持的經濟路

等於「消費」的需要之政策，旨在滿足台灣突增的軍公撤退來台的人口，以及軍事需要，此外則別無大志。（到美援停止，引起驚慌，而又由知日派引進日資來台之後，由李國鼎所主導的經濟政策，即由自力更生的餬口主義，轉變到加工出口的「依附經濟」(Dependency Economic)。即左手由日本進口加工材料，裝配成爲商品，由右手輸出到美國，中間賺一點加工利潤而已，這就造成了經濟上的依附主義，在進出口上苦戀日本不能自拔，在出口上熱戀美國不能自己。台灣是日美經濟的加工站，現在仍然是生存在這種夾縫中，無法出頭。經濟上「依附」(我不說依存，因爲依存有相對的條件存在，依附則無相對的條件)，政治上必然是依附的，所以在國際政治上必然要聽命於日本和美國，這就是台灣政經當局對美日一定是採取低姿勢的原因，是永遠不敢抬頭的卑弱心理之成因。

所以說，台灣經濟發展的政策部份，可以說與經濟學原理較少關聯，是他們一知半解的任性而爲，或爲了適應實

際需要，不得不然。俾得與機會主義成份居多，這是與戰後西德經濟復興所不同的地方，他們是先有經濟學原理的立場，而後按部就班的去實現它，故其基礎健康，而台灣則是碰機會，亂摸而已，先是聽命於美援，後是任由日資擺佈，所以基礎不健康，缺點特別大，現在都暴露了，其故在此。這就應該歸因於台灣經濟學不夠水準了。一方面是由於經濟官僚俱是經濟學的外行，同時也由於「經濟學者」的一知半解之不通，根本就是內行的外行，也把台灣經濟發展設計成爲目前這個樣子，對外依附度高得使國家無法自主，對內壟斷度高得使人民走向地下經濟才能活！

經濟學的基本性質本來就是人的性質，它最關心的是「人的要素」，即勞動者的工作與生活和國民大眾的工作與生活。

經濟學的基本性質本來就是人的性質，它最關心的是「人的要素」(Human Components)，即勞動者的工作與生活和國民大眾的工作與生活！因爲經濟學是「啓蒙運動」之子，充

滿了自由、平等、博愛的革命精神，從亞當斯密斯到馬克斯都是如此，而人的本質，在物質層面上他要舒適地生活，在精神層面上他要自由地生活，而且大家都要這樣地生活，即在經濟上無匱乏的恐懼，在政治上無暴虐的恐懼，真正成爲自由獨立平等博愛的人。所以在經濟學的理论結構(交換、生產、分配、消費)體系之中，在「交換論」中首先注重人的「自愛心」(Self-Love)承認人有偉大的自我約制的力量，而根本不需要上帝或政府監督。

在「生產論」中首先提出生產三要素，而以勞動爲首，它決定了商品的價值，也由「勞動分工」而決定生產力，這也是以人爲主要的生產要素。在「分配論」中工資是被討論最多的一章，由剩餘價值」到「工資鐵律」，是經濟學具有人道主義的一章，也是最汹涌澎湃的一章，因爲這是人的價值。所以真正的經濟學家，都是革命的，即絕對不滿於經濟統治的現狀，他們既不願做君主專制的重商政策的吹鼓手，也不願意做資本家壟斷經濟的走狗，他們心目中唯一的主人就是國民及其經濟的主權！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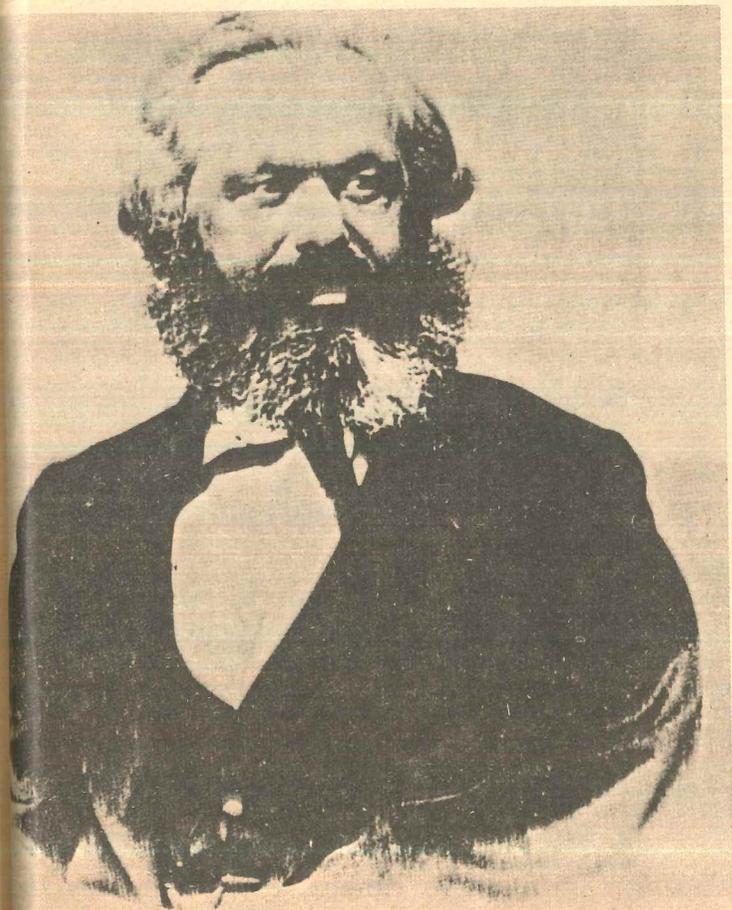
論的根據是本於道德哲學和自然法的哲學。所以瑞典學派的經濟學家韋克塞爾(G.K. Wicksell)說：「一旦我們開始嚴正的把經濟現象視作一個整體，並尋求全體福利的條件，則對於無產階級利益的考慮必然發生。因此之故，政治經濟學的真實觀念，嚴格說來，即意指「徹底革命的綱領。」(Lectures on Political Economy)用這個標準來衡量台灣的經濟官僚、經濟學者、和壟資派四報(聯合、經濟、中時、工時)的言論，就可以對照出來他們是「偽經濟學者」和偽經濟輿論了！因為真正的經濟學從來不替官僚和資本家壟斷經濟的利益發言的，只有列寧、凱因斯的信徒才會做出這種違背經濟學精神而又傷天害理的事！因為列寧、凱因斯已經把經濟學變為政府的附庸，因此他們的信徒如果不是做政府的經濟打手，就是做壟斷資本家的走狗！仗勢欺人，一片胡言，天天向人民狂吠不已！大陸是「列」派的一個活樣板，台灣是「凱」派的一個活樣板，都是古典經濟學的叛徒，國民經濟的叛徒，官資兩方的走狗而已！

韓戰之後，美元由短絀到膨脹，再由於越戰的刺激、膨脹活躍了世界經濟，給世界帶來了六十年代的繁榮，却也帶來了七十年代的災害。

□就全世界的經濟情勢來說，這一、二年都在爬行復甦之中，這是不是由於「供給面經濟學」(Supplyside Eco-

nomics)的觀念所造成的，也就是說，由於反凱因斯主義無限膨脹的結果。這個觀念，首先於八十年代初在美國推動，而美國在戰後不僅經濟、科技、軍力上執世界的牛耳，而且也是「凱因斯主義」的大本營。韓戰之後，美元由短絀到膨脹，再由於越戰的刺激、膨脹活躍了世界經濟，給世界帶來了六十年代

(40) 夏潮論壇 / '84年4月號



●經濟學是「啓蒙運動」之子，充滿了自由、平等、博愛的革命精神，從亞當斯密斯到馬克思都是如此。

的繁榮，却也給世界經濟帶來了七十年

是停止通貨膨脹，第二味藥是減稅，第

陸，不論好與壞，中國經濟在戰後，都

代的災害，把膨脹經濟的總病態都暴露出來了，主要內容有：

①通貨膨脹貶值了價格和人格。
②消費擴充為浪費，使消費者變成「為生產而消費」，不再是為自己生存的需要而消費。

③為生產而消費，其目的是為「壟斷資本家的利潤」(Profit)服務，以便他們擴大再生產，擴充再投資，實現更大的累積和更大的壟斷。

④為了生產的擴大，於是毫不顧及「外部的不經濟」，把生態環境、生活環境、資源極限都破壞了！

⑤由於壟斷資本家和政府聯合動員去支配社會大眾的結果，他們的手段是以低利貸款，促進就業、提高所得來執行的，而以繁榮富裕、國民福利作為口號來掩護的，使人人都變為「利潤」的奴隸，使整個自然環境都倒塌在「利潤」的懷中。

⑥表面上繁榮的社會，實際都患了癌症。

經過七十年代總檢查，才有「供給面經濟學」出來為它治病。第一味藥就

三味藥是減少福利支出。這是「古典經濟學」的觀念，先使貨幣信用中立化，不要讓它再作為「利潤」服務的工具；而後減稅使大家能夠心安理得地去儲蓄，不要搶着去購買去消費或為消閒而花費；因之，政府收入減少，支出也就要緊縮，社會福利支出是養閒人，也就自然要削減掉。就八十年代這兩三年的實績來說，控制通貨膨脹是較為成功的，因而世界經濟能在穩定的基礎上，緩慢的復甦。預計這一兩年，美國和其他的「開發國家」，年平均實質成長率，可能維持百分之三的水準，而較正常的「開發中國家」如台灣、南韓、新加坡等國，可能維持在百分之五的水準，這已經是不錯了。

台灣是官僚資本與壟斷資本相結合的資本主義體制，是舊的重商主義與新重商主義混雜的資本主義，而以「出口導向經濟」之名美化之。

就全國經濟的發展情況來說，台海兩邊不同的經濟體制，各有不同發展的內容，一邊好些為台灣，一邊壞些如大

被無知的決策耽誤了黃金的機會，影響到中國人民生活的水準，和中國經濟的地位，這是無疑的。歷史的檢討，暫且不去說它。只就眼前的經濟現實來說，台灣的國民所得是二千五百美元左右，大陸的國民所得是二百五十美元左右，兩邊加起來平均國民所得約為三百美元左右，仍然是低得可憐的！可是，以這極低水準的所得，租稅負擔却是世界第一！超水準的重量！大陸國民稅負占收入百分之二十五，台灣的國民稅負占所得百分之二十一，兩邊都是重稅主義，兩邊都是一黨專政，兩邊的社會福利支出實際是零，兩邊的行政國防支出都占政府預算支出的最大部位，台灣平均每五個勞動力就得負擔養活一位軍公教法稅吏（一百餘萬人）一人，大陸平均（全民勞動為主減除三分之一的老幼）每六個人要負擔養活一位黨政軍幹部（九千餘萬人）！這是從三皇、五帝、三王、五霸、七雄、秦皇、漢武……蒙古大人、滿清大人以來，從未曾有過如此深重的負擔，難道說現在中國兩邊的人民，真的是「罪孽深重」該受這樣的懲罰

嗎？這樣的國共兩黨制衡的模式，不過是競賽重稅虐民，實在要不得，也學不得。

目前維持出口生意的是中小型實幹的企業，而非被保護的壟斷性關係企業。這些所謂大企業都欠官僚獨占的銀行很多債，並想以債裏債大撈一票挾債而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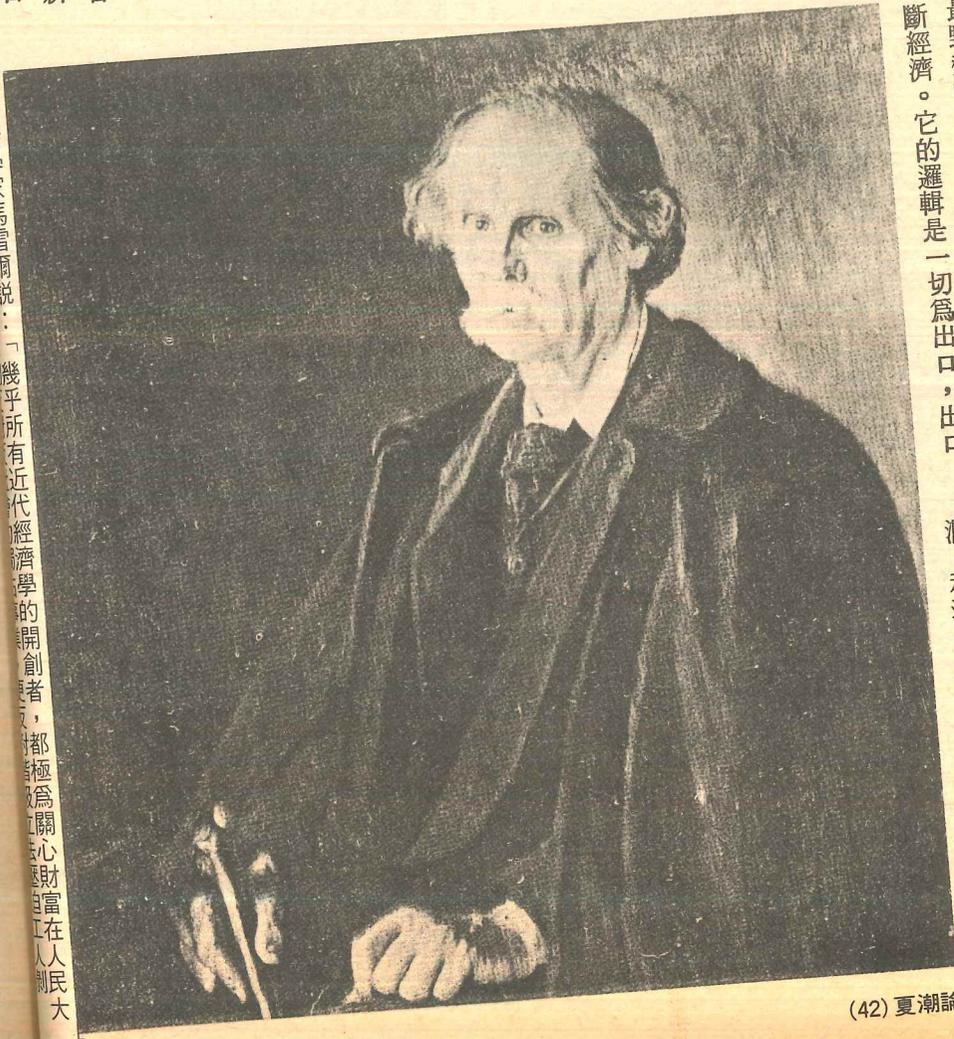
專就經濟體制來說，大陸是黨書記壟斷資本主義的體制，壟斷的權力不僅表現在「公有制」的支配權上，而且表現在「分配」的支配權上，都是獨占的，「公有制」的支配權力決定了僱傭勞動的就業機會，「分配」的支配權力決定了就業勞動者的收入水準，也就是消費水準，而他們却站在生產體系上，大搞特權，獨占了最好的就業機會和特權收入，這是最不公正的體制，它比奴隸制度、農奴制度、資本主義的僱傭勞動制度更壞！因為生產市場、分配市場、消費市場、身份市場都被它獨占了。台灣則是政治寄生的壟斷資本主義的體制，是官僚資本與壟斷資本相結合的資本主義體制，是舊的重商主義與新的重商主義混雜的資本主義，而以「出口

納稅為保台，保台為出口利潤累積和搬

導向經濟」(Export-Oriented Economics)之名美化之，實際上是「最野蠻的政治寄生的經濟，最野蠻的壟斷經濟。它的邏輯是一切為出口，出口

為就業，就業為所得，好像是為人民着想的。他們却忘記由此發展出來的兩個事實：①一切為出口，出口為利潤，利潤，利潤為搬運而逃。②所得為納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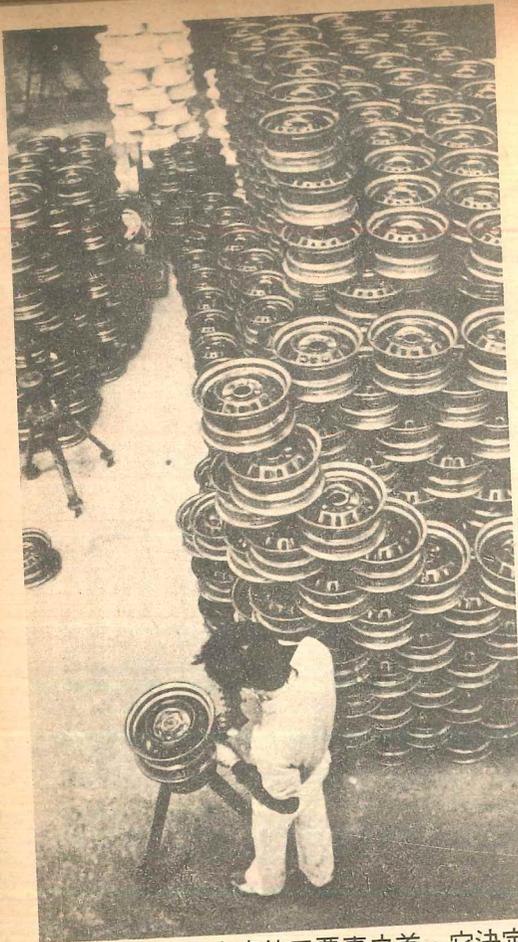
(42) 夏潮論壇 / '84年4月號



●經濟學家馬雪爾說：「幾乎所有近代經濟學的開創者，都極為關心財富在人民大

脆弱的，再加上政府無所不用其極的保

壟斷搬運而逃。它搬運的是「獨占利潤」，亦即人民的血汗，而政府所得的是



●「勞力」是生產的三要素之首，它決定了商品價值。



●台灣的大企業都欠官僚獨占財政金，並想以債裏債大撈一票而走。

運而已。追蹤到底，所得是工具，人民是工具，人民出錢出力，保衛台灣，只得替壟斷資本出口的「利潤」服務，犧牲了消費、犧牲了自由，最後是一無所得！所以我說這種經濟政策，是以全民為犧牲，只保護出口的獨占利潤累積和壟斷，最後是五鬼搬運而逃，逃到「蒙得利」去了！量的所得提高是抵不上質的損失和敗落的，現在經濟上一切的毛病都爆發出來，這是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累積下來的結果，也是經建官僚們錯誤設計的結果，他們再也掩飾不住了。□我們知道，「依附經濟」的體質天生是

護，當然就更加脆弱不堪。經濟復甦很明顯的缺少活氣，其原因在哪裏？經濟部長趙耀東的金字塔政策可以落實嗎？它的後果又會如何？

■「依附經濟」的體質是天生的脆弱，再加上無所不用其極的保護，它更加脆弱，目前它不但缺氣，而且精、氣、神都消逝了。因為將近二十年來（一九六五—一九八三），由於「依附」加「保護」，它已經把「生產三要素」的勞動、資本、土地都敗壞光了，只剩下一具壟斷關係企業的軀殼，和官僚獨占財政金融的強制力，替它製造財寶，以便於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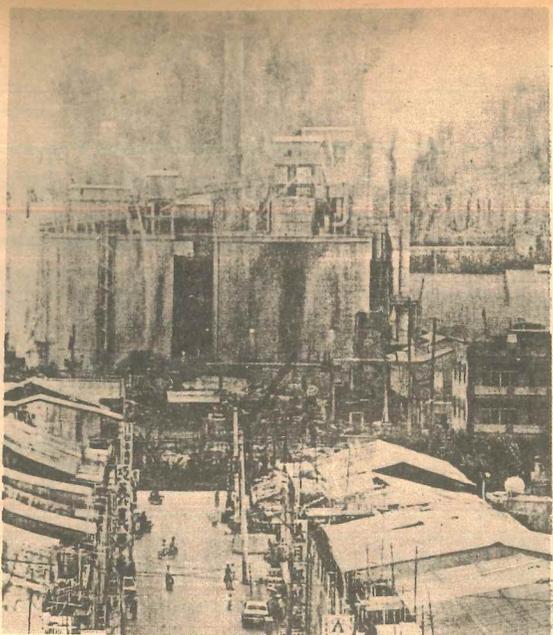
「獨占外匯」，也是人民的血汗，都是要作五鬼搬運的，這就證明了這個經濟體制靈魂的喪失和意志的墮落，他們害怕香港大限的命運會降臨到它的頭上，因此投資意願沒有了。

目前維持出口的生意是中小型實幹的個人企業，而非被保護的壟斷性關係企業。這些所謂大企業，都欠官僚獨占的銀行很多債，並想以債裏債大撈一票挾債而逃！經濟犯罪者百分之八十以上是他們，不是別人。因此，財政部變成為他們的送財童子，但是財稅機關却是

中下收入階級的討債（租稅）鬼，財政部專向窮人搜刮，專替富人送財，是一個欺貧媚富的機關，最要不得的機關。

現在經濟部長自己指出，目前台灣企業「大王」（永慶）也承認是事實。

在以「十大病態」的企業作爲母公司，而以其其他相關的中小企業爲子公司，以此建造許多經濟金字塔（工業金字塔），會是健康的嗎？如果真能建立起來，這也不是經濟學中的「規模經濟」。



●壟斷資本家和政府聯合動員，以繁榮富裕、國民福利爲口號，去支配社會大眾，使人人都變爲「利潤」的奴隸，使整個自然環境都倒塌在「利潤」的懷中。

Economic of scale），而是壟斷的再編組，強制的集中化，不過又是替那些病態的企業家再增加壟斷搬運的大機會而已。因此，金字塔體型的工業體系，如果搞成功反而是最大的失敗，搞不成功反而是成功，這一點經濟部長是要從長思考的。

試想台灣經濟如果等於日本十大商社之一的一個分社，則台灣的經濟地位豈不就於日本的一個縣。

而他真正的目標，似乎要把台灣經濟國際化！因爲在他看來，國內壟斷資本家投資意願低落，搬運潛逃意願高漲，進口不振，出口只憑落伍的生產設備來維持，儘量想「撈一票就走人」的情勢之下，唯一的道路就是合作投資的國際化，大汽車廠就是一個鮮明的模式！即國際壟斷資本佔百分之三十幾，聯合起來以台灣作爲國內外壟斷資本發展的基地。於是，往後的台灣人民便生活在「三資」（國際資本、國內的官資和壟斷資本）的壟斷之下。如果所得量愈高，自主性精神生活的質則愈低，多元的負擔就愈大，真不知道是甚麼滋味了？台灣

經濟國際化，台灣政府將如何？是頗值得思考的問題，我不是政治學家，不作預測，也不作評論。試想：台灣經濟如果等於是日本十大商社之一的一個分社，則台灣的政治地位豈不就等於是日本的一個縣？經濟的政治後果會如何？似乎沒有人去考慮！而現在政治的統治階級最缺乏這種較長期的統合思考，迷失了政治目標，因而也迷失了經濟目標。

假如台灣經濟國際化，就像香港是自由貿易區那樣，則人民的負擔是單一的。如果不幸，經濟國際化之後，政治照舊，則人民的負擔就是多元的了！

□什麼是多元的負擔？生產三要素是怎樣被敗壞的？在經濟學中價值判斷是中立的嗎？請再給我們作具體一點的解說。假如台灣經濟國際化，就像香港是自由貿易區那樣，則人民的負擔是單一的，即最輕的租稅和一些行政規費而已。如果不幸這種經濟國際化之後而政治照舊，則人民的負擔就是多元的了！

趙耀東引來外資給我們就業機會，管理我們的則是日本人石田莞太郎，禁止我們隨便開口的則仍是警總陳守山上

將，天天要加稅加費搜刮我們的是徐立

產三要素的東西，流行的說法就是「扭

長的黑夜，到現在還未到「夜盡天明」

德，要我們等候當兵而又無法就業的是兵役科處長和團管區司令，早晨升旗先唱日本國歌再行工作效忠宣誓禮，晚上

參加里民大會再唱國歌聽楊金權語無倫次的教訓，這不都是多元的負擔嗎？當然你若是做生意的，逢「三節」不要忘了向稅捐機關、警察機關、工商登記管理機關、建管機關送送紅包，以免遭受意外之災。如若有司法訴訟、非錢莫辦，否則你就慘了。這不也都是多元的負擔嗎！唉！一元的社會，多元的負擔，這實在是太痛苦啊！這是多元的黑暗啊！

依附經濟和保護政策，是最敗壞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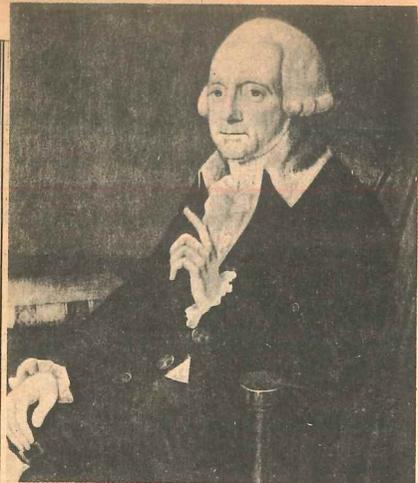
曲了資源的配置」，但不如我說它「敗壞生產三要素」來得明確而具體。

只要資本投資於生產事業，即具有社會的屬性，而非是純然「私有」的屬性，故有「私有的社會化」之傾向，應受社會制約，而非是任由資本任性而為。

首先說它對於「勞動」的敗壞，此即表現於壓低工資、高所得稅率、延長工時、任意解雇、毫無福利保障，而又以高額保護關稅來使工資所得者消費吃大虧的，這是多層的剝削，嚴酷的壓迫，三十多年來，真是如此，現在連一個勞動基準法都未弄好，可見台灣勞工漫

的時候啊！工會被官資兩方控制，政府不是仲裁者，而是資方的保鏢！勞工沒有罷工權（即自然法的人權）如何能抵抗資方的壓迫與剝削？現在台灣資本要國際化了，勞工運動也要國際化呀！美國的「勞聯」和波蘭的「自由工團」就是國際勞運的模式，勞運絕對應該國際化起來，而與資本國際化並行，才能制衡。

統說它對於「土地」的敗壞，此即表現於壓縮農業生產，壓低農產品價格，剝削農民；而後實行土地投機，炒做土地買賣，任意開發山川原野、污染大地、破壞生態環境，內政部長林洋港主



●「國富論」作者，經濟學中的馬丁路德——亞當斯密斯 ●人口論的經濟學家——馬爾薩斯 ●硬心腸的經濟學家——李嘉圖

張王永慶在國家公園中設水泥廠是合理的，不致於破壞生態自然美觀，這是官僚與壟斷資本家結合破壞大地的一個近例和顯例，由此可見一般。

最後說它對於「資本」的破壞，這本來是屬於官資和壟斷所有的東西，他們怎麼也敗壞了呢？這的確令人奇怪！他們對於資本的敗壞，第一是使其不再生，即不再更新其設備，充沛其體系，只作超齡的使用，而濫用其折舊成本。第二是以之作爲借款抵押、信用詐欺，騙得巨款逃往美日菲新。第三是以之壓迫勞工、投機土地、污染環境、遺禍全民，而政府却給它獎勵、保護、關稅減免、租稅優待、貸款便利、鼓勵它來放毒，便利它搬運而逃。從本質來說，只要「資本」在社會上投資於生產事業，即具有社會的屬性，而非是純然「私有」的屬性，故有「私有的社會化」之傾向，應該受社會制約，而非是任由資本家任性而爲。台灣的「企業家」，既是資本所有者，又是生產管理者，「所有」與「管理」不分，而且是政治的決策者，即議員議長中央委員，「經濟」與「政治」一爐，故其特權與壟斷性，是

超歷史的，是超開發國家的，是超野蠻的！所以台灣經濟的「生產函數」被敗壞得精光了！人民在現實中已經活得很困難，只好走入「地下經濟」求生了。

經濟學本身就是「價值的科學」，價值中立在經濟學的實用層面上根本不存在的。

□古典經濟學家如亞當斯密、李嘉圖、馬克思，都十分注重價值論，而且都特別注意人的價值論，即「勞動價值論」，可以說是人道主義的傳統，也是自洛克、啓蒙運動以來的傳統，也是您在「哲學經濟學」一書中所闡揚的古典經濟學的精神所在。但台灣經濟的實況竟令人如此心寒，您能不能就「經濟學本身就是價值的科學」一說，爲我們讀者說明，經濟學基於「自然法」哲學的前提，而肯認人人皆是生而平等的道理。

經濟學本身就是「價值的科學」，價值中立 (Value free)，在經濟學的實用層面上根本不存在，在純理研究上，經濟學與其他社會科學相同，尤其遵守科學研究的規則。經濟學在價值方面的

研究，雖然只限於經濟價值，但它的影響及於其他各社會科學，是首屈一指的，如機會成本，經濟均等這些帶有價值性的名詞，已經流行於其他社會科學部門。「價值論」是經濟學尤其特色之一。

經濟學家馬雪爾 (A. Marshall)

說：「幾乎所有近代經濟學的開創者，莫不是屬於溫良而富有同情心氣質的人，充滿了人道的熱忱！他們不大關心他自身的財富，却極爲關心財富在人民大眾之間的廣泛散布。他們反對反社會的獨占事業，更連續地反對階級立法壓迫工人剝奪工會的權力！……他們沒有例外地都服膺於這一個原則：全體人民的福利，應是一切私人努力與所有公共政策的終極目標。」（經濟學原理第一編第四章）因爲創始的經濟學家，如「重農學派」諸君子，「古典學派」諸君子、「社會主義者」諸君子，都是啓蒙運動的推動者及其後繼人物，也都是自由、平等、博愛的傳道者，當然都是人道主義者。其中以亞當斯密最爲傑出，他是一位「道德哲學」的教授，到法國與啓蒙思想再接合之後，他寫出「國富論」 (The Wealth of Nations)



吳舜文：裕隆集團



林挺生：大同集團



吳火獅：新光集團



政治力扶植出來的壟斷資產階級，不論是第一代，第二代都喪失了保台的意志。



殷琪：大陸工程



鄭綿綿：亞洲信託



張安平：嘉新水泥



蔡辰男：國泰信託

即古典經濟學的革命！他把「財富」內在化為人的本質，他把「勞動」外在化為行為的價值，他把「交換」內在化為人的癖性，他把「生產」指定為「消費」的目的。於是，「勞動哲學」影響了黑格爾，也就影響到馬克斯；「交換價值均衡律」（供求律）影響了後來的「一般均衡理論」。

●現代經濟學家以「優異」勢力為壟斷經濟與政治權力的當然現象，把經濟學與政治學都領入「達爾文主義」的領域，優勝劣敗，視自由、平等、博愛為價值名詞，而毫無意義了。

去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戴布魯（G. Debreu），其主要著作「價值理論」（Theory of Value），就是從此處開始，以數學演證其正確性的。不過，現代「一般均衡理論」只把均衡點放在供求雙方的勢力互制的平衡點上，而在亞當斯密的理論中，則除了市場上供求雙方的現實勢力之外，背後還有一個先驗的勢力在支配着雙方，即「利己心」（Self-Love），是為「一隻看不見的手」，在制約著人的交換行

爲。所以說，古典經濟學是以「道德哲學」爲基礎；現代經濟學是以物理哲學爲基礎；前者是人道的經濟學，後者是物道的經濟學。前者不逃避經濟平等，發展爲以勞動掛帥的平等社會主義；後者逃避價值並且放逐了價值論，就發展爲以勢力掛帥的壟斷資本主義。

壟斷勢力大膨脹，就無法再均衡，所以現代經濟學家就倡言「價值中立」，掩護壟斷經濟，並以「優異」(Elite)勢力爲壟斷經濟與政治權力的當然現象，把經濟學與政治學都領入「達爾文主義」的領域，優勝劣敗，則視自由、平等、博愛爲價值名詞，而毫無意義了。經濟學基於「自然法」哲學的前提，肯認「人人是生而平等的」，作爲經濟學理性的支柱；經濟學基於「功用主義」的前提，肯認「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作爲經濟學感性的支柱；人的尊嚴與幸福的肯定，就在這兩大前提中而無可搖撼，這都不是計量所可以推翻的，理想的可能永遠指導人類向現實訴求，這就是古典經濟學的偉大而又高貴之處。

所以說，逃避自由、逃避平等、逃

業發行股票配給全民，管理人員專業化

避博愛、逃避人道主義(而說它不能計量故無意義)，就不是真正的經濟學家，他們只是屈膝於壟斷資本勢力的走狗！

由政治強力保護出來的壟斷資產階級，不論他們是第一代或是第二代，都喪失了保台的意志，都想搬運而逃。

□在復甦的貧困中，如何開創台灣經濟的前途？

■你看經濟部長趙耀東推動的工業升級是何等吃力？他不僅有時要淚洒碼頭，可也幾乎要淚洒國會議場！這是爲什麼？基本的原因就是由於依附經濟支配的壟斷資本家，已經把生產三要素敗壞了，把「生產函數」解體了，投資意願敗落了，政治遠景幻滅了，他們都想搬運而逃了。政治與經濟雙敗壞，他一人如何能改革起來呢？

在經濟發展的歷史經驗中，當經濟因局無法用經濟手段打開時，就得用政治手段來替它開門。即以台灣經濟的經驗而言，前期的「餬口經濟」和後期的「依附經濟」，都是由政府用政治手段

(生管會、經安會、經合會、經建會——保護、支持的強制力)來完成，可以做證。現在由政治強力所保護出來的壟斷資產階級，不論他們是「第一代企業家」還是「第二代企業家」(一代不如一代)，都喪失了保台的意志，而在敗壞台灣的生產三要素，要想再以他們爲主力，推扶他們站在「金字塔」的頂峰，這是自取倒場，不僅毫無前途，而且是自我殉葬。

處理台灣經濟問題必須把握四個原則：(一)公營企業民生化(二)壟斷企業社會化(三)地下經濟加肥化(四)勞動掛帥積極化。

台灣經濟前途，我期望於新生代的中產階級，因爲他們仍然留戀鄉土，而且意志未喪失！故不畏懼於大陸，也不急急於外逃，可以說是真正保台安台富台的廣大力量。期望這種力量能夠作「第二次替代」，新生代的代替，作爲政治與經濟的領導力量，以代替目前腐敗已極的壟斷資產階級。在處理台灣經濟替代新生問題時，有四個原則：

①公營企業民生化——把所有公營企

不可限量的。

的新形象？工業自動化之後對國民就業

，經營成本利潤化，使「所有」真正屬於全民，使「管理」真正企業化，打破現在官僚所有與管理一體的形式。徹底按照經濟學辦事。

②壟斷企業社會化——把所有家族壟斷企業一律社會所有化，管理經營則專業化，因為它們既然是由全社會犧牲所造成的金字塔，則所有權應屬於全社會，由社會雇用專才去經營。基於現實的政府與壟斷企業一體論（沒有政府輔助它就不能活），則把它社會化也是順理成章的事。兩家壟斷派大報和三家電視台，尤需先要社會化，改良其文化品質，糾正其誤導偏差，徹底消滅其不民主、法西斯式的言論傳播，撲滅它污染人類良心的曲論。

③地下經濟加肥化——地下經濟即是人民經濟，地下經濟即是自由經濟，地下經濟是地上經濟壟斷暴虐的產物，也是社會經濟真正新生的力量，要用財政金融力量，大力予以輔導，由流動而固定，由小而大，由非法而合法，培養它代替的能力，支持它代替的力量，以之作爲保台安台富台經濟的基礎，前途是

④勞動掛帥積極化——生產三要素之中，屬於人的要素，就是勞工，現在的勞工已經身受「三資」（國際資、官僚資、壟斷資）的壓迫與剝削，而政府又不做仲裁官，連個勞動基準法都在拖壓，這已經失去經濟學中的人性面。故要特別重視勞工的獨立團結與利益的謀取，即取得對抗三資的自然權力與法律權力，爲神聖的勞工而努力奮鬥。英國的洛克說：「勞動是富之父」！故欺壓勞動者，都是逆子，是應該處決的！因爲他們是大逆不孝啊！

●大致上台灣經濟應該走上「福利國家」之路，政治上應該是「民主政治」之路，是適應人文自由性格的

□這四項不過是原則、不過是方向吧。具體的設計，還得另外作業，務期經濟走上真正的「民主化」（Democratization），才能為政治真正的民主化奠定基礎，把台灣建成一座民主的花園，作為中國經濟建設和政治建設的榜樣。但將來台灣經濟替代之後是一種甚麼樣

又有甚麼樣的衝擊呢？

■大致上台灣經濟應該走上「福利國家」（Welfare State）之路，政治上應該是「民主政治」之路！是適應人文自由的性格的。

現代的瑞典與英國提供我們兩個參考模式，但千萬別學「日本模式」，因爲日本在政治上是「一黨獨制」（黨魁有輪流，政權不移轉，仍是家長式的民主），在經濟上是「財閥壟斷」！它的人民能忍受此制，中國人是忍受不了的，除非你有神力讓海水不流！福利國家非建成不可，這不僅是一個經濟的目標，同時也是爲了迎接工業自動化和「第三波」文明來臨的需要！

因爲工業自動化是以無人化作業體系，即按鈕生產爲極致，設若主要的工業（製造業、資訊業）都達到這種境界，勢必減少社會勞動就業的機會；而「第三波」工業的另一個形式，則爲直接生產「生產與消費合一」的小型社區工業，也沒有辦法吸收社會大量勞動就業的機會；於是，社會休閒的人口增加，如果沒有「國民生活基金」予以固定救

助，則將發生很嚴重的生存問題，也就會發生政治與社會大暴動。

現在地上政治與地上經濟的統治階級及其製造輿論的走狗們，幼稚地說：「福利會腐蝕社會」、福利健全「會軟化了人類追求成長與奮鬥的精神」等等

的謬論，真是「杞人憂天」，虛偽的「憂患意識」，只是替沒落的統治權做保鏢而已！為其壟斷搜刮的功能財政找藉口而已！他們現在的財經政策，既不是他們的黨義「民生主義」，也不是現在世界潮流的「福利主義」，而是專制壟斷的搬運主義。

●台灣預算支出三千多億，真正做社會福利的不過是百分之二，而它的收入百分之八十來自稅收，稅收中百分之八十是由中下階級負擔的。

他們在財政上強調「功能財政」，就是替壟斷資本家製造壟斷搬運「功能」的財神，以助長其「成長」與「效率」捲款潛逃的！在預算支出三千多億的數目中，真正做社會福利的錢不到千分之二，而它的收入百分之八十是來自稅收，而稅收中百分之八十是由中下階

級負擔的，整個國防兵役也是由百分之八十的中下階級家庭子弟服役的，可是這百分之八十中下階級的社會主力，根本享受不到國民福利，可以說只有義務沒有權利！

可憐的國民們，只看到銀行呆帳如山，都是有頭有臉的人呆去的。稅負一重重的加重，庶政一天天的敗壞，社會一天一天的混亂，司法一天一天的黑暗，馬路一天一天的髒亂，噪音一天一天的震耳，空氣一天一天的污染，公害一天一天的毒化，稅務員一妻三妾浮華起來，老百姓一年數稅，錢包被搜空，經濟犯罪與稅吏貪污齊飛，壟斷經濟與專制政治共舞，黃葉秋風，殘花敗落，現在地上的統治階級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確實已走到盡頭，無寶可要無枝可依了。所以他們只想一有機會就搬運而逃，根本想不到其他！一切正當的思想、政策、辦法對他們來說，都是多餘的！搬運主義就是他們最高的真理，財金政策就是替他們搬運的財神，此外就再也不想別的了。

因此，必須要以「民主福利國家」的形象，來代替目前「專制壟斷國家」

的惡劣形象。具體的實現方法，除了上面提到的四大原則之外，主要的手段是要徹底改變現在的只知搜刮搬運的財政政策，以「民主的福利財政」來代替「壟斷的功能財政」，以道德的財政來代替缺德的財政。所以，八十年代的緊急問題，不僅僅是「制衡」的問題，反而是「替代」(Substitution)的問題！可以說是第二次政經稅替代的年代。這就需要細密冷靜的設計，更需要熱性澎湃的推動！因為「理性」認識真理，「熱性」實踐真理！只講「理性」而無「熱性」是不行的，叔本華說：「理性？從那裡跑出來的野孩子！」合理的是要靠熱性來實踐才能變為現實的，空談理性訴求是無力的，而且是自困主義。「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要飛揚啊！

□非常感謝您的接受訪問，由於您的深刻的見解，我們相信一九八四年的今天，在經濟上，新的殖民主義正無孔不入地流行著，同時我們也深信，「外資猖狂，以及國內壟斷資本家」，已經使我們的同胞吃盡了苦頭，我們的社會已被剝削殆盡。

與台灣居民的幸福 黨外發展的方向

陳俊琳

夏潮三月號，發表了戴國輝教授的「台灣人意識、台灣民族」及「研究台灣史經驗談」，讀後，覺得非常實在，是黨外雜誌上難得一見的有深度的好文章，也是黨外雜誌對平常這類文章不願探討的突破。這是黨外運動難以展發的一大原因，值得黨外人士深入思考的。我也感覺到，現在大部份黨外人士，仍步著國民黨的媚

外路線，對自己毫無自信，在這一千八百萬人中找地位搞小圈圈，而且把他們這一點小希望又寄托在外國人身上，他們忽略了任何一個國家的領袖或代表，不會為別國着想，有時候他說幾句客氣話，也是為了他自己及他本國人民國家的利益。

以美國總統雷根來說，他不只一次的說：「願意結交中國的新朋友，但不願意放棄台灣的老朋友」，我認為他在講鬼話，他愛的絕不是台灣的老朋友，而是台灣這個不沉的航空母艦，一旦這條不沉的航空母艦失去美國的控制，不相信他對台灣的老朋友還念念不忘。我也沒有污蔑美國領導人的意思，我是根據他過去的記錄，我們如不太健忘的話，應該還記得「非洲剛果的領袖、越



●臺北西門町是台灣居民的部份抽樣，也是台北市民的休閒去處

南吳廷琰兄弟是怎樣死的、阮文紹、巴勒維及現在的賈梅耶。他們都不是受過美國人信誓旦旦的保證過麼？死亡、流放、逃亡。這都是信外國人，不相信自己同胞的下場！

所以我認為搞運動還是靠自己人，只要把眼光放遠、胸懷放寬、訂定遠程目標，像林肯解放黑人的運動，中山先生的推行三民主義的革命、甘地的不合作主義脫離殖民地的運動，我們雖然沒他們那麼偉大，若提出維護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不容任何人用任何手段方法去改變它，或者是維護憲法運動，不容任何人以任何藉口，加入破壞憲法的新條款，或御用大法官作任何歪曲的解釋，都比「人權」「民主」「台灣人自決」來得有號召力，因三民主義或憲法裡都包含了這些。

說穿了，台灣人自決，也就是台灣□□，因為大家怕坐牢不敢公開主張台灣□□，我想如果國民黨能同意公開討論台灣□□這個問題，獨立是站

不住腳的，因為第一台灣缺少資能源，在台灣四面環海，又處世界特別戰略價值的位置，無有資能源是無法生存的，再加上食糧的不足（詳夏潮三月號黃順興先生的「台灣的糧食危機」篇）。但最重要的還是台灣在世界戰略上特別位置，只要世界戰爭一發生，台灣、菲律賓、新加坡這三個島，必為參戰雙方第一優先爭奪的，因為誰能佔領這三個島，就能

保證南亞、中東的能資源順利運入本國，或截斷敵人的補給綫。而在戰後不是殖民，就是託管，絕非台灣居民之福。有人曾舉例新加坡的經濟建設作為台灣□□的模式，那是他僅看見這幾十年，忘記了幾十年以前的事，也沒有向後看幾十年，他沒想到幾十年的建設，可毀於一夜之間。我以為只有中華民族的統一，以十億同胞作後盾，台灣才保有永

遠的幸福，雖說有人爲了自己目前一點利益，不肯承認台灣是中華民族，但事實終歸事實，不是幾個人可以改變的，黨外要團結，要有前途，就必需把握正確的方向，沒有方向的船是不會有人客的！所以建議黨外人士和朋友，分佈目標讓住在這個島上的人共同努力，創造共同幸福！

讀「論台灣話的保存價值」有感

／高克迅

首先讓我自己介紹，我是受日本中小學教育的本省人，小學時代曾因說台語，被老師打了兩記耳光，我做過工、也做過生意，自信有充分的資格代表多數台灣人民說話。

一個現代化的國家如果沒有統一的標準國語，每天的電視、廣播和各地區的人民永遠的各說各話，各地堅持自己的方言，實在是不堪設想的。

洪先生又說台灣文化的根基

，在台灣話，不論是福佬話、客家話，還是山地話若是消滅無跡，台灣文化也就消滅了。

說福佬話的佛教徒唸經，別說釋迦牟尼聽不懂，就是說客家話的台灣人也聽不懂。全球的基督徒做禱告如不用希伯來文，上帝也聽不懂，希伯來文快消失了，基督徒却不會說基督文化快消滅了。

語文跟人一樣有生長、衰老、死亡，在世界範圍裡幾乎

每天都有新字新語產生，也不斷地在淘汰不合時代潮流的語言，這就是爲什麼老公通行，長老反而式微。

洪先生又說，語言是與生活環境習習相關的，沒有自己的語言如何描寫生活？

但是坐過日本與國民黨監牢、偉大的平民作家楊逵先生戰前以日語，戰後以國語描寫台灣人民的生活，洪先生您怎麼說？

一朵壓不扁的 美國玫瑰

■ 韋名

在哈蘭郡人們說，

沒有中立的人；

要不是工會會員，

就是J·H·布萊爾的幫兇。

你站在哪一邊？

你站在哪一邊？

工人啊，你受得了嗎？

告訴我，你真受得了？

你要當下流的工賊；

還是堂堂一個男子漢？

你站在哪一邊？

你站在哪一邊？

美國勞工運動的聖歌

這首被視為美國煤礦工人以至整個美國勞工運動聖歌的「你站在哪一邊？」（Which Side Are You On）問世距今已有半個世紀。意料之中，作者不是什麼著名的作曲家，而只是一個沒有受過多少正規教育、出身煤礦工人家庭，飽受當年美國煤礦工作環境所害的婦女。

現仍在世且精神十足的八十四歲老太弗羅倫絲·里斯（Florence Reece）



● 八四歲的羅倫絲·里斯終生為勞工運動奉獻

在一九三一年把一首基督教浸信會聖詩的調子譜上「你站在哪一邊？」時，她和她丈夫山姆（Sam）以及七個孩子所居的肯塔基州東部大黑山煤礦區，正陷入一場激烈的勞資糾紛中。礦主和當地所屬的哈蘭郡警長約翰·亨利·布萊爾（John Henry Blair）聯手對付不聽話的工人。布萊爾手下幾乎等於是煤礦雇用的警衛。里斯太太的丈夫山姆恰巧是美國礦工會（United Mine Workers）在當地的組織人。

你站在子彈的哪一方？

警方派來五卡車警員，把山姆從家裡揪出來，扔進監牢裡。其後雖然釋放了他，但派出大量警員荷槍實彈，在里斯家四周巡視。山姆看出，如果他走近家裡，肯定會吃子彈，只好躲入山中。

弗羅倫絲與丈夫失去音訊，極其悲憤，遂譜了「你站在哪一邊？」

弗羅倫絲捲入工運，並非僅因為丈夫被迫害，而是自幼的經歷使然。她於一九〇〇年四月十二日生於田納西州夏普斯教堂鎮，在該州義峽鎮煤礦工聚居點長成。結識丈夫里斯時，她年僅十五歲。她母親反對年紀輕輕的女兒嫁給這個礦工。因為

，弗羅倫絲的父親剛於一年前死於礦災。母親對此記憶猶新。可是，同年十二月，這兩位反叛的年輕人跑到隔壁的一州肯塔基去。未成年男女在外州結婚無須父母批准。兩人終如願以償。

黑肺病是礦工的死神

這對工人夫婦婚後共渡了六十四個月，直至山姆於一九七八年死於煤礦工人的職業性肺塵病，即俗稱的黑肺病時，才被迫分手。弗羅倫絲在一九八一年出版的個人詩文集「反潮流」（Against the Current）中，對這段漫長的伴侶生活，終生緬懷，恨不得和山姆再攜手六十四年。

弗羅倫絲為工會講話，十年如一日，足跡遍及食品雜貨店、洗衣店、示威抗議行列。在贏得好萊塢紀錄片金像獎，以一九七四年肯塔基州布魯克賽煤礦工人罷工為題材的「美國哈蘭郡」（Harlan County, U.S.A.）中，銀幕上時年已七十四歲的弗羅倫絲唱她的名曲「你站在哪一邊？」為罷工工人打氣。

淺白的文字和感受，可以

捕捉到鬥爭的概念

弗羅倫絲的歌聲如何，筆者並未有緣欣賞，無以置評。「你站在哪一邊？」並不是什麼偉大的音樂作品，然而，這至少是當時社會與藝術的一項結晶，對社會啓發了促進的作用，為歷史作了見證。今天美國煤礦的工作環境以至工人的心態，和五十年前弗羅倫絲作曲的背景大不相同：工作環境大有改善，收入在正常的經濟狀況下亦顯著改進，顯然黑肺病仍是長期的威脅，而工人的所謂「好鬥性」（Militancy）則「收斂」了很多。工人在罷工時縱然還唱「你站在哪一邊？」不過，也許不會有人再寫這種勞資界綫分明的曲子了。至於弗羅倫絲音樂的意義，或許正如一位普羅歌手和民俗學者蓋·卡拉溫所說，「說明了普通人由於個人的生活經驗，能夠以淺白的文字和感受捕捉到鬥爭的概念」這首工人名曲和弗羅倫絲的歌聲，被阿帕拉契山區的某教育中心收錄在「我們絕不屈服在他們腳下」的專輯唱片中。

八十四歲的弗羅倫絲最近因胃部不適在醫院躺了幾天。出院後對友人說，她精壯如昔。說不定，她又在想什麼鬼主意了。

• 賀兆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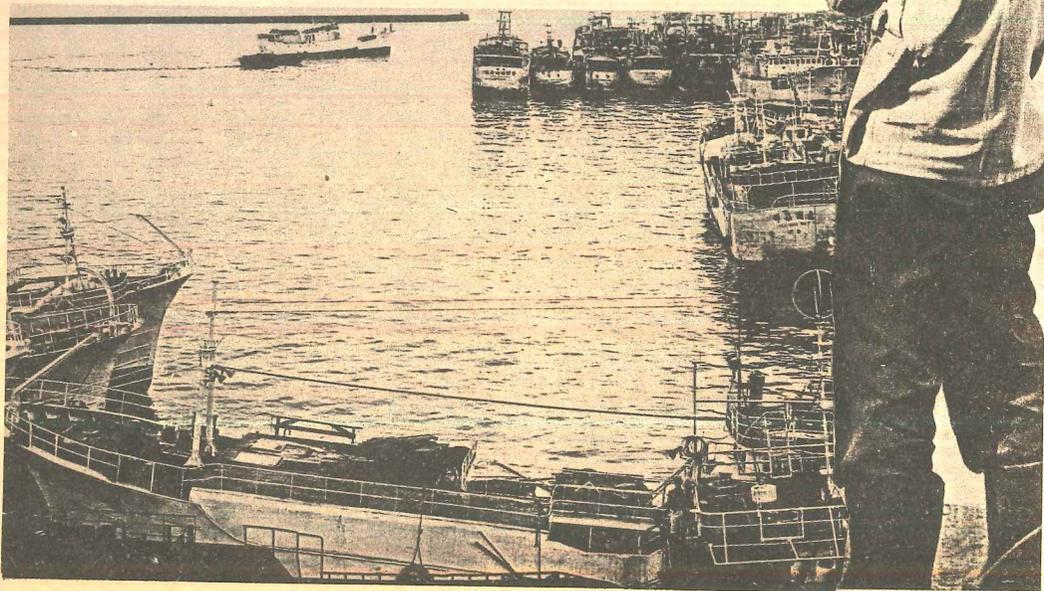


本刊三月號登出「全面支持賀兆雄工運」乙文，頗受各界讀者注目。本文除了繼續報導賀兆雄工運問題，並且揭發台灣漁業之黑色內幕，船員受到非人道的生命威脅。

〈編按〉

洪天璧

臺灣 遠洋漁船的 暗黑地獄



賀兆雄工運，揭發遠洋漁業中官商勾串的重重黑幕。

存在於目前殖民幫傭式與仿冒式的經濟實體下，台灣經濟一面外受跨國公司的剝削，一面向內榨取即將乾癟的勞工剩餘價值。在此一情境中，遠洋漁業的現況，最足以說明這一切。

海洋資源的開發，屬於尖端科技的一環，然而台灣的遠洋漁業，不僅未能投資於尖端科技如日本有關人工湧升流、捕魚自動化等的研究運用，反而受制於日本大商社，轉而剝削船員，陷入勞力密集最惡劣狀態的爛泥沼。

高雄市的遠洋漁船船員賀兆雄，為此挺身而出，籌組工會，四年於茲，受盡一些船主與有關方面百般阻擾，使原本一向單純而無多大實際作用的人民團體申請案，擴大而為波瀾壯闊的工會運動，引起國內外注目。這大概是船主、國民黨和高雄市政府社會局等參與阻擾者始料未及的後果。

依據當前台灣各類工會的實況，賀兆雄即使組織漁船船員工會成功，功效亦將十分有限，何況工會許多功能與漁會重疊，兩者之間必因相互磨擦，而致事倍功半。

。賀兆雄要是可以控制第一屆理監事會，但到了第二屆，會員大增，相信他很難再掌握多數會員，而須把工會權柄拱手讓出。

船主們不此之圖，而勾串有關單位，橫加阻擾，偏遇賀兆雄堅毅不屈、打死不退，終於掀起一場熱烈的工運，並引發各界對遠洋漁業的內幕，深入加以探討。

如此一來，遠洋漁業的重重黑幕，便昭然於世，賀兆雄籌組工會的泰半目的，實際上已經達成，這恐怕也是出乎船主們的意料之外。

日本商社經營外洋基地，佔有市場，控制行銷，臺灣漁業只是幫傭而已。

遠洋漁業的實際面貌，大抵可分三個層面來加以描繪。第一個層面是國際性的，就是漁業公司嚴重受制於日本商社，而台灣與國際間的漁業合作弊端叢生，導致船員被外國大量扣押，甚至被肆無忌憚的屠殺，捕魚人竟然成爲被捕的對象，人爲刀俎，我爲魚肉。

台灣遠洋漁業爲漁產的大宗，而漁產總值已超過農產總值，可是遠洋漁業界，經濟困難而倒閉者，屢有所聞，主要原因在於小規模家族經營，遇有漁船被外國扣

捕事件，即陷困境。平時則受日本商社控制，漁貨拍賣所得，大半被日本商社從中剝削，予取予求，業者似永無逃離此一魔掌的機會。

遠洋漁業的船主，在漁船每個航次出海前，必須透過外商銀行向日本商社借貸有關設備、油料、整修、船員借支等等費用，將來漁船在外洋基地停靠，如三托、三毛亞、大溪等地，進行卸貨、過磅、交易、加油、整修、添購伙食，事先也須向日本商社簽約合作，才能營運作業，日本商社則抽取固定的酬勞，約佔成本的大半。可以說，台灣的遠洋漁業，只是在爲日本商社幫傭，日本人經營外洋基地，興建碼頭，佔有市場，控制國際行銷管道，台灣漁業的命脈完全操縱在他們的手上。漁船從高雄港或東港出海，除了日本人無形的魔掌，招住了船員們的血汗所得外，擺在前途的命運，更是巔簸難卜。

台灣漁船被焚，漁民被殘殺，無數的人船屍骨漂流海上。

所謂漁船被扣押，船員遭屠殺情事，是從五十七年七月二十日，東港漁船連春財號被菲律賓扣押開始，隨後各國紛紛宣布二百哩經濟海域，台灣漁船大量遭難，



民國七十年七月廿八日，小琉球漁戶陳查一家四個兒子(如圖)，遭菲律賓三一九號魚雷快艇擄獲，進而殺害滅口，但有關單位一直不聞不問，只領到漁會撫卹金每人新台幣一千五百元。



陳國進



陳東居



陳坤合



陳滿祥

幾無噍類。

據陳冠學先生統計，自五十七年七月至七十一年一月的十二年半間，被扣漁船殆在千艘以上，漁民被押當超出三千人，而漁船被焚毀，漁民被殘殺，當有數十艘、數十人。

漁船只要被菲律賓、印尼軍艦扣捕，船員生不如死，而且要是扣捕不成，即開炮轟擊，人船屍骨無存，例如小琉球建和志號漁船，於七十年八月，被菲律賓海軍擊碎，五名船員葬身海底。今年二月小琉球海成號五名船員遭扣返國，他們表示，在被菲律賓海軍洗劫後，必須花費一百餘

萬贖金才得回國，但非國軍方變本加厲，索賠當初開炮捕船所花的軍火費。回顧不平等條約下的百年國恥，亦無甚於此。

菲律賓和印尼等國，都在台灣漁船必經的水道上，架設雷達於小島山頭，搜索台灣漁船，這兩國如此大張旗鼓，主要是有暴利可圖，因此規定兵士如捉到台灣漁船，則發給獎金，並放榮譽假。

漁船落入這兩國手中，船員必須集中在甲板上列隊受檢，稍有反抗動作，則遭開槍射殺，如吉盛一號的王保生和新慶旺號的李杞璜等。輕微的則用槍托重擊，尤其以船長和大副為然。

靠了岸，困軍便接管。船上所有設備，漁獲所得洗劫一空，船員上岸身上所有也搜劫無遺，而且免不了又會遭毒打、污辱，用香烟燙爛嘴唇、罰牢役、做苦工等，受到慘無人道的私刑。

所謂入侵領海的官司拖個一年半載，船員關在集中營式的水牢內，下半身腫爛。且在酷熱的天氣下，又要受瘡蚊不停叮咬。吃的是含有老鼠屎、石粒、米糠的臭餿飯，必須捏着鼻子倒，飯中雜配着難以下嚥的野菜。他們既被折磨的成人形，又要到山間做苦工，榨取最後的勞力。

台灣人命如螻蟻，政府袖手旁觀，漁民只好向土地公神像撲拜祈禱。

非印等國設有重重關卡，凡是台灣漁民家屬託人前往營救被扣船員，則層層盤剝，敲取重利，某些受託的華僑更落井下石，藉機設局詐騙勒索，直接找上台灣船公司騙取活動費，充當司法黃牛，等到錢到手了，却逃之夭夭，毫無下文。

船員曾向政府建設，應武裝漁船，返航時在港口繳還武器，但政府不肯。至於所謂派艦護漁，只是虛應故事，與漁民合照一番而已，遇我漁船被人追殺，竟袖手旁觀，不加保護。

枋寮的船員張來順接受訪問時表示，他有兩次被印尼軍艦追殺的經驗，某次在先鋒十一號船上，看到印尼船，立刻丟去已撒下的拖網，倉惶逃命。當時是在夜晚，船上漁火全熄，全船船員跪在甲板上，向預先帶去的土地公神像撲拜祈禱，船長和大副全身發抖，因為萬一被捉，他們要負逃亡之責。

張來順說，他的好友陳光雄，前次逃過一劫，前年隨永新卅一號船被印尼扣押近二年，最近寫血書回國求援，說明他們十餘名被扣船員已在死亡邊緣。另一友人阿美族的李定光，罹患船員職業病，客死西班牙拉斯港，他曾上岸去獻花致祭，至今船主分文未賠，算是白死了。第三位好友羅振枝，上船數趟，竟倒欠船公司七、八萬元，不知如何是好，只得繼續上船做奴工償債，但越欠越多，投訴無門。

張來順又說，十幾年來，他上船十餘趟，每趟回來，都好像檢回一條小命，尤其來回經過印尼把守的「地獄海」，和靠菲律賓當關的「鬼門關」，人人無不下跪向神像訴求平安渡過，全船無不發抖戰慄。一旦被發現，即全力逃命，惶惶如喪家之犬，恐怖已極。台灣人命如螻蟻，任人宰割，他發誓已不再上遠洋漁船賭命。



● 船員們帶著家人的祝福出海，他們必須渡過菲律賓的地獄海，印尼的鬼門關

「拉番上船」是一般船主的口頭禪，這種拉夫行為，也是現代「奴隸船」的活版。

以上是第一層面的現象，接着是有關政府對待船員的政策及船主的剝削作風，屬於國內問題。

在船主方面，每視招募船員為拉伕行為，因為遠洋船員已成爲陸上「棄民」的最後收容所，凡是在台灣陸地不能生存的人，才會被迫「下海」，難怪八成以上的人

船員是山地各族的土著，「捉番上船」便是一般船主的口頭禪。

除漁船幹部外，幾乎清一色是山地人，例如一千噸漁船，大約二十名幹部爲平地人，其餘七十人則是山地人，船員中偶而點綴一兩名平地人，也屬列管的凶頑份子，或是拉伕而來的老人、小孩。

漁船出海前，必須打通報關、稽查、海上稽查、聯檢處、安全組、漁會等關卡，所花費用，船主一律轉嫁給船員，成爲漁船出海的成本之一。

船員可向船主借支二、三萬不等，每月並由船主支付八千元至九千元的安家費給予陸上家屬，但政府規定的安家費應爲每月一萬二千元，差額則擅由船主扣押，返航後亦少有退還，此類「押金」爲違法行爲。

船用油料佔成本的半數以上，油料與漁具的採購，船主往往以少報多，費用也由船員作爲成本分攤，而漁具中多以前一航次舊貨充當新品記帳。

遠洋漁業採分紅制，漁獲所得除一大部份爲日本商社抽取，其餘再予二分，其中七成給船主，三成給船員，船員中船長又佔三成中的一半，幹部佔三、四成，人數衆多的船員每人只分得七、八釐。

督過磅，船長代表船主，每每以多報少，日本商社和本國漁會人員在過磅時，則串同舞弊，賺取回扣。

船主一手包辦帳目會計，一般都會造出四種帳冊，作為給予稅捐、股東、船員和自用之用，四種帳目數字不一，以逃漏稅捐，侵吞船員福利，製造船員倒欠公司債務，逼使船員長期為奴，使遠洋漁船普遍成為「奴隸船」。

船家圖利，船員賣身給一張「解僱證明書」。

政府規定遠洋船員伙食費每人每天一五〇元，如船員二十名，出海二年半，那麼應花費伙食費二百七十萬元，但實際上可能只花費一百二十萬元左右，不到半額。船員短期過後，無菜無罐頭食品可吃，長期間只能吃所捕之魚，情緒難免惡劣。政府又規定船主在漁獲所得提取百分之十為管理費，但船主提取額高達百分之三十為己用，剝削船員利益。

漁貨分為三級而價格有所差別，船主常把最差的第三級貨數量報多，第一級貨數量報少，使表面上的漁獲所得大量減少，謀取不義之財。



●登岸後，船員自己還得曬曬漁網

船主手中握有事關船員人身自由的「解僱證明書」，每次返航，船員個人的解僱證明書上，如被船主證明欠資，須倒賠公司的錢，則船員無權追究原因，必須繼續在該公司上船出海償債，否則即遭通緝，也不准上別家公司的船。

船員的身份証、退伍証、船員証和私章，都須存放在船主處，由報關行保管，任船主隨意使用，製造各種報表和文件。

船員勞保最高金額為第八等級，死亡給付僅六萬九千三百元，且常須等到三年失蹤公告期滿，才得領取。漁民平安保險也是如此，但仍未強制投保，船主年保十至三十萬元，死亡給付為十二萬元。去年艾倫颱風來襲，船員死亡五十二人，許多船隻和船員即未投保。

一般船主在漁民被打殺之時，常領取保險費的死亡給付據為己有，理由是船員自行違規進入他國領海，不付任何賠償費。拿了死人錢之後，接着宣布倒閉，讓苦主欲訴無門。高雄市過去曾發生死難船員家屬抬棺向公司抗議，及家屬十來人到市府大門口下跪陳情的勞資糾紛事件。

船員叫天不應，叫地不靈，奈何命薄如斯。

船員既已出了海，安全並未獲得保障，工作環境又極端惡劣，形成海難頻傳、船員酗酒、聚賭、毆鬥、凶殺、失蹤的情事，更有船員帶妓上船過夜，或在待遇較好國家藉酒鬧事，甘願坐牢，可獲比本國更好的享受，吃得白白胖胖。

台灣船隻老舊，空間狹窄，臥室侷促髒亂，類似日本漁船的浴室，廁所、撞球間全無，船員方便時，必須上甲板，一手解褲，一手抓欄杆，遇到大風浪，即須忍耐三五天，否則常失足落海，永做波臣。夜晚船員出恭，如因日間鬥毆，常會背後受襲，被推入海，死無葬身之地。船長返航只報失蹤交差。

船上蚊蚋叢生，老鼠橫行，伙食均為魚類，食難下嚥，睡也不安穩，工作常又



●山胞婦女在岸邊守望著水手歸來

因追蹤流網，致三、四天不眠不休，痛苦燥悶，無止無休。船上幹部每又頤指氣使，要求超額工作量，釀成糾紛。

紐西蘭和澳洲不忍見此，又爲了防止台灣漁船糞便污染該國港口，竟代替我政府規定，凡是台灣漁船沒有設置浴室、廁所及活動空間者，不准進入該國港口停泊。

在安全方面，近百艘正在外洋作業的漁船，未設報務員，違法出港。漁船在茫茫大海中，沒有報務員，猶如失明者，碰上緊急事件，叫天不應，叫地不靈，船員生命飽受威脅。

由於遠洋漁船航程極長，每趟出海須二至三年，船上難免發生意外災害，醫療

用品爲必備之物，但船主爲省小錢，竟不願購置，或者準備不全，聊具一格而已。

救生設備爲海上逃生工具，爲漁船所不可少，政府定期舉辦安全訓練，並嚴加規定，但船主我行我素，有向友船借救生設備受檢者，檢查通過即行歸還，安全設備付之闕如。去年南非軍方救助我遇難漁船時，發現此一事實，認係不可思議的天下怪事。

除了上述二種國內外情況外，漁船返航後，常在漁港附近發生「霸王魚」事件，是爲第三層面的問題。

黑道勢力、漁會、治安單位聯合剝削船員的微薄外快。

船員在休息時間，可自行釣魚，預備返國時出售賺些外快，此爲船主允許之事。但船員返國進港前後，常被有組織的黑社會力量，以武力強購或強搶，最多以半價購得，這些黑道勢力，與漁會、治安單位均有往來，船員可憐的微薄外快，也難以賺到。目前黑道力量已强大到擁有快艇，在港口攔截漁船，強購霸王魚的地步。

討海人的命運就是如此，而討海人中，最無保障的遠洋漁業，便成爲棄民、賤民、罪犯、老人、小孩等人的逋逃藪，其中尤以山地人最多，是則山地土著，男爲船員，女爲娼妓，奈何命薄如斯，生命無異已成不堪負荷的贖罪體。

目前韓國漁業已經制度化，船員係有專科以上的專業訓練，且須經實習考試及格，領有執照，才能上船。船員待遇，一如商船海員，漁獲量佔世界第八位。此外印尼第九位，菲律賓第十五位，台灣爲二十一位。由此可見，台灣漁業發展墮乎其後，政府官員猶自我陶醉，自稱爲漁業先進國家，竟不知同一級配備的漁船捕獲量

洋學院的實習船申請，即稱「打魚的何必唸大學！」。而政府主管漁業行政的最高單位，竟然是完全外行的經濟部農業局。

賀兆雄籌組工會，為船員請命

賀兆雄在這種情況下，登高一呼，欲籌組船員工會，為船員請命。然而船主就因為開黑店，怕船員掀底牌，故而百般鑽營，橫加阻擾，不料却造成多年來未有的工會運動。

遠洋漁船船員終年在海外與大海奮鬥，留在陸上待命的，少之又少，此為賀兆雄的致命傷，使他無法在同一時間糾集百名以上的船員，從事籌備工作，何況船員的解僱證明書、船員証、身份証和私章，平常即被扣留在報關行，船主只要威逼利誘，船員焉得不就範？

賀兆雄在如此不利的條件下，仍然做得有聲有色，得以突破重重關卡，並運用各種機會和矛盾，在第三年迫使有關方面讓步，准許他籌組工會，實屬難能可貴。

不久前賀兆雄計劃上陽明山向正在開會的國民大會陳情，有關方面大為緊張，一天二十四小時，派人跟踪他，並出面協

目前船員工會一度陷於膠着狀態，賀兆雄在三月一日以前，呈報六十三名會員名冊，向市府社會局申請於該日籌開成立大會，但社會局以事後有九十七名漁會甲類會員，包括報關員、船長、養殖戶等聯名陳情為由，拒絕賀兆雄的申請。

漁會某高級幹部唆使報關人員，排擠賀兆雄。

這九十七人並非出於自願，而是漁會某高級幹部唆使報關人員運用保存的船員私章，逕行造冊陳情，船主企圖藉這批人加入工會，控制未來的理、監事選舉，以排除賀兆雄的勢力。

目前陸續申請入會的人員已近六、七百人。

內政部最近答覆社會局請示，指船長為船主的代理人，依法不得加入船員工會，等於打了社會局一記耳光。接着省社會處亦行文答覆一名船員的質問，說明籌組工會，應依籌備委員在報刊上公開徵求會員的期限，作為截止日期，凡是這段期間申請入會而經審查合格者，才有資格出席成立大會，選舉理監事。過後申請入會者，雖可出席成立大會，但無選舉與被選舉

省社會處的一紙公文，無異是賀兆雄的救星，光榮勝利的希望。

省社會處這紙公文，無異是賀兆雄的救星，他已轉請內政部釋示，如內政部無其他意見，則賀兆雄仍有光榮勝利的希望。

此外，賀兆雄也於三月中旬向市政府提出訴願，抗議社會局濫用行政裁量權，藉故刁難工會的成立，請高雄市政府訴願委員會主持公道，並表明不妥協的立場。

基隆市某船員，受到賀兆雄的影響，最近南下向他請教，也準備在當地發起籌組船員工會。社會局長白秀雄，原是一名具有遠見的學者，但礙於各種壓力，常多面不討好，他要信任部屬對於工會的決定，又要承受輿論的制衡，且經常挨市黨部的罵，又受賀兆雄四年間從不間斷的糾纏，內心之苦，不言而喻。日前他已答應賀兆雄照其原申請案辦理，准予籌組工會，但須在一年半改選理監事，賀兆雄也已同意，本案可望塵埃落定。

在白秀雄的內心之中，對於受盡層層盤剝，生命危如累卵，過着非人生活的遠洋漁船船員，也常發生由衷的悲嘆吧！□

呂：我在「台灣與世界」第四期所整理的有關論爭的文摘中，記不清楚是那篇文章了，好像讀到關於「台灣意識」的一個簡單的定義——「台灣意識」就是「愛」台灣，就是認同於台灣，與「關心」台灣是絕然不同的。只有「愛」台灣的人，才有資格決定台灣的前途命運，我覺得這種說法頗有說服力的。

葉：這個觀點陳永興醫師在七月的美東夏令營演講中，解釋的很清楚，他說：愛台灣就是你要與她共生死，台灣再怎麼不可愛，你都要愛她。

● 琉球獨立運動的啓示

戴：這個論點表面上好像很有說服力，因為完全是以感性做基礎，好像談戀愛一樣，不必談理智的問題，做爲一種文學題材或創作的動力是很感人。但是在國際關係、現實政治、歷史發展的浪潮中的「台灣問題」恐怕需要冷靜下來，甚至冷酷地來對待。我們可以來參考琉球的獨立運動，琉球在歷史上曾經有過琉球王朝，在近代以前也會在明清兩朝和日本的幕府、明治維新之間保持微妙的半獨立狀況。這個在「近代國家」萌芽的前階段曾存在過國家體制的琉球，其獨立運動却始終很難且根本沒有過發展。琉球目前仍有獨立運動，但它的主流已退讓到要求自治的聯邦制，我認為一位在美國任教的琉球人教授，他主張琉球民族是構成日本民族的一部份，是沒有民族矛盾的。（過去的日本民族只指大和民族，甚至「愛奴族」也被排開，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的是日本共產黨也到最近才承認「愛奴族」是少數民族，日本人的看法是

另由特殊性，而與日本的四個島的主要居民勢力——大和民族，構成日本民族聯邦政府，保持日本的多元性……

陳：琉球人在種族上是不是和大和民族不一樣呢？

戴：種族上應該是不很一樣的，外型上就可以看出差異。但是，過去因爲「反基地鬭爭」，日本當局一直否定這種差異。這是因爲美國爲了維持在琉球的軍事基地，以對抗蘇聯和過去的中共，曾有意促使琉球特殊化而獨立於日本之外，而日後隨著美日關係的更進一步的結盟，美國終究是讓琉球回歸到日本，重新稱呼明治維新後改稱的「沖繩」。同時還繼續保持美軍在琉球的軍事基地。據我的了解，琉球獨立運動雖也有依靠美國力量的，但是有獨立思考的人是主張有民族矛盾、要求民族獨立的。但如今他們已修正到要求參與到日本民族的聯邦制。所以，在複雜的國際政治關係中，琉球獨立論雖有較台灣獨立論優越的歷史背景與國際條件，仍無法主張「民族意識」、「民族自決」。而今日以「台灣民族意識」爲基礎的台灣獨立運動（民族獨立的真正基礎應在種族差異的高山族，却被我們的台灣民族主義者一筆勾消了）不僅其民族意識的形成需要很長的發展時間，另一個問題是台灣海峽太近了，大陸十億人口所造成的有形無形的壓力能否阻擋得住？所以我認爲日本聯邦制的提法比較進步的。就像明治維新以大和民族爲核心形成日本民族，近代民族國家都是以優勢民族爲中心形成的，但在它的具體過程裏往往犧牲了少數民族的權益，這點却是很需要修正的。我認爲所謂「日本民族」應該包括大和民族，以及愛奴民族、琉球民族等等少數民族，由這幾個民族來構成高一個層次的日本民族，然後成爲統一的聯邦體制國家，賦予少數民族相對的自治權，這一種提法才是進步而合情理的。

近代民族國家都是以優勢民族爲中心形成的，但在它的具體過程裏，往往犧牲了少數民族的權益，這却是很需要

●新加坡政府常常向民衆廣播，提醒「我們已是新加坡人了，雖然我們華族的歷史、文化是來自中國大陸」。



●新加坡都感受到十億人的壓力

呂：關於如何承受來自大陸的各種有形無形的壓力的問題，即使以新加坡的地位都還感到吃不消，新加坡政府採取了很多措施，包括壓制華文，現在連政府、商號的公文都改用英文了。上回在美國的聶華苓、鄭愁予等幾位中國作家和大陸的艾青、蕭軍等到新加坡參加一個文學會議，新加坡政府就花了很大力氣把他們從新加坡民衆隔離……

陳：是防範得很厲害。中國作家受到監視，據說他們在旅館中，若是華人打進來的電話，特務替他們接聽都說「不在」！怕他們與當地作家接觸，激起文化上的共同感情。

呂：甚至謠傳主持會議邀請中國作家的文化部官員，都可能要被逼下台。

戴：對，對。南洋大學被新加坡大學吞併，也是同樣的因素。李光耀在都市計劃也針對了這個問題大下其功力的。過去都是福建或廣東那一個縣來的就各自構成一條街，這是自然形成的。都市重新規劃以後，改建大廈公寓，不但把華人過去的幫派打破，還把馬來人和華人通通混在一起了。李光耀爲了促成培養「新加坡國民意識」是從都市計劃、國民住宅、物質生活上各方面着手的。但是，還是很困難，每次大陸有乒乓球隊去，當局怕老百姓向中國隊認同鼓掌，要先廣播提醒「我們已是新加坡人了，雖然我們華族的歷史文化是來自大陸」。

回到台灣的問題，儘管有些人爲了他們在政治上的需要，而高喊「台灣民族意識」，實際生活中却有一種復古的趨向，譬如婚禮、拜拜的儀式，吃、住尤其是家具一類的樣式很多是採用古中國的傳統。所以，中產階級知識份子所辦的黨外雜誌，雖然要

這麼提倡，一般老百姓能認同多少，我倒是很懷疑的。反國民黨

導出「凡外省人皆爲台灣當權者」這個結論的。

自情緒，發現他的不滿，不認與「反華」畫成等號才對。但一些人却把它混淆不清。

陳：在台灣的實際上的文化生活，有兩個方面：台灣中產階級的生活文化，隨著台灣資本主義商品文化的發展而日趨國際化，物質生活「現代化」的同時，台灣傳統的、特殊性的生活文化也在消失中。但台灣都市中產階級以外的一般老百姓，例如城市貧民、工業城鎮的工人、偏遠農村農民的文化生活中，却還緊緊地保留著台灣傳統的民俗、宗教祭拜、戲曲、民間藝術等等，而這些文化却保留著十分強大的中國性格。然而，主張「台灣民族論」的人，強調台灣的「特殊性」，却不深究他們所強調為「特殊」的「台灣文化」。例如布袋戲、歌仔戲的內容，例如台詞上的「上京赴考」的「京」不可能是台南府城，也不正視台灣在被強迫的國際分工中，城市消費文化日趨國際化而喪失民族認同的消費文化生活。

自己先有個信念，再為它找「知識」或「理論」的根據，不只是一般理論家的毛病，尤其是一些庸俗化的「左」的理論家容易犯的毛病，台灣民族論就是一個例子。

● 切膚的壓迫具體存在於生活中

在台灣的生動的生活中，三十年來的社會發展，清楚地呈現了這事實，所謂外省人和本省人，只依著一般社會學的規律，組織到社會的階級中。賀兆雄的工會中，有本省人和外省人，他們之間是團結的。屬於 JOHN CHEN 的扶輪社那個階級中，有外省人、本省人和山地人，而且是友好、平等、團結的。即使只是形式邏輯，都可以知道凡台灣當權者皆外省人這個事實，是不能引

這台灣民族論，依然有它的物質土壤。那就是北美的郊區中產以上台美族的生活。

認識的。日本時代的台灣，台灣小孩和日本小孩，從小學就開始打架，直打到中學去。教育的差別、經濟活動的差別、人格的差別，每天每刻，存在於具體生活中。你可以用別的提法來指控台灣社會與政治的不公平，但不是「殖民論」。是統治民族，就不容許他在貧民窟住，不容許他睡車站公園，不許他開計程車時候二等國民。是被統治民族，就決不許他學習法政，不許他開像台塑那麼大的企業，不許他與一等國民同上一個學校……。

和台灣現實生活這麼脫節的東西，如果直拿它來當作「革命理論」，非遭到悲慘結果不可。我來美國後，有這樣的感受。台灣民族論，在台灣，是搞不起來的，因為「中國人民族對台灣人民族施行殖民統治」在台灣生活中並不是事實。但這台灣民族論，依然有它的物質土壤。那就是北美的郊區中產以上台美族的生活。台灣民族論，現實上是北美中產階級台裔美國公民的意識型態。以他們傲慢地「指揮」島內黨外運動的神態看，益徵其信而不虛。楊達老先生說得好，他是來北美之後才看見「台灣民族」的。

其次，應該談一談「一千八百萬人」論。這和「台灣民族」論有深切關係。最近我讀了某一個王茂盛寫的文章，很受其中一部份提法的啓發。

一千八百萬人，其實是個空虛的數字，沒有實質的社會學意義。扣除十四歲以下以及衰老的非生產性的人口等，台灣實際的經濟活動人口只有八百多萬。八百多萬中依農、工、商、服務四個行業中各自「僱主、自僱者、無償工、有償工」這四個類別去分析，有償工佔四百一十九點七萬人，僱主佔廿五萬人，自僱者

佔一百一十七萬，無償工佔七十二點一萬人。做爲台灣資產階級意識型態，即概括地屬於僱主、自僱者階級的意識型態的「左」的和右的台灣民族論，又怎能代表佔著絕大多數的有償工人口的利益呢？

形形色色的台灣民族論，這些年來不斷向我們和他們的外國朋友呼喚「一千八百萬人」如何如何，夜深人靜，也應該自覺到它空虛而虛構的一面吧？

●台灣一直無法產生真正獨立自主的資產階級，他們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與政權結合的官僚壟斷資本，另一條是與外國資本結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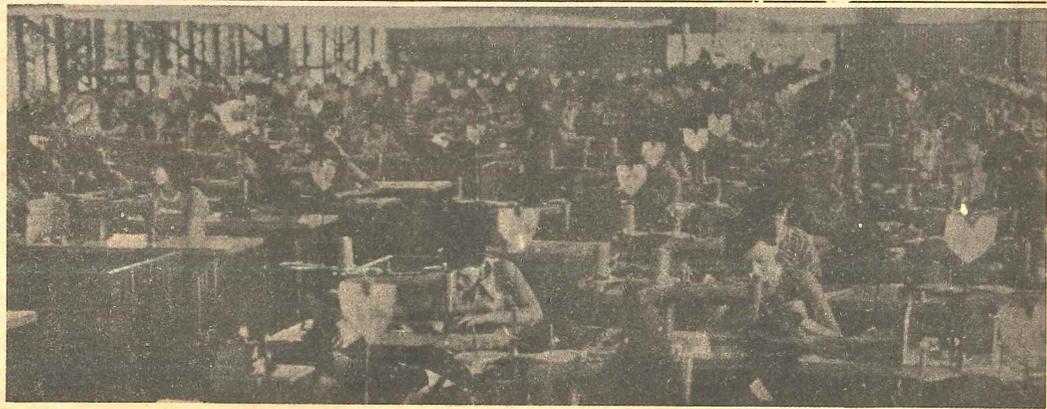


● 自主的台灣資產階級難於產生

戴：我所讀到的主張「台灣結」的論述，好像都對台灣的經濟很有成就感。你可不可以談談對台灣經濟前景的看法？

陳：經濟是很深刻的問題，我恐怕沒有能力可以發言，我只能從一個生活在台灣的人的感想和體會，提供給大家參考。我個人認爲台灣獨立運動的最大弱點，在於台灣一直無法產生真正獨立自主的資產階級。怎麼講呢？歷史上西方資產階級民族國家的形成

，有一個特徵，就是都有獨立性強的、有創意的、有尊嚴的，不依賴任何其他力量的資產階級。在微妙的國際政治和國際經濟下，在六〇年代發生的台灣的資產階級的成長，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與政權結合，而帶著附屬的官僚的一種資本主義經濟的性格，比如像大家都知道的大同公司的林挺生，也就是說必須依賴政治上的權利，維持其資本積聚和榨取。這原因是，台灣的資產階級在現有政治權力結構中，沒有自己的代表，所以使自己的資本「官僚化」，以保護和發展他的產業。走上這條路的台灣資產階級就帶著很濃厚的官僚壟斷資本的性格，自然因著資本的屬性要致力於維持現秩序



● 台灣的中小企業就如同陰溝裏的泡沫，看起來是存在的，但個別地是不斷地生生滅滅的過程。

深厚的買辦性格，又因資本屬性而帶著強烈的依賴的，帝國主義和買辦性格。這是台灣經濟一個很重要的特點。

此外還有官僚資本和帝國主義資本結合的，這是另一個特點。因而，台灣的中小企業就如同陰溝裏的泡沫，看起來是存在的，但個別地是不斷地發生滅滅的過程，只有少數與官僚資本或帝國主義資本結合的，才發展成上述那兩種情況。再加上台灣這十幾年來爲了加工出口貿易，承接了其他先進國家丟棄的生產技術，即台灣在大國所規定的國際分工、國際生產綫上的定位，規定了台灣整體經濟的依賴性格更不在話下。台灣資產階級非獨立的、依賴的性格，規定了台灣分離運動的依賴和不徹底的性格。但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有許多人致富了，一種是正在賺的，他們關心的多半是如何改善營業成長的問題，很少會關心現實政治的。還有一種是已經賺了錢的，則他們關心的就是如何保值、如何保護其財富的問題，於是馬上就碰上台灣的未來地位的問題，因而引發了非常深沉的不安全感，大家爭先恐後的往外跑。

戴：都忙著爲了成台美族而奔命。

陳：我片面的考查，以資產階級爲中堅的台灣民主運動與台獨運動其階級本身就帶著這麼致命的弱點，完全沒有爲了保護其階級前途而奮鬥的信念與堅定性格。

戴：所以，問題倒不在中共會不會過海來。像這幾年來那麼多的經濟犯罪就是一種現況的反映。……企業家們大失其信心。但另一些人却自誇台灣經濟的成就，他們真有信心，認爲台灣的經濟發展能夠持續嗎？我真有一點懷疑？

陳：這些因素影響了台灣經濟的缺乏長期發展計劃，而這長期性計劃，正是大資本企業最重要的一環。因爲生產與擴大再生產是

台灣資產階級非獨立的、依賴的性格，規定了台灣分離運動的依賴和不徹底的性格。但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有許多人致富

的措施。態，嚴重影響著台灣的經濟發展的本質，永遠是一種投機的、暫時

戴：除了中產階級外，那些沒有代表代爲表明立場的沉默的大多數人，他們的情況又是如何呢？能夠代爲推測、分析一下嗎？

●殖民統治的表象、假象與真相

陳：我說的也可能只是片面的觀察。我們就以台獨「左」翼「民族壓迫」的理論來談吧。方才說，一種「民族壓迫」並不需要很高深理論去認識的，比如您們小時候，台灣人和日本人從小就開始打架，從小學打到中學，甚至到大學，然後有很多人就去搞抵抗運動，這個原因很簡單，因爲日本人既是異民族又是政治、經濟生活上的統治階級，這兩個條件相疊合時才構成「民族壓迫」這也是他們的「理論」。台灣的情形，隨著這卅年的社會發展，其社會矛盾本質只是更加真實化、具體化。怎麼講呢？過去因爲前近代的中國與殖民地資本主義化的台灣長久隔離而產生的那種震驚與痛苦，很簡單化、很尖銳地歸結到表面的省籍問題。然而卅年的共同生活中，不斷地因著社會發展的規律，使得台灣的大陸人和本省人非常社會學地編制到台灣社會的各種階級裏，這才是台灣社會的事實。而這種階級編成，就表現在階級的生活、文化的生活和通婚的關係上。爲什麼在吳濁流、鍾肇政的小說中一個日本女性要嫁給本省人總是不可能的呢？因爲弱勢民族、被統治階級的男性是不容許擁有一個優勢民族、統治民族的女性的。而我們都很清楚，今日台灣的眞象漸漸不是如此。前面提到的海員工會以及扶輪社成員就是一個例子。

戴：「台灣民族論」者努力把省籍矛盾擴大成爲民族矛盾，是



●認識「民族壓迫」並不需要高深理論，它具體表現在生活的各個層面。

相當牽強附會的。殖民地與非殖民地的分別，第一可在教育上看出問題來。日據時代的台灣人（斯時叫做本島人）要受中、高等教育談何容易，國民政府在台灣並不會採取隔離的教育措施，本省人與外省人都通過聯考入學，在教育層面上，只有階級的差異而無省籍的歧視。此外，「台灣民族論」者還嘗試把日本人對台灣的殖民統治形態繼續延伸下來，解釋國民黨對台灣的統治，以此，「台灣民族」再度以被殖民者、被壓迫者自居，唱著「苦難的台灣人」的哭調仔自怨自艾，不僅自我憐憫又要別人的同情，實在是非常不求上進而墮落的一種姿勢。依我觀察，台獨運動之始終不能展開，乃是這種卑屈感，喪失自我尊嚴，（喊空頭口號，自鳴得意，相互標榜不算為真正的自我尊嚴感的表現）心理情結之累。

●「幸福意識」瀰漫於台灣

陳：然而台灣型大眾消費社會的自然發展和形成，使得今天的一般台灣人毫無「苦難意識」，有的只是「幸福意識」，是一種對「幸福」（所謂「幸福」乃是物質消費生活的改進帶來的部份滿足感）的不斷追求的意識，姑不論這種「幸福」是真實的或是假象，今日的台灣人是斷然沒有「苦難意識」的，更沒有日據時代那種悲壯的、莊嚴的民族意識。所以，當我讀到戴先生提出「自主的」台灣人意識（參考戴氏日文著作「台灣與台灣人」），很受感動。

呂：剛才的討論釐清了台灣並不存在著兩個互相矛盾的民族，但若是相對於大陸，台灣島上的人是否有民族的差異或特殊性的真象？

戴：那主要是省籍矛盾，是地域性本位主義相互磨擦的問題，而

非民族矛盾。因為中國地方大，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本來就具有的地方特性會造成矛盾或衝突，這個問題是可以由時間來沖淡的。日本過去也是如此，在明治維新時代還是有內戰的，後來因為國家政治制度的近代化，才慢慢地把這個問題克服下來，就是在太平洋戰爭時期，陸軍與海軍還保有以某縣人為優越的傳統。



●大眾消費社會的自然發展，使得今天的一般臺灣人毫無「苦難意識」，有的只是「幸福意識」。

其他日本人要進入官仕之途，就通過考取東大法學院一條路，東大法學院畢業並經高考合格後就可以進入政府財經部門任職，至於以後能不能升高官，是要依靠自己的能力和政治裙帶關係，比如與某某國會議員或局長，高官之女結婚，這是日本資本主義發達成熟後的議會民主政治的一種規律。由這個觀點來看，台灣的資本主義發展是尚未成熟的，台灣的資產階級不僅在政治上少有代表人且沒有權力、沒有相對的發言權，甚至國府也沒有容許他們進入政治權力核心結構的正常管道。因而才會有黨外民主運動和台獨運動的產生。

●苦悶的「第二代大陸人」

陳：我還想做幾點補充。第一、在台灣的現實生活中，只有階級的差異而無民族的差異，所謂「中國人」與「台灣人」的矛盾，在現實上是不存在的。台灣的「第二代大陸人」的問題，恰好是這個提法的註腳。這些「第二代大陸人」很苦悶，他們是中下層外省籍公務員和軍人子弟，在台灣的社會中沒有權力關係，還加上有認同上的徬徨。這就反面說明了台灣社會的矛盾性格不在民族問題而是不同階層的差異。第二、一般老百姓在目前這個向中心國家依賴的經濟體制仍可運行的情況下，多半是不會關心政治的，趕快賺錢才是更重要的。「美麗島事件」這麼大的事件發生時，圓環附近的夜市仍有人在喝酒猜拳，絕不像波蘭的工運那麼悲憤，是屬於一種全波蘭人民的運動，或是像孫中山先生時期的國民黨和已覺醒的知識階層的關係，或是延安時期的共產黨與人民的關係。人民把希望寄託在國民黨或是中共，相信只有同盟會、國民黨或中共成功了，他們才得以翻身。所以當國民黨或是中共受到破壞的危急時，人民會保護組織、為黨犧牲。目前的台灣

黨外與群眾還沒有樹立成功這一種關係。而選舉時群眾給予黨外的掌聲，可能緣起同情或自身政治、經濟生活上的不滿與苦悶，不見得有甚麼堅固的認同感，但是黨外却往往將「聽眾」誤解為黨員或堅決的「支持者」。

第三，是黨外天生弱質，沒有自己的文化思想的理論的深度，更缺乏有深度、思想層次的政治家，確實難以成爲一種運動。這當然是跟台灣三十多年來哲學思想社會科學教育的貧困有關係。多年來大家爭相以罵國民黨來贏取選票，同時幾乎所有的反對力量也都以國民黨爲世界的中心，除了空泛地罵國民黨，仰望美國和日本的支持而外，也少有黨外自己的、自主的世界觀。而今，黨外人士對海外更有一份令人難解的自卑感，總是在向海外的台美族博士們鞠躬誇獎，並且期望透過他們影響美國的對台政策，從而改變一黨獨大的台灣政治現狀。由革命的歷史看，這種現象也是異常的。我們都知道無論孫中山的革命也好，蘇聯的革命也好，主要的力量莫不是在國內的，好像從來沒有一個所謂的「革命」是這麼依賴或形勢上接受國外力量的指揮的。

●「台灣人意識」與鄉土文學

葉：當前主張「台灣結」的論述，都以黨外民主運動爲「台灣人意識」在政治層面的象徵，而以鄉土文學運動爲「台灣人意識」表現在文化層面的象徵。你是文學創作者又是當年鄉土文學論戰的重要當事人之一，我特別想了解一下你對這種論點的看法？

陳：鄉土文學的出現是在六〇年代中期以後。若以文學思想史上的意義來說，鄉土文學論戰（一九七七年）其實是現代詩論戰（一九七一年）的延長。鄉土文學論戰時所提出的理論問題，譬如文學的民族風格，文學應該爲大多數人，文學應該描寫現實社會

的生活，文學應該爲社會的改革與進步而服務……等等，這些理念，都在保釣運動初期發生的現代詩論戰時就提出來了。而且鄉土文學的實踐——重要作品的創作，也早在論戰發生以前就開始了，並不是論戰以後有了理論指導才創作的。新文學。

一九四九年之後的台灣，因爲政治造成的歷史斷層，連帶的在文學、思想上也無法跟中國的三、四十年代接上頭，甚至一九四九年以前在大陸發生過的重要知識生活，譬如著名的社會史論戰、社會性質論戰，科學與玄學論戰等等，對在台灣成長的新起一輩文學工作者而言都是十分陌生的。隨著台灣與美國的緊密的盟友關係，不僅政治、經濟與軍事上，甚至文化上，台灣都受到美國的支配性的影響，這一點與戰後的日本很相似，最爲顯著的就是教育、醫療制度的結構與思想由日本式的改爲美國式的制度。因此五〇年代以至六〇年代的台灣文學可以說是帶著「西化」的面貌出現的，受到歐美式現代主義的全面支配，一直到六〇年代末期，社會的低層才有了黃春明等人的小說來反映他們的生活。這個現象在政治、經濟學上，或可勉強解釋爲與跟隨著美援經濟體系一起成長的台灣土著資本家的成長有關係。跟隨著台灣本土經濟的成長，有些作家開始回頭來寫身邊熟悉的人與事務。

那麼，妳所提出的鄉土文學是不是「台灣人意識」的表現的問題，是非常值得討論的。當年鄉土文學論戰中，我們是面對著「台獨」和「左翼文學」的左右雙重政治指控，首先因爲鄉土文學作品所寫的都是台灣本土的人物、社會、生活與語言，有很濃厚的地方色彩，所以被指爲有「台獨」的嫌疑。第二因爲鄉土文學所寫的人物多半是社會下層的，所以又有左翼文學的嫌疑。面對著這兩樣的政治控訴，我們的辯駁有兩方面，一是強調台灣鄉土文學絕不是階級文學。理由是在向來的鄉土文學作品中並沒有

隨著台灣與美國的緊密的盟友關係，不僅政治、經濟與軍事上，甚至文化上，台灣都受到美國的支配性的影響

能算是無產階級的文學，因為他並沒有馬克思所說的無產階級的「自覺意識」——要改造社會創造新社會的歷史自覺。台灣的鄉土文學作家並沒有人寫過一篇這樣的作品——描寫備受地主或資本家壓迫剝削的農人或工人，有一天突然覺醒，相信他們必須團結起來，打破現有的體制而建立一個農人或工人為主體的社會——除非有這樣的文學作品出現，我們才可以說那是工、農文學，或是階級文學。另一方面是說台灣文學雖然有其地方性、特殊性，但終究也是中國文學的一支流，與前面所說的道理一樣，台灣的鄉土文學也還沒有出現過這樣的作品——描寫一個「台灣人」，向來自以為是「中國人」，而在嘗盡了各種挫折傷痛後，終於幡然覺悟到，自己必須只是「台灣人」，絕不能再是「中國人」了，並且自覺地為台灣民族的解放而鬪爭。縱觀近、現代台灣文學中，還沒有這種文學作品產生，我們就絕不能說台灣鄉土文學是「台灣人意識」的一種表現，而不屬於中國文學的一支。在日據時代却是有這樣的文學作品，但那時候的「台灣人意識」是相對於「日本人意識」的。文學到底是文學，任何文學理論、詮釋，都要有現存文學作品為依據。如果台灣社會的確已形成「台灣人意識」，自然地應該會反應在文學作品的。因而我個人認為強

顯的，而且對現階段台灣文學的發展也是有害的。我期待文學理論家們對台灣鄉土文學做更冷靜深刻的分析，也要對世界文學有更為廣泛深入的理解，在這樣的視野下或許對台灣鄉土文學會有較客觀的評估，而不致於為了個別政治主張的方便，隨意的解釋和姦污台灣鄉土文學。

葉：戴教授，歸納您前面所談到的關於近代民族國家和民族意識

最重要的當然是如何處理少數民族的問題，也就是說要承認且尊重少數民族的權利和肯定多元化存在的現實

的形成，我們是否可以總結地說「台灣民族意識」的培養，可能就是要放棄在歷史痕跡中尋找根據，而積極地展望未來，也就是說要向前看，不要向後看。那麼接著，您能不能更深入的談談「向前看」的內涵意義是什麼呢？「台灣民族意識」如何才能健康的發展？

●文化創新的展望

戴：所謂「向前看」有個大前提，就是要從世界史的現階段或者放在未來大格局的展望裡來說。那麼，最重要的當然是如何處理少數民族的問題，也就是說要承認且尊重少數民族的權利和肯定多元文化存在的現實，以此作為前提來探討我們的課題。同時在文化上要重新評估地方特性，即是保持與發展地方文化的本土性與多元性，來鋪好文化創新的良好土壤。從而與資本主義化所帶來的文化上的「劃一主義」——也就是映真兄所說以歐美為糖衣的「消費型文化」相抗衡。從文化創新的角度來談，有地方特性的方言、地方戲曲、民間藝術……等等是非常重要的而富於生機的地方特性來主張分離，有時却認為對多元存在的肯定會導致分離和破壞團結，而盡量避免談及。因而文化問題總是受到政治掛帥的處理。比如說語言的問題吧！中國那麼大的地方，那麼多的少數民族與方言，為什麼硬要把「北京話」當做「國語」來講呢？單就這一點來看，中共用「普通話」的稱呼，倒是比較合情恰當的。而且「北京話」和「閩南話」、「廣東話」、「客家話」……等各種方言又為什麼要對立起來呢？各種方言和一種做為溝通用的、大家都懂的「普通話」之間有甚麼理由讓它們不能和平共存的呢？這完全就是政治造成的，政治上的當權者恐懼方言成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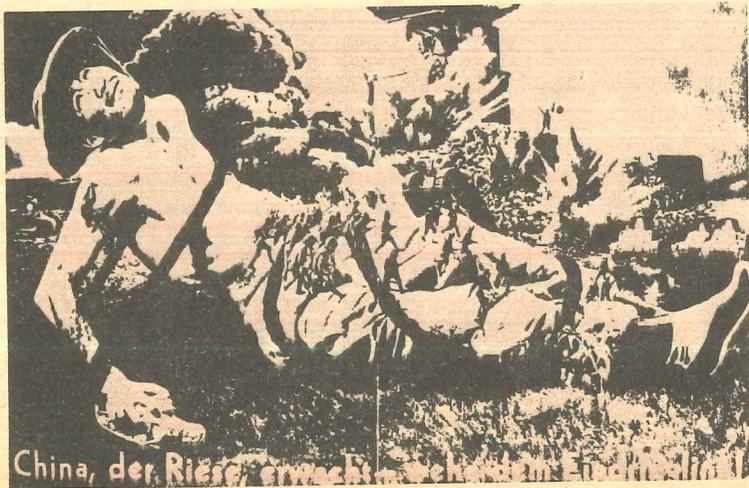
臺灣與 臺灣人

——吳濁流的世界(上)

戴國煇著
洪鯤譯

目前國內討論中國問題的焦點，漸集中於日據下的臺灣史，它的歷史真相究竟如何？正是大家關切的。「臺灣與臺灣人」一書，是歷史學家戴國煇先生的鉅著，深刻探討殖民體制下台灣居民的受害意識。在歷史洪流中翻滾的台灣知識份子，因不同的歷程，遭遇了不同的命運。本刊決定從「吳濁流的世界(上)」起，開始連載。由於篇幅受限，不能一次載完，敬請原諒。

——編者



●外省人所目睹的慘狀，比起

二二八事件，要悲慘過好幾倍。

悼老詩人之死

十月十四日一大早，同鄉友人從台灣打電話告訴我吳濁流先生已於（一九七六年——譯註）十月七日逝世於台北市的噩耗。

這個消息對我來說，猶如晴天一聲霹靂。今年秋天，我還在日本迎接潤別三年的先生，和幾位友人在溫泉一起歡聚，用客家話朗誦了自作的打油詩。

這使我想起古老的說法。

龍年雖是吉祥之年，對大人物來說，却是「難逃劫數」之年。

身邊的大人物相續去世，我的心情變得相信這些古老的傳說，而感到十分沮喪。

濁流是先生的字，本名建田，雅號饒咄。他是戰後台灣的代表作家，漢詩兼優，一代風流人物。

日語版作品有「黎明前的台灣」「生於泥濘」（均為社會思想社出版）、「亞細亞的孤兒」（新人物來往社）。聽說在日本有不少讀者。

先生生前曾對她表示，許多讀者，其中一部份是訪台順道拜訪的日本人，資助他主宰的鄉土文學運動——以創辦「台灣文藝」、吳濁流文學獎、吳濁流新詩獎為中心——他對這些人感到驕傲與感謝。

依照日本的作風，老詩人頒幾個獎並不奇怪。

但是在台灣，像他這樣對政治敬而遠之，以長青老人自居，却毫不隱瞞其在野立場、正面反抗體制的叛逆詩人，不

為當局所喜，是可想而知的事。我一再風聞，他的「無花果」（露骨地描寫戰後台灣民衆蜂起事件的作品，收入「黎明前的台灣」）受到查禁，雖然事情平靜地過去，却使我捏了一把冷汗。

直到今年春天歡慶七十大壽，先生一直都逡巡於中國的周邊，認真地吟詠他的漢詩，寫他的遊記。到底他的心裡想些什麼呢？當我旅日之時，我吟詠大陸詩人的作品，會情不自禁地遙寄情思於青空，先生屢屢西眺的心情，我是可以理解的。而現在他的芝顏已經不能再見。

民族正氣 永垂不朽

鐵詩鋼文 千流萬芳 合掌

從世界的屋脊俯視世界

X君……來函敬悉，謝謝。聽說你們收到吳濁流先生的「黎明前的台灣」、「生於泥濘——苦惱的台灣人民」，大家爭相圍讀，甚至開了討論會，我心裏很高興。

記得當初我把「台灣文藝」（一九六四年一月創刊、發刊當初擬為月刊，但今為季刊，七三年三月的現在，已出到三八號）和吳先生的作品介紹給你，是我研究所畢業，決心以東京做為我研究和生活的根據地的六五年春天。

當時你已在歐洲留學五年，正準備移居美國。

剛離開台灣的時候，你很寂寞，很想讀一些東西，到了巴黎的六〇年夏天便頻頻催促我趕快把「文藝春秋」寄去。當我寫這封信時，我還可以想像你那時埋怨的表情。

你還記得吧，我寄去的東西，除了你要的「文春」以外，還

有『世界』、『中央公論』，有時還有松本清張的，偶而大江健三郎或高橋和己的書。你說，讀了清張三本書已經厭煩了，以後別再寄了，你還說，大江還可以，和己是我們同時代的人，怎麼有著『孤立無援』的思想？讀到一半就讀不下去了。

起先我還以為是你太用功於法文，或者太過潛心研究尼采而感到疲憊。

去年秋天，你寄給我一篇看完我第一本雜文集『與日本人對話』的讀後感的長文。你特別批評「日本統治與台灣知識人」（題為「某助教教授之死與再出發的苦惱」，收入本書），你提到阿爾貝爾·綿米，沙特和佛蘭茲·范農，老實說，我很驚訝。

很抱歉，我太小看你了，我錯以為你是只對『文春』感興趣的蠢蛋。

我只是在日本研究農業問題兩三年，住進美國農場體驗大農場經營，然後繞到北歐學做乳酪，才想要回到故鄉。而你對於日語和日本國情比我了解，你却沒有選擇日本，斷然選擇了留學巴黎，從歐洲，啊，不，從世界屋脊俯視世界、亞洲，凝視著我們父祖之國新的實驗與動向。

你的西化作風曾經使我內心不平，但是你卻能從家兄的書架上取出河上肇的「貧乏物語」、三木清、西田幾多郎、河合榮治郎、矢內原忠雄，乃至新潮出版社的世界文學全集，一一為我講解。

你沒有順著你原有的雄厚基礎去發展，却毅然從第一課開始學習法語，你的「蠻勇」，實在令我驚異不置。

我開始知道你選擇巴黎留學，除了那「由世界屋脊俯視」云云的高調之外，還有更深邃的理由，是在令堂請我到你的故鄉鹿港為我餞別的宴席上——令堂對我這早年喪母的孩子視如己出。

我記得那是五五年十月的事。當時台灣海峽波濤洶湧，金門馬祖的砲聲令我餘悸猶存。

大學畢業服役的時候，和我們預備軍官訓練班同期，有一位由大陸單身流亡來台，東北出身，懂得一點日本話，窮得過夜的錢都沒有，却看不出有一點愁容，光會吹牛的天津人丁君，喜歡要嘴皮的上海人S君，還有一個沉默寡言，時常若有所思的安徽人K君——不知你是否還記得：我們在背地裏稱他為安徽魯迅，你會問他，尾崎秀實的『現代支那論』裏提到真正和日本作戰的是□□軍，不是國軍，有沒有這回事，安徽魯迅指按著嘴唇說：「台北市的公共汽車沒有□□哇。」當時我們都楞住了。

前年K君終於一償宿願，經由東京，出國到加拿大去了。這兩年消息杳然。你在美國大概可以碰著他，可以問他對於釣魚台問題和尼克森訪問大陸的感想。

部隊還有一個最喜歡吃辣椒的湖南騾子Y君，也是很突出的人物。

Y君在台灣也是光桿一個，久久不准出國，東京奧運那年突然來訪，使我高興得叫了出來。

我們台灣出身的人，把眼光侷限於台灣，自以為是中國近、現代史中的孤兒、被害者，沒有眼光去思考中國和世界的歷史。

他和那些除了東京的土耳其浴、船橋、橫濱的脫衣舞劇場、松竹、寶塚的少女歌劇團之外別無興趣的留學生不同，不愛銀座，寧愛淺草的下町，不關心都市，而寧可關心東北農村。

東北太遠了，我沒錢招待他去，只領他去看一看和東北的貧

當時觀音樣境內入口處，常見殘廢的傷兵抱著吉他彈奏乞討。帶著新奇的眼光到處觀看的Y君，突然走向一位兩手裝著義肢，一脚切斷，拄著松葉杖的傷兵，把一張嶄新的千圓日幣投入吊在傷兵頸上的箱子裏。

傷心地看到那深深的一鞠躬，他感慨萬千地說：「歷史是奇妙的結合，我給他丟下一千圓，不知道怎樣對待南京屠殺事件中，被日軍殺死在草蔭下的父母……。」

當我寫這封信的時候，我突然對於自己的遲鈍感到憤怒。為什麼當他吐露自己雙親慘死的心情時，沒有想要進一步追問一些什麼啊？

也許這不是我一個人的問題。我們台灣出身的一般人太把眼光局限於台灣了，自以為是中國近現代史中的孤兒、棄兒、受害者，局限在那三萬六千平方公里的彈丸之地，沒有放眼去思考中國的歷史，沒有看到現實。

我們再沒有責任感，也不能把那被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體制強行切斷的、應有的歷史意識，以及逐漸淡薄的與中國近現代史休戚相關的感情擱置一旁，死心眼地抓住二二八事件的挫折與祖國的背叛，把自己的怠慢合理化、美化，不願想辦法去治癒那個傷痕。

如果我們不能恢復與中國近·現代史共憂共憤的感情，不能捨棄我們「台灣人才是受害者」的妄想，我們就不能成爲中國近·現代史的主角。

其實，當我們最敏感、最多感的年代——中學時代，我們正好面臨到台灣歷史的一個轉型期。起初我們是不分朝夕，狂熱地學習中國的標準語。

是我們回歸中國，也就是把自己放到中國現代史之流的最初的社會行爲。

不料，二二八事變的發生使許多人掉進失望與挫折的深淵。當他們對歷史主體性的確立還未成熟的時候，潛在的歷史的受害者意識，使他們由清朝的棄民、棄兒感，一變而爲中國的棄兒感，而把自己放到中國歷史之流以外了。

流行於台灣的諺語如：「西瓜倚大邊」、「舉順風旗」、「鴨卵擔對得石頭」、「上高樓看馬相驢」是助長殖民地體制順利進行的台灣民衆的前近代意識。如今這種社會的無力感重新瀰漫着全島。

這樣的社會無力感，使得我們這個世代的大部份人對歷史的發展顯得冷漠，隨波逐流，不關心歷史的流向。



●余清芳烈士被捕，由日軍解往台南監獄。圖中坐在黃包車上即余清芳烈士。

非科學的，皮相的歷史認識

相反地，外省人不知道二二八事件在本省人知識份子、青年學生的心中留下多麼深刻的傷痕。不，也許他們根本沒有辦法了解。在台灣，談論二二八事變一直是個禁忌。吳濁流的「無花果」之所以被查禁，就因為取材於二二八事變的緣故。

就算外省人了解這歷史的傷痕吧，可是，以Y君為例，抗戰時避難到長沙外祖母家，躲開了南京的大災禍，却緊接著國共內戰，整個少年期以及青年期的前半段，在顛沛流離之中苟全性命於亂世，到底能不能和我們一樣，知覺到光復以後當局的種種失策是「祖國」、「祖國的人民」對台灣的一種大背叛？他們在長期的生存鬥爭中能夠掌握到「祖國」、「祖國人民」的實體，而我們台灣人對「祖國」、「祖國人民」却只是浮泛的、抽象的、大而化之的理解，這是當時的實情。直到今天，這種非科學的、皮相的歷史認識，依然成爲我們的重負，無法擺脫。

外省人顛沛流離的體驗中，戰爭的殘酷、政治的腐敗與陰謀、造反與彈壓、革命與暴力、抗力與民衆、以及掙扎著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脫胎換骨的奮鬥過程中所遭遇的血淋淋的慘狀，比起二二八事變來，要悲慘過好幾倍。當我們問他：「你以爲二二八事變怎麼樣？」也許他們會輕輕的這樣回答：「啊，那是太平常的事呀！」

我想，我們這一代人在表達對於現狀的不滿與二二八事件之後鬱積在胸中的反激、反感與抗議時，有意無意地使用日本話來表現，避免被人聽見那種複雜的感情，他們是無法了解的。

那時候，我們本省人在台灣的部隊中私下交談時，習慣地講台灣腔的日本話，當然不完全只是上面的理由。



「九一八」事變前後出生的台灣知識份子

我們的世代，幾乎都是九一八事變前後出生的，不曾經過殖民地解放運動的洗禮，相反地，殖民地的奴化教育、被強化的皇民化運動、軍國主義等三重業障，使我們比我們的上一代更無法運用自己的母語——福佬話、客家話、以及高山族話。我們的中國標準語也不熟練（開始學習時年齡嫌大了點），加上二二八事變及以後當局的失政，使我們對外省人產生深深的、單純的反感，不願意說標準語，種種複雜的心理，造成我們這一代台灣人能互相的使用日本話作爲共通語。

你和我之間就是以日語交談的一代啊。

高中時代我們住在台北，在台灣那是個比較自由的地區，我們可以讀到種種書籍。那時——四八年至四九年春——學生運動還有某種程度的自由。也許爲了這個緣故吧，我們比別人更早擺脫了那種單純地把二二八事件當作是台灣人和外來「闖入者」之

●七七事變後，台灣居民以黑布包罩燈光，以防美機轟炸。

影響比較強烈的台南人來，我們對外省人的偏見和反感就輕多了。你出身於鹿港的書香門第，因此你的福佬話說得比任何人都好。但你也有著一般福佬人的通病，少數者的客家話一竅不通，在和我這個福佬話只能講幾句的客人講日本話的時候，攙和了許多福佬話，現在想起來真有點悲恥參半。

這時候我想起了行政專科學校和行政專修班（後合併為法商學院，現為中興大學法商學院），這是為了救濟大陸流亡青年學生，以及為了培養國民黨新體制官僚所設立的專科學校。我們部隊的同期生也有許多是該校畢業的，其中有一個日本話講得很好的遼寧省人F君。

我們親身的體驗到：不論本省人、外省人，都有害群之馬

F君靠著一位舊滿洲國的日本人的關係留學日本W大學，由於思鄉情切，一度在日本以瓦斯自殺。後來聽說，他的父親被處漢奸之罪，他逃到北京想要讀書，沒想到一到北京，共軍就入城了，他慌忙間混入流亡的群眾，於是沿著北京—青島—上海—廣東，到處流浪，最後到了台灣。在台灣他孑然一身，無依無靠，難抑思鄉之情。到了日本北海道之後思鄉之情更難遏抑，站在小樽港，遙望著中國的東北，把他的中國感情留在自己的日記上。

F君是個很優秀的浪漫詩人。他的體驗和台灣人青年有些共通性，對於本省人的反外省人感情有相當的諒解。

他在東京的時候告訴我，他的父親是在身不由己的情形下做了日本的傀儡（這是知識份子把自己的行為合理化的藉口），但他的大哥是國民黨地下工作人員，潛入「滿洲國」政府埋伏，

沒有消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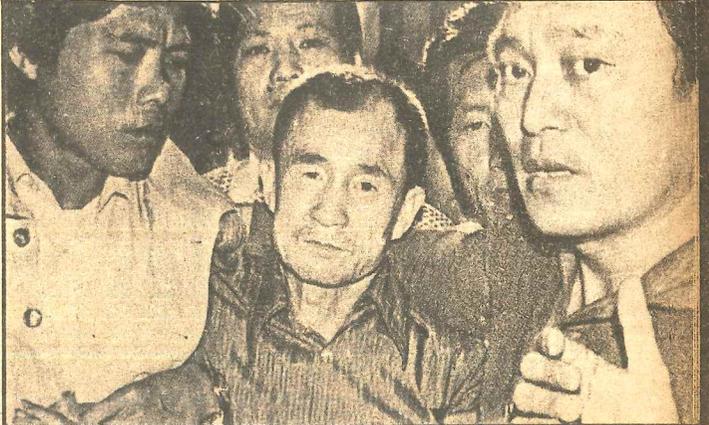
戰後，由重慶回到東北的東北人，或者被派遣駐在東北的國軍，擺出一付只有自己才是抗戰者的姿態，耀武揚威，引起東北人的不滿。然後共軍進入，和國民黨掀鬥，他的東北家鄉沒有餘時發生類似台灣二二八事件的事件。要不然，他分析說，和台灣一樣的暴動是很可能發生的。

F君很想回大陸，但是為了怕給保證他從台灣出國的老師找麻煩，一直不敢回去，寄身異國，落落寡歡，變成了神經質，如前所述，在東京自殺過一次。其後朋友們為了怕再出事，一方面



史和昭和の激動 東京裁判

●「東京裁判」，並不能洗清日本人名譽的變動。



●在臺灣，老兵的心情甚少人了解，他們往往不能結婚，也沒法回家。李師科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變之後被徵召入伍，背井離鄉，抗戰勝利後來不及復員便又捲入國共內戰，顛沛流離，經海南島輾轉來台，在部隊裏供人使喚，一天捱過一天，不能結婚，也沒法回家。他們的文化水準只是部隊識字教育的程度而已，追求本省人農村姑娘被拒絕，鬱悶之餘，想不開而自殺的例子不勝枚舉。但是有些本省人却不同情他們，頂多皺皺眉頭罷了。

「想辦法渡過台灣海峽，到重慶參加抗戰！」

中學時代，我們常被老師辱罵為「清國奴」，留級生只為了一點小事就會被日本人學長咒罵清國奴，飽以鐵拳，其中有一名敢於起來反抗的二年生R氏，他被憲兵隊抓去了，後來就退學了。

他曾嘆息地對我們說：「我要想辦法渡過台灣海峽，到重慶去參加抗戰。」

戰後，R君得以復學，完成了高中學業，但是他耽於進入舊殖民地大學後身的台灣大學，二二八事變後的第三年，毅然遠渡大陸到北京留學。

由於我們和抗日英雄R氏的關係，關於台灣海峽，我們又增添了一絲值得回憶的事。

進入五十年代，美國第七艦隊開始巡邏台灣海峽，不僅阻絕了台灣兩岸中國老百姓間的來往。而且將之化作兄弟鬩牆之所，實在叫人心痛。

由於惜別宴的回憶，引起軍隊生活的回憶，雜七雜八的談到「安徽魯迅」的K君、東北人F君、湖南人Y君、學長R君。現在讓我再回到惜別宴的回憶吧。

(待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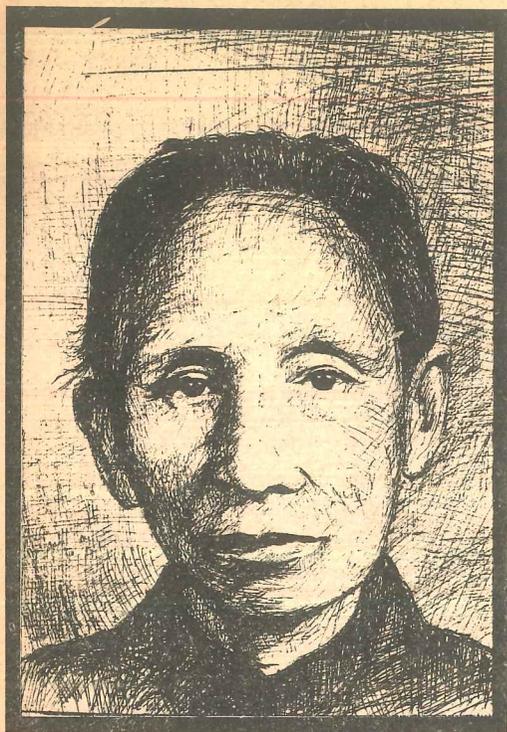
也是想改變一下他的生活環境，大夥兒募集了一筆錢，送他到舊金山友人家。但他辜負了朋友的好意，一到舊金山就成功地自殺了。

在台灣服役的生活使我們學習很多。我們不止了解了國軍的本質，而且了解到一竿子打落一船人地根據其出生地把人分成外省人、本省人互相疏遠是沒有什麼意義的。我們親身體驗到外省人和本省人都難免有害群之馬，這是很寶貴的體驗。

我們當時的大學畢業生，不論本省人、外省人一律在部隊受到相當的待遇，這還算好的，那些替我們洗軍服、內褲、襪子過活，在美軍顧問團提案設立的軍中樂園，只能追求利那的性滿足的「老芋仔」老兵的心情，實在太引人同情了。他們在蘆溝橋事

王拓夫人 公開拜謝

吳耀忠敬書



自從民國六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清晨，王拓因為美麗島雜誌高雄事件被捕入獄後，我們的母親本已年邁多病的身體就更加日益衰退了。但是，日夜企盼她最鍾愛的么兒回來與她團聚的願望，卻給予母親神奇的力量，使她雖然在長期的氣喘病、神經痛，與心臟機能明顯退化所引起的種種病痛折磨下，仍然強韌不屈地活了下去。但是，一天盼過一天，一年等過一年，我們所深愛的母親終於等不及王拓回來，而於民國七十三年三月七日（農曆二月五日）離開我們了，享年八十歲。

自從我們結婚至今十四年來，母親一直都是我們全家最為依賴的精神支柱，尤其是在王拓入獄後這段漫長艱辛的歲月裏，母親的精神更像一株大樹般庇蔭着我們，使我們在苦難中得以維持寧靜和平的心情，也使我們在苦難中仍然對未來懷抱着信心和希望。因此，母親的離去，不但使我們悲痛難捨，也使我们感到頓失所依。

母親逝世後，承蒙國內外的朋友，以及鄉親、戚族的熱心關切和愛護，或對治喪事宜賜予各種協助，或親臨祭弔慰問，或蒙賜花圈、花車、輓聯、奠儀，使母親的喪禮得以在三月二十一日隆重圓滿地完成，中部地區的朋友復於三月二十五日在台中為母親開追悼會，隆情厚誼，不僅使我們在憂患中倍覺溫暖，母親在天之靈亦必深感欣慰。

我們所付出的實在太少太少，但是，所獲得的愛護、幫助和溫暖卻是無限無限的多。這使我們感到極大的安慰和鼓舞，同時，也令我們深感慚愧和無以為報。

請接受我們全家人的感謝和敬意！

林穗英代夫王拓率
子醒之
女怡之

拜謝

□人權燭光□

美麗島母親

憶金水孀和她兩個解不開的問題

馬正

八斗子的風雨，沒有停過放晴

八斗子的天氣仍然一直是陰慘慘的，日裏夜裏，風雨嘩嘩叫。……顯然沒有停歇放晴的跡象。（註）

「賣什細呵！胭脂！極粉！什細哦！」這是金水孀尖銳的叫賣聲，在卅幾年前，從八斗子到哨船頭，有一位身裁瘦小，却顯硬朗的中年女子，從年頭到年尾，每天沿街賣着雜貨，她就是王拓筆下的「金水孀」，也是王拓真實世界中的母親。

「她是一個瘦小的女人，外形與她生兒育女的成就簡直不成比例。皺紋層疊的前額與鬆弛的雙頰顯得很乾枯，頭髮經常從前額挽向後腦，梳成一個圓形的髻，梳得水光滑亮的，露出高廣的額頭，鼻子高高的，略呈鷹鉤。肩胛扁窄瘦削，從腰以下却圓敦敦的。經常穿一身灰黑的粗布衫

裙和布鞋，都漿洗得泛出白色來。」（註）

剛過元宵，凱歐從台北打電話來，告知金水孀打從過年前，病得不輕，幾乎不能下床，病中寂寞，常叨唸着「希羅（王拓小名）不在家，怎麼沒有人去看她！」

過二日，從番仔澳家中出發往板橋，車過八斗漁港防波堤，堤外白浪洶湧，一如兒時，時光彷彿回流到卅多年前的八斗仔，這個民風淳樸的偏僻漁村，沿着海灣，一排用珊瑚石砌成的矮屋，排屋前是一條直通望幽谷的沙石路。路的另一側，則是一片狹長淨坦的沙灘，為兒時追波戲潮的地方。

就在這條小道上，收歹銅舊錫

就在這條小道上，經常可以看到一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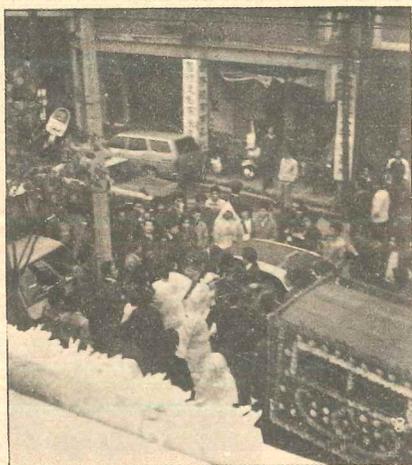
●王母何太太人生前接受本刊訪問時攝。

▲ 依閭空悵望，投杼有遺悲。



挑著箱子，或是拉着鐵皮車子的女人，挑箱子是賣胭脂、粉餅、針線等的——「嘩零嘩！賣什細；」拉鐵皮車則是收購廢銅器、歹鐵件、玻璃碎片的——「收歹銅舊錫」，這就是金水嬸的標記。

夏天她常戴着一頂鬆邊的大斗笠，秋冬則披着寬不合身的斗篷，「微彎着背，低了頭挑着她的雜貨擔，以細碎的脚步，搖搖擺擺從大路那邊幌了過來。」（註）



國民黨一小時的德政

▶ 送母入土後，王拓又被押回龜山。

▲ 三月九日中午十二時至一時，王拓在獄方人員押護下走進臺大醫院太平間。

她箱子裡的兒食，金甘仔糖、牛奶糖、油蔥鹹糖、芝麻餅，總是最受我們歡迎了，祇要是她賣什細的日子，擔仔邊總是圍着媽媽們，妳一句，我一句的——

「七斗仔王大目，央人來提親，伊兒子，跟我家美珠，有適配沒？」

「金水嬸！妳行走多，來替我評評理，阿粉仔伊這樣對待我，不會太過份嗎？」

「哎喲！我那個天壽的，已經一個月多，沒拿錢回來了！我要怎樣才好！金水嬸在漁村裡受歡迎，不光是因為貨色齊全，價格公道，更由於見聞廣博，消息靈通，待人和氣，也樂於助人，村子的女人們，都視她爲了不起的人物。有困難時都會找她商量，就是不缺什麼日用品，也會慷慨地花點小錢給小孩買點零嘴，好藉機與她聊聊，在我的回憶中，在漁村裡，能同時受到大人與兒童歡迎的人，恐怕是找不出第二個人了！」

她心情好時，

還會吟詩給大家聽

賣什細的隔日，便是金水嬸收「歹銅舊錫」的日子。漁村孩童們一放學，就把書包往床下一扔，衝往村裡的垃圾堆，那

裡早已有很多的伙伴聚集着，都在翻找着玻璃碎片、鐵線、鐵釘、空罐等，再加上平日檢藏的破爛，一併清出來，用個破舊的竹畚箕裝着，守在橋頭，在金水嬸收「歹銅舊錫」的路途上等候。

遠遠地看到一團微曲瘦小的身影，拉着鐵皮車迤邐而來，童伴們知道又會有一筆額外的零錢收入了。

「你們都很乖，這些錢可別都花掉了，要存起來哦，買簿子或買筆才好呢。」
「來！把你們的畚箕都丟上車來，我們一起回家吧！」

孩童們在車後面幫忙推，金水嬸在前頭拉着，嘴裡還不住地誇獎我們懂事、乖巧。心情好時，還會吟着詩句給大家聽，當時我們都不懂是什麼詩，祇覺好聽，長大後才知道是千家詩的詩句。

頭斬下來，

也不會遺棄我的孩子

金水叔仔——「一生沒有賺過什麼錢，對於家裏吃的用的，有一點錢時他就掌家，沒錢時他就一丟不管了。而他這一生，沒有錢的時候遠多於有錢的時候，他從來不敢想要做什麼大生意賺大錢，只要有飯吃就好了，他這樣也過得很滿意，反正沒有什麼責任需要他負，孩子的事，家裏



民國六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清晨，王拓（右）因美麗島事件被捕，左邊是陳博文

的事，都全由金水嬸照管著。這樣，他還可以常常挑剔一下這個那個，「妳這個家是怎麼管的？」「這些孩子妳是怎麼教的，幹——」心情不好就打打老婆孩子出氣，反正錯的事都與他無關。」（註）

六個兒子，可以說都是金水嬸獨立拉拔大的，二個月前我到板橋看她的時候，曾經問過她一些往事。

「我先生以前，心情不好或喝醉酒，一個月間，總要打我一、兩次，還要趕我回瑞芳娘家，我爲了這個孩子，總是不死心，我的頭斬下來給別人，我也不會遺棄我的

回瑞芳娘家，我爲了這幾個孩子，總是不死心，我的頭斬下來給別人，我也不會遺棄我的孩子們！」金水嬸聽我提起以前在八斗子的苦日子，她虛弱地說：

「有的女人真傻！爲了什麼也不知道，竟然會丟下孩子，自己走了！」

高雄事件帶走她

相依爲命的公兒

但是，卅年前金水叔仔過世時，留下一筆十二萬多元的債務，已成家立業的四個大兒子，鬼迷心竅地竟不願代償父債。迫得金水嬸帶着兩個幼兒，遠赴台北替人

幫傭，爲人洗衣煮飯帶小孩，過了好幾年，才以她自己的力量還清了金水叔仔所欠下的債務。

「唉！不談這個了！現在老了，快八十了，病得快死了，祇希望兒子們常來看我，就滿足了！」金水嬸感嘆地說着。

沒有兒子會來看她了，老大、老二、老三，都已相繼過世，老五遠在美國做事，老六王拓爲義坐牢。老四在基隆做大生意，却早已忘了他有個母親住在板橋弟弟家，由小弟王拓的妻子獨立奉養。

金水嬸不解，也想不通，爲什麼在她一生中、兩次最需要兒子們關心照顧的時刻、爲什麼總是不見了他們呢？

六十八年底高雄事件發生時，帶走了她賴以相依爲命的公兒，四年多來，王拓的妻子以微薄的公務員薪水，帶着一子女與老邁的金水嬸，在板橋賃屋而居，王拓坐牢的前三年，金水嬸尚能坐着朋友們的車子去看望心疼的公兒，但是，每看過一回，就老了一些，錐心地思念公兒，有如當年八斗子的海風，在殘酷地侵蝕着她。

法官黑白判，是會夭壽哦！

「昨天，律師告訴我，無證無據，胡說什麼叫人相打！」

「如果法官黑白判，是會夭壽哦！」

聽著別人讀公兒的判決書，金水嬸更是不懂，逢人便問，爲什麼無罪，却判了六年？

「以前！水旺仔偷阿桂嫂，水旺嫂捉姦，也要在床啊！」

「伊講希羅叫人相打，也要有證據對不？也沒錄音！也沒人證，怎麼亂說希羅叫人相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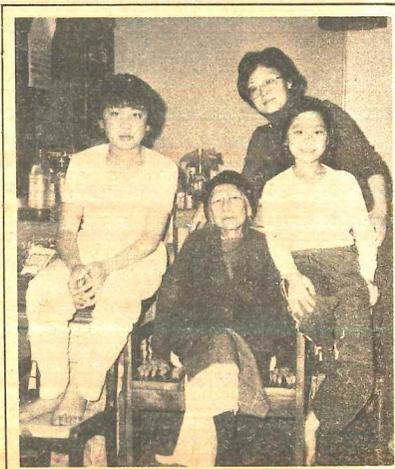
「希羅絕對是沒罪的，看他這麼孝順，也可以知道，天也知道！他怎麼會叫人打架！」

金水嬸不知道，「自由心證」，「白書」這些新玩意兒，這些東西在早年的八斗子不會聽說過的，是現在才流行的。

金水嬸終於綻開了笑容

「七斗媽祖會保佑希羅平安回來！伊回來，我要敲他的頭，罵他怎麼可以放下我，這麼多年不管我！」

去年世界筆會，頒贈終生榮譽會員的名銜給王拓，並寄來美金伍佰元慰問金給王拓的妻子，王拓的妻子將這筆錢轉送給了婆婆，金水嬸臉上綻開了，近年來，難得見到的笑容，兒子傑出的寫作才能，她終於也覺得安慰了，這是我見到她的最後



●民國七十二年二月二十一日，王拓家屬接受本刊訪問。王醒之(左)金水嬸何木蘭(中)王怡之(右)林穗英女士(後)

一次笑容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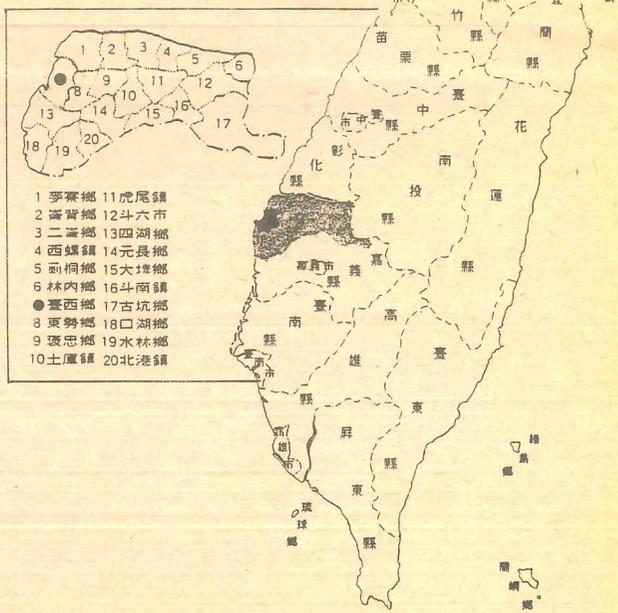
回想着椿椿的往事，和金水嬸心中的兩個難題，忽的，車子已到板橋，彎了幾個巷子，王拓家也看到了，惦着八斗子的金水嬸，我竟不想停車，不想去看生病中的金水嬸，我怕她又問我那些答不出來的問題。

我是不停車了。決定改變主意而原車回八斗子，回媽祖廟旁金水嬸的老厝去看她，一如兒時，她是個解答他人問題的金水嬸。在老厝，她應該不會問我一些，我也不知道的問題吧！

——記於金水嬸安葬八斗子故鄉後第七日
註：請參閱王拓著「金水嬸」小說集

香草山書局出版

● 臺西鄉地理位置圖



，環境衛生極待改善，走在路上只見一窪窪的污水，和滿是污泥的鵝。夏天還沒到，蚊子和蒼蠅都來了。

「有啦，光是樓房就多好幾間，十多年前都遷住土角厝呢！」兩位林氏姊妹都這樣說，她們一個七十歲，一個七十五歲，在台西長大，嫁給台西人；也看見孫在台西出生長大，然後遠走他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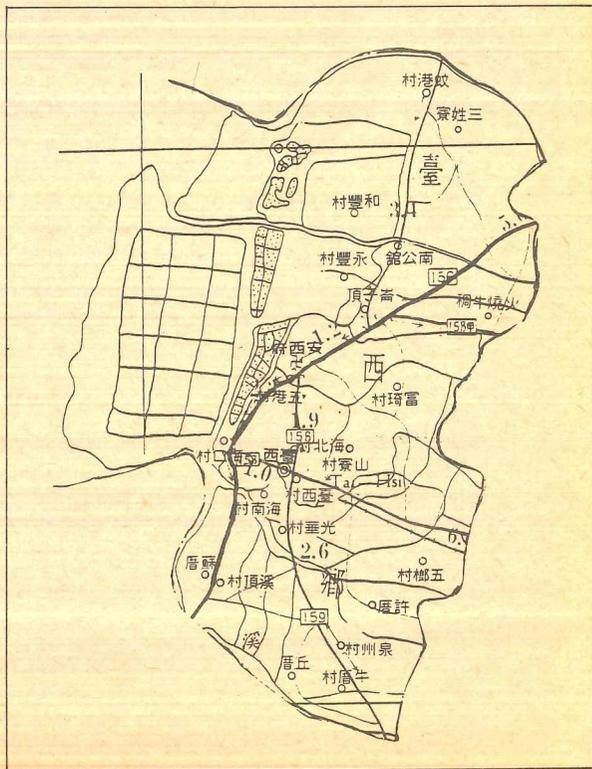
比起其他地方，台西還算是好的住家所

在吧？

「這就不知道了，我們也沒出門，外頭怎樣根本不知道，聽說是很進步，不過台西住慣了就好。」林家老姐姐這樣說，她的臉一片祥和，恐怕弄不清楚為什麼孫子們總是放著家裡田產不做，願意流浪在外。

那麼台西的明日呢？

吳鄉長說：「縣政府打算在海埔新生地建造一座大型的『台西海園觀光區』，打算兩年時間完成，今年七月就要發包了，



預計耗資三億二千多萬元。」

儘管台西到了冬季寒風刺骨，草木枯黃，但吳鄉長很有把握的說：

「預計一年只要營運八個月，就可以維持下去了。」

談到這個觀光區，許多台西人顯得特別興奮，有位農民說：

「有了觀光區就可以做生意，年輕人找事也比較容易。」

觀光區的設立是台西的大事，也許將成為台西社會的轉捩點。

臺西分享多少經濟成果

政府從農民手中淨賺九三六億元

台西並不是台灣最窮的鄉鎮，它的環境資源也不是最壞的，但是從台西鄉來看台灣的發展策略，可以發覺許多值得檢討的地方。

過去十多年，台灣的發展策略一直著重於經濟成長，而經濟成長是建立在「農業培植工業」的基礎上。根據農經學者的研究，從民國四十一年到五十八年間，政府經由田賦征實，隨賦收購和肥料換穀等各種差額，從農民手中淨賺了九百三十六億元，這些資本均轉移到其他的非農業部門。

而農民在經濟成長中由於政府的低糧價政策，以及隨著國民所得增加而跟著來的生活水準及物價的上漲，使農民所得和非農民的差距愈來愈大；而農民的農業所得佔農戶總所得的比率卻愈來愈小。

台西的漁民以養殖業為主，受市場因素影響極大，政府既無保障價格，又沒有

做到有效的計劃生產或成立專業區，漁民們對生產收入的好壞只好靠著「運氣」。

且多年來中央在漁業方面並無專責機構，在漁業政策的制訂上，漁民的聲音比農民更弱。即使漁獲量年有增加，但生產成本如漁船用油、養殖魚業的食料、電力等也相對提高。

從經濟的觀點上看，台西有如臺灣的化外之地。它缺乏工商業，而農漁業的絕對所得在以往雖然略有增加，但遠不如非農漁業的經濟所得；這一兩年，在台西農漁民的農漁業所得卻反不如以往了。

台西人熱衷於工業發展，問題是發展工業勢必影響到台西的養殖漁業和農業，因為工廠將造成水和空氣的污染，而養殖漁類對工業的污染是最敏感的。且限於其地理交通因素，資本家不會對這塊地方感到興趣。就客觀地理環境而言，也就造成台西適合於養殖漁業之發展。

一個社會發展的對象是爲了那個社會群體的所有人，如果藉「發展」之名，而

犧牲某些人的利益，那就不叫「發展」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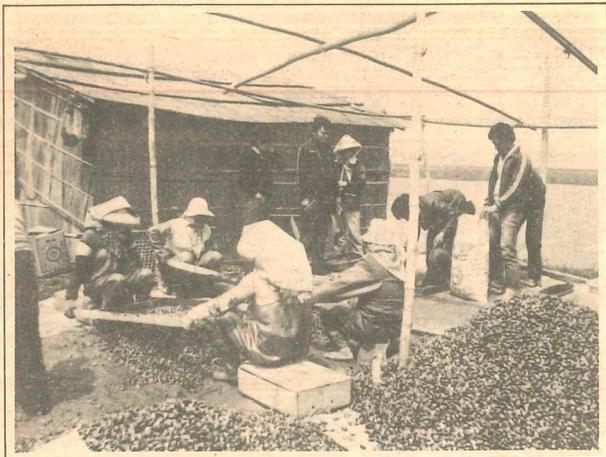
台西人的勞力得不到公平分配

當然發展還包括其他層面。社會學家彼得·柏格說：「絕大多數人民罕有機會去影響決策……對他們而言，『發展問題』不外乎是飢餓、疾病、早夭、工作及住宅的需求乃至於牽涉到失去一些生命意義的價值問題。同時，發展也是他們要求未來更好事物的一種期望。」

因此，發展是經濟成果的公平分配，免於貧窮及失業的不安，更尊重人的尊嚴和價值。

從這些問題讓人想到，台西人還在爲鄉裡沒有一家像樣的醫院擔心；台西的農民和其他台灣各地農民一樣，仍然沒有健康保險；新一代的台西人徘徊於傳統艱苦的勞力工作和現代快速的利潤之間……

他們對未來還有期望——台西海園觀光區的設立。他們希望由這個觀光區的成



蚵民世代和大海結合在一起

靠天吃飯的蚵民

立，給台西帶來繁榮的新氣象。
觀光區在地理環境上造成的污染至少比工業區少得多，而且還可以藉此推動其他服務行業的興起；至於在心理上，對台西人會有什麼影響，那是很難預測的。

然而，即使觀光區成立後能為地方上帶來繁榮，但農漁民生產上的問題仍然存在，除非有一天他們完全拋棄田地，投入餐旅娛樂業，否則那些令人心焦的問題還是沒有解決。

因此，地方上的建設與福利措施，如

果仍冀望於觀光區的設立的話，那會不會變成驢子前的胡蘿蔔，永遠無法兌現？如果沒有觀光區設立呢？台西人也許該問問：在經濟成長中，他們究竟分享到多少成果？

台西沿海的蚵民，和芳苑、王功、鹿港等地的養蚵民衆一樣，都是「靠天吃飯」的人家。他們年年受到天候的威脅，例如颱風、海水質變化、海浪倒灌、海水含汞量、含鉛量過高等問題。為了配合漲潮退潮的時辰，半夜裡蚵民必須摸黑出海，和黑海奮鬥……

以前的人死得連一枝烏仔毛也沒有

蚵民出海養蚵，必須計算潮水漲落，兩人一隊，乘坐著裝有動力馬達的舢板出發，來到離岸十公里處的淺海，即是蚵民們作業的地方。

潮水漲落以十二小時為一循環，但波

濤變化，不是討海人可以預測的。有時舢板倒翻了，生命即被海水吞沒。有一位漁民說：「以前的人死得連一枝烏仔毛也沒有，現在則可領到七、八萬的漁民保險……」

如今政府開闢了「雲林新興海埔地」，總面積達七百六十六公頃。蚵民被迫遷殖到左前方更深的海域，不僅成本提高，作業的風險也更大。

無田無地無技術，還能做啥

蚵民們總是靠著潮水起落來過活，世世代代，不分酷暑寒冬，緊緊地和大海結合在一起，這就是蚵民唯一的勞動生產。就像一位老蚵民所說：「無田無地，也沒有一技之長，叫我回陸地工作，還真不曉得能做什麼！」

紅燈表示警察局

許久前，報上曾刊載著一條地方新聞，報導台西鄉的一位農民考機車駕照的故

目不識丁如何考試

這位中年農民，因為大字不識幾個，在考機車駕照的筆試時，主考官只好以唸題目的方式，來考量這位農友的交通常識。其中一題，考官說：「紅燈表示什麼？綠燈又表示什麼？」爽直的農友不禁樂了，心想這又何必多問，當下脫口而出：「紅燈表示警察局，綠燈表示妓女戶！」

現在台西鄉民仍有考駕照的困擾，鄉民代表丁振隆說：「有不少鄉民要我質詢『有關單位』，要求廢止考機車駕照的規定。因很多鄉民不識字的關係，筆試一而再，再而三的無法通過，他們說：『機車會騎、會遵守交通規則就好，還考什麼駕照！』」

都市人少有的煩惱

原來，農友、漁友們，天亮時就騎著機車或者下田或者下海，除了漁民、蚵民有時穿著膠鞋到外海，大半的鄉民有時赤身赤腳，有誰把行車、駕照時刻帶在身上？多麻煩！何況鄉下也無紅綠燈，交通也不混亂，只要警察不抓，誰會想到帶駕照？

「廢止考駕照這種要求，也許對住在城市的人來講，是荒謬可笑的，但在鄉下卻是很實際的。」丁代表說。

就如台西鄉有位老歲仔人，路試考了前後七八次都通不過，最後只好向監考者表示：「不然以後遇到這種有S形的路段，我下來用推著走總可以吧？」如此才被監試者放了一馬，甚而還有子代父筆試因而差點被移送法辦的。這些情形，的確是荒謬、可笑的，但憨直的『庄脚人』，無照行駛，對他們來說，等於就是犯法的事情，騎著機車，心裏有犯罪感，但對中老年鄉民來講，壓力是何等的重，去考，又不好考甚而考不到駕照，這種煩惱，不是都市人想像得到的吧？

呂天送的故事

這是間已有卅年歷史的房子，是用枯黃色的竹子編成支架後，再塗上黏土似的青灰色泥巴做成牆壁。而屋頂則只是一層破舊的藍帆布；因為年久腐爛，又沒有認真補過，以致於出現一些細細小小的破洞，陽光便從這些破洞中滲進屋內，形成了一道道光柱，看起來很像聚光燈製造成的特殊效果；但是在這破敗的環境裡，卻顯得奇異而混亂。

一場風雨沖跨他的家

房子的主人呂天送先生，五十歲左右，左脚微跛，務農，是台西鄉草寮村貧戶。

呂天送表示——

本來這房子是有一片石棉瓦做屋頂的，但去年夏天的一場豪雨帶來大水，當水從他的脚跟淹到膝蓋時，房子搖晃了一下，然後拍嗒一聲，就整個倒了下來。大水

過後，他帶著妻子和生下來就智能不足又有羊癲瘋的兒子，抱著幾牀仍是溼的棉被，從鄰居家中走回來。再從防風林中，砍了六棵木麻黃，做成六根大柱子，將已經倒在地上，只剩下一個竹架子的牆壁重新給撐了起來；最後鋪上了一張大帆布做爲屋頂，成爲當地唯一有藍色屋頂的房子，當時，這張帆布還是新的寶藍色，相當漂亮，現在已爛出破洞了。

當然，他也想蓋一棟新的房子，但是田裏面的收成一直不好。呂天送指著屋旁的一塊旱地說：「去年這時候，大蒜一斤可以賣到五、六塊錢；但是今年大蒜豐收，聽說政府又核准商人從法國買了一批大蒜回來，弄得現在大蒜一斤一塊錢也沒有中盤商想買，而我自己又沒有車子把大蒜載到市場去賣。就算坐客運車去吧！也要走上將近一小時才有站牌，但坐一次客運車又能帶多少大蒜到市場去呢？」

賣不出大蒜就賣不了房子

「所以房子蓋了一半，沒有錢了，只好停工。」呂天送指著老屋旁邊，一間只有牆壁、沒有屋頂的房子說。

蓋一棟石棉瓦屋頂的房子，大概要四十萬左右。今年過年後，呂天送向他哥哥

借了七萬元，再標了一個十幾萬的會，如果加上賣掉大蒜的錢，也算也差不多。沒想到大蒜賣不出去。儘管蓋房子的人手，都是鄰居抽空來幫忙，省了不少工錢，但是蓋到最近，材料都用完了，賣大蒜的錢都還沒有著落，眼看著就要蓋好的新房子，只好就這樣擱了下來。

難道不能貸款嗎？

「聽說以前鄉公所有辦什麼貧民貸款還是補助的，可以去領大概七萬塊錢，但是最近又取消了，可能是鄉公所以爲現在已經沒有貧民了吧！」呂天送說。

他說：「現在農會有辦貸款的樣子，但抵押一片市價值一百萬的土地，農會只肯貸給你廿、卅萬元！那一小塊土地又能貸到多少錢呢？」而且他又不識字，手續那麼麻煩，也沒有人幫助他辦理；他只好放棄貸款這個方法了。

有什麼辦法

這時候，一直蹲在屋旁的兒子慢慢走到呂天送的身旁，似乎是缺乏平衡感而顯得行動不靈活，呂天送說，爲了兒子真是花了不少錢，本來想把兒子送到殘障收容所去住，希望能有專人來照顧治療，免得跟在自己身邊吃苦，但是收容所的人卻要

他擔付他兒子的衣食費用，他那付得起呢？只好又將兒子帶回來。

昨天晚上，兒子的病又發作了，在院子裏抱了一包水泥滾來滾去又吼又叫的鬧了一夜，怎麼拖拉他，都沒有用。就這樣在外面呆了一個晚上，到了今天早晨，病情才稍微好轉。

「命啦！」呂天送說：「卅年了，靠我自己，也就過來了，除了這些鄰居，再也沒有別人管過我，幫過我；我只希望趕快把田裏的大蒜賣出去，把新房子蓋好，能搬進去住；兒子的病別再常常發作就好了；別的也不敢想啦！」

●呂天送想蓋一棟新的房子



●這些菜大都被蟲吃了，因為菜價還不如農藥價錢，只好任它長蟲



不能再有一次奇蹟

台西養殖漁業和農業

再哭就送你去海口呷蕃薯

十多年前，雲林縣的許多父母，在小孩哭鬧不停的時候，會提出這樣的警告：

「再哭，再哭就送你去海口呷蕃薯！」

海口就是現在的台西。台西給人的印象一直都是窮鄉僻壤，到最近發生的劫囚案，主角之一是台西人，更為這地方蒙上一點神秘的色彩。

早期台西是個漁港，部份居民靠出海打漁為生，後來漁港漸漸被泥沙淤塞了。加上民國五十三年左右的一次大海難，死了四十多個漁民，許多人視出海打漁為畏途，轉而從事養殖漁業。

這裡有四萬六千多人。但其中大約一萬人左右常年在外地討生活，大多數是在台北地區，從事勞力工作，新一代的台西人，外流的情形一年比一年嚴重。

這裡沒有一家工廠，百分之八十五的



●台西人大多數從事勞力工作，養蛤蜊

居民從事農漁業，還有一些在公家機關上班，和少數的失業人口。

鄉長吳振欽說：「我們每年稅收只有六百多萬元。」

可是光是鄉公所每年的人事費用，就要用掉一千多萬元，幾乎所有的建設都要靠縣府撥款補助，經常捉襟見肘。

根據吳鄉長分析，沒有工廠在這裡設立，除交通因素外，最主要是沿海地區塩份很重，機械易生鏽，影響廠房和機械的壽

命。

這裡也是個沒有花的地方

這裡也是個沒有花的地方。因為這裡的空氣和土質都不適合花卉生長。

在山西鄉，崙豐算是最大的庄頭了。崙豐路的兩旁有些很新的房子，那是前幾年養殖事業最景氣時蓋起來的，那些老漁民不勝感歎：「如果現在也像以前那樣就好了！」

以前養文蛤一公斤價錢最好時可達六十元，現在只有二十七元。以前養鰻魚尺寸在規格內的可賣到一公斤二百三十元，現在兩百元都不太有人買。

山西鄉文蛤的產量佔全省百分之六十，以往都由中盤商來收購，曾發生過幾次拖欠貨款和惡性倒閉的情形，去年山西的漁會辦理了共同運銷，但是台西年產一千萬公斤以上的蛤蜊，由於漁市場銷量有限，透過共同運銷的文蛤一年只有四百萬公斤左右，其他的仍然要賣給中盤販子。

參加共同運銷，對漁民而言，最大的優點是取得貨款穩定，可是在價格上通常會比賣給中盤販子低，而且還得經過吐沙、小包裝等較繁瑣的過程。

爲什麼共同運銷的價格反而比賣給中盤販子低呢？

漁會和大多數的漁民都把原因歸咎到漁市場。他們認爲漁市場的喊價手和行銷商存在著某種「默契」，以致於價格無法提高。

歸根究底，這一兩年來文蛤的價格大跌，主要的原因仍是農漁產品常有的老問題——生產過剩，加上主管機關缺乏明確的政策與措施。

文蛤價格大跌，損失最嚴重的大概算是海埔新生地的承租戶。

台西由於受濁水溪、虎尾溪等河川影響，形成了廣大的海埔新生地，約七百六十六公頃，經省政府予以整理後，在七十七年以「共同經營」的方式租給台西的漁民，養殖文蛤。

價格節節下跌，苦不堪言

二年多來，承租人每年繳五萬或六萬元不等的租金，陸續也投資十幾二十萬元去整建漁塢，但文蛤的價格却節節下跌，承租人苦不堪言。

一位林姓漁民說：「既然合約是寫著共同經營，那麼我們賠本了，省政府是不

是也應共同分擔？」

另外還有個一直困擾承租漁民的問題：現在租用的漁塢，若省府有一天要收回重新公開招標賣斷，那麼所有人就不一定是現租人了。在這種情況下，值不值得繼續投資呢？不投資修建漁塢又會直接影響到生產。

海埔新生地管理站主任蔡文治表示：「產權不能確實，租約又短，的確影響到承租人投資生產的意願，但海埔新生地產權是屬於省政府的，縣政府沒法子做決定。」

路邊那些新蓋的二層樓磚房，有的貸款還沒付清，漁民說：「說什麼生產過剩，我才不相信，台灣十天半月不吃蛤蜊的人多的是，政府爲什麼不像推廣香蕉一樣的推廣蛤蜊？」

也有人說：「我們這裡蛤蜊便宜的要命，可是爲什麼菜市场賣的蛤蜊並沒有降價？」

說歸說，養牡蠣的漁民仍然一早漲潮就出海，等到下一個漲潮才回來；養鰻的人仍然徹夜守在漁塢邊，以防停電缺氧；爲數最多的養蛤人，仍然經常半夜巡視魚塢以防被偷，一早在池面撈青苔浮萍，保持水質乾淨。

許多居民兼營漁作和農作，在台北西水田有二千三百甲，旱田也有一千二百甲，但台西農會推廣股股長吳棋玉說：「農業收入大概只佔每個農戶總收入的百分之四十左右。」

其他收入全來自兒女到外地賺錢，或兼做些雜工，來彌補不足。自從二年前，省政府將海埔新生地開放為養殖魚區後，許多農民也躍躍欲試，承租了魚塢；那時正是文蛤價錢最好的時候，沒想到等開始收成時，價錢已不如從前，再加上缺乏經驗，養殖失敗的情形很多，造成經濟上的困境。

鄉里的荒地愈來愈多

在農作上，台西農民在這貧瘠、鹽份又高的土地上，想盡辦法種植各種農作，從稻米到蘆筍、花生、西瓜，還得時時提防各種風災水患。

農會推廣股股長吳棋玉認為，台西鄉雖然土壤不肥沃，地下水源却很豐富，可用抽水機灌溉，但最好在主要溪流上設置擋水壩，以確保補助的水源。

最影響農業生產的是每年挾帶鹽份的西北風。吳棋玉很感嘆的說：

「日據時代，濁水溪以下的沿海地帶，距海六公里遍植防風林，農作物就比較不受鹽水淹的影響。」現在這些防風林則已被砍掉二十多年了，沿海土地由土地銀行放租給漁民，拓為漁塢，養殖鰻魚或文蛤。

除了對抗先天不良的種植環境，台西農民和別地方的農民一樣，有時也忍受豐收的悲劇。當我們走在往蚊港的路上時，農民許川正率領著家人把一棵棵長好的包心白菜砍掉，牛車上堆得高高的包心菜，許川說：

「這些菜大都被蟲吃了，因為菜價還不如農藥價錢，所以沒有噴農藥，任它長蟲，現在只好當堆肥用了。」

許川的包心白菜園大概有六分地，這一季的收入是零。不但包心菜，今年的蒜價也節節下跌。種了一輩子蔬菜的丁英周也發覺，鄉里的荒地愈來愈多了，「種的時候怕收成不好，收成好了又怕賣不出去，這樣誰還敢再種！」

丁英周認為，我們應計劃生產

丁英周認為，農會應該有實驗農場，把適合各類土質的作物，實驗種植成功後

再推廣到各地區，才有可能做到計劃生產，控制產量。但部份漁會和農會人員却有另一種看法。他們認為多數的漁民和農民是很頑固的，他們常抗拒專家的指導和建議。

丁英周否認這種說法，他說：「農會根本很少管我們，也沒有什麼指導和建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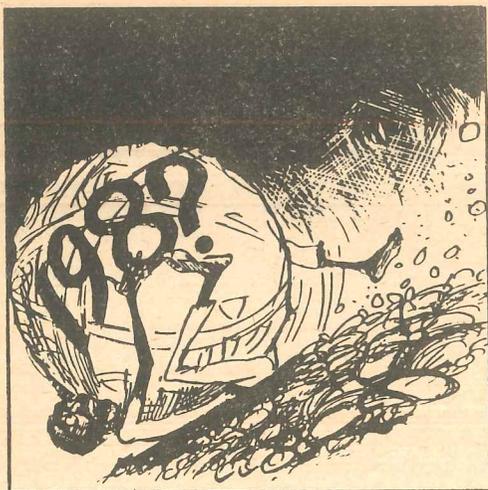
在海埔新生地養文蛤的林姓漁民也說：「有時候蛤剛死了，我們去漁會請教，可是他們常研究了半天沒有結果，也沒有明白告訴我們怎麼辦。」

海埔地管理站主任蔡文治表示，影響養殖漁類的因素很多，有時一項建議一旦錯誤可能會導致漁民幾百萬的損失，所以必須很謹慎。

農會推廣股的吳棋玉也說：「政府的農業政策不定，直接影響到農產品的價格，這是農會無能為力的。像臺灣進口了許多雜糧，當然會引起雜糧作物的危機。」在這些爭議中，透露了農民漁民的無助感，和地方農會漁會的無力感。這塊沒有工業的地方，正在期待下一個奇蹟，像民國六十九年左右，池裡蛤價高漲，田裡蒜價看好，但這是他們無論怎麼努力都無法獨立達成的。

秦觀朝

從幾個實例 談台灣經濟的 依賴性格



從民國六十五年起，辭掉幾個外國在

台採購公司、船務公司等的工作之後，自己出來經營一家小小的貿易（出口）公司，一直到今天。上個月，在香港讀到「七十年代」雜誌上一篇署名殷惠敏，題為「依賴理論」與台灣」的文章，頓時思潮起伏，感到難以平靜的悲哀。我是一個商人，對學術上的「依賴理論」是個外行。但我倒願舉出幾些台灣商界只要稍有思考力的人，都會切膚地感受得到的疑問，就教於博學的殷惠敏先生。

日本紡織工業在生產過剩或技術更新的時候，不惜運用同業和相關支援銀行的鉅大壓力，對汰舊的和過多的紡織機械加以拆除作廢或封存，而絕不轉售給台灣，

目的在避免台灣紡織界以低價格直逼日本紡織品的製造能力、爭奪世界市場。但是在另一方面，日本卻將大量舊工作母機、舊的塑膠加工機器向台灣出口，使台灣的工作母機工業和塑膠的加工機械工業面臨沈重的壓力，無法在台灣安定掌握自己的市場，無法積累繼續研究發展所需的財力，從而獨力繼續發展，與日本在國際上先就此類較簡單的機械需求市場一爭長短。這種事實，與台灣最近不斷發生著名機械廠財務危機，從而直接影響台灣金融，有什麼關聯呢？

●美國對台灣彩色電視 機進口設限的滄桑

當美商跨國性銀行大通銀行（Citibank Manhattan Bank）當年設立其分公司於台北之時，慶祝酒會上的來賓，幾乎全是在台日商。這說明了具有精明市場資料的美國大通銀行，正確地理解到在日日本資本和商團在台灣經濟中所扮演的重大角色。

日本商人和資本在台灣支配性存在的時候，和三十年來國府對日本百般隱忍、順從、低聲下氣的政策，有沒有關連呢？如果窮國爲了「經濟發展」，而以民族主義爲

、慢性的摧折，從民族百年大計看來，殷先生還是覺得值得嗎？

在美國，關於對來自第三世界國家影視機設限的問題，爭論不休，於茲豈只十年。十多年來，總是不主張設限的遊說團佔上風（這些遊說團背後，就是類似也在台灣設廠的跨國企業 RCA 所出錢支持）。但最近，美國又重彈設限之議，而且調門兒有愈來愈高、愈緊的趨勢。請問殷先生，這與跨國電視製造公司發現台灣和韓國的工資，有越來越高的趨向有沒有什麼關係？

如果說關係不大，台灣和南韓工資的增加，仍然可以由提高在美國市場中影視機的零售價來加以吸收，則設限之後，不論是由出口國有權分配出口配額、或美國有權分配進口配額，其利又有誰來享有？是台灣的民族工業呢？還是跨國電子企業（如 RCA）？對台灣的民族工業是不是一項重大的打擊？

若說美國打擊的對像是日本的彩視企業，那又為什麼台灣和韓國的電視製造工業也要一塊砸呢？為什麼台灣的官員、業者、輿論，都有些委委曲曲，敢怒而不敢言？未嘗主張設限配額應由出口國有權分

出口美國的機會。

幾十年來，台灣的不銹鋼片市場，一直都是處在日本壟斷之下，不知殷先生有沒有興趣研究一下：為什麼日本商人承建台灣第一家唐榮不銹鋼廠，怎地幾年下來東蓋西蓋，磨磨蹭蹭，就是蓋不好？為什麼一旦開始有些可以自己生產的跡象，突然之間，台灣的不銹鋼市場忽而大量湧現日本製不銹鋼次級鋼片，形成難抑的傾銷，使龐大的不銹鋼設廠投資，眼看着就要垮下去？殷先生所說賢明的台灣「決策者」在哪裏呢？這決策者，真的抵擋得了日本資本的各種壓力嗎？

●窮國輸入昂貴的資本財的心酸話

台灣有一家水泥公司，從外國進口了一套生產水泥的設備，流程繁複，價錢高昂，從而成本也跟着提高。這家水泥公司的工程師研究了又研究，終於拆掉不必要的流程上的機件、縮短生產行程，減少燃料的使用，達到降低成本卻絕不影響品質的水泥。

這個例子告訴我們，窮國要花多少冤枉的血汗活命錢，去換取浪費、不必要的

機件和技術，直到他們自己有能力以批評的態度去檢驗從富國進口的資本財為止。

目前，數以億萬美元計的龐大、昂貴的機器、分別擱置在台鋁公司、台金公司和其他單位，如果連「先進國」連騙帶誑賣給中國大陸的無用資本財算在內，數目之大，會令一切中國人直掉淚。請教殷先生，除了有關「決策者」要負一部份責任，賣機械的國際企業，是不是也要負「一點」責任呢？距今十五至二十年前，當台灣自己尚未養成對生產機械的性能做評鑑的能力時，能夠乘虛博取商機、完成高額交易、徹底瓦解台鋁公司在島內和國際鋁品市場上的競爭力，是需要什麼樣規模、什麼樣巨大力量的公司呢？小公司，還是跨國性企業？殷先生不相信歷盡滄桑的台鋁已經憂然停止了鋁錠的生產，使台灣每年耗費巨大外匯，進口鋁製品？

●壟斷在外國資本手中的海運事業

台灣一年進口值約合美金四百億元以上。但殷先生曉不曉得台灣的海運，幾十年來，是掌握在誰人的手中？這些外商海運公司，多數船舶滿載，並以近似包船（Charter）的方式運至卸貨港，卻收取

以立方公尺為單位的高運費。然而他們還高興漲價就漲價。每一次漲價，台灣的出口商人就把自己的利潤降低一次，再不就是對於生產線上的無數台灣工人加深盤剝一次。在競爭劇烈、棲棲遑遑、拼着血本無歸找生意的台灣出口商無以撐持的低迷時代，是什麼人的什麼行業盤據在台灣的出口港，以近乎訛詐的價格，穩拿載貨的機會？

殷先生或許要問，幹嘛不自己發展自己的海運？殷先生倒是算一算，台灣買進昂貴的造船技術、買進昂貴的造船設備和船用機件，製造出來之後，加上營運成本中的折舊損失和利息支出，會使造船業者必須將工資壓低到什麼程度才划算？在那種低工資下，技術與機械的價格供需律，足以粉碎我們自力更生的期望與目的時，我們至少沒有權去懷疑這種經濟規律是否已經被以國際的範圍加以惡用？

台灣的外資海運公司，為了招徠生意，每個月為每一位業務代表撥定一筆可觀的「交際應酬」費，硬性規定要全部花光在客戶身上。二十多年來，這些外商海運公司，一直是台灣酒家、銷金窟、風月場所、餐館上歷久不衰的每天常客。除了日本買春旅行團外，請問，是那一個外商行

業敗壞了台灣的道德與社會風氣？即使在百業蕭條的低迷時代，我們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外國海運企業，把從台灣出口商榨來的血汗的一部份，大把大把花在墮落的行業，來鞏固它們海運上壟斷性優勢，把台灣一直圍困在海上孤島上。殷先生，你叫我們忍耐，等待有朝一日自然翻身。問題是，照這樣看，我們有等頭嗎？又要等到什麼時候呢？

● 啞吧的黃蓮：台灣的

核能電廠擴建工程

殷先生能查一查，台灣最後一次核能發電廠法國公司得標的標價，與前此美國公司的得標價額之間令人心酸的差額。爲了擺脫跨國企業寡佔或壟斷核能電廠承建工程業務，我們的台電公司，經濟部終於找到了一個簡單的國際招標這個方法。這麼簡單的方法，爲什麼從前就沒「想」到，想到之後，爲什麼開標結果對我們有利，反而整個攔下了擬建的工程？有沒有其他難言的苦衷呢？過去幾次強盜式的標建，浪費了多麼巨大的公帑？增加了人民多大的負擔？

花了那麼大的錢，請人來標建核能電廠，爲什麼一點點技術轉移的問題都沒談

起呢？爲什麼營建核能電廠時，有關污染、安全的資料，一律不准國民公評公開？這期間又有什麼複雜的國際政治的因素？

● 跨國企業爲台灣帶來了什麼？

因爲台灣資源不豐，沒有拉美、非洲的那麼豐饒的銅礦、鐵礦、金礦、鑽石礦、石油和其他稀少金屬，使得跨國企業沒有來台灣把整個台灣翻個天翻地覆。但這

● 自動化後，台灣廉價勞力失去價值，跨國企業會不會呼嘯而走呢？



使得台灣逃過貪慾的國際企業怪獸嗎？

殷先生不妨查一查，跨國企業在非律賓、馬來西亞、泰國、印尼、拉美和非洲大陸上，乃至於大洋洲、加拿大，掌握了多少農、林、漁、牧、礦等極為重要的資源。再看看台灣珍貴的杉檜林木如何被砍伐淨盡，就知道日本商人和資本對台灣珍貴林材的毀滅性破壞了。透過跨國性企業，農藥的毒害、飼料添加劑對食肉的污染，農藥、殺蟲劑對土地、河川、動物、生物環境的悲慘斷傷，不出十年二十年，美麗婆娑的台灣島，如果不成為死地廢墟，應也相去無幾了。殷先生，不妨回來住個把年，到處看一看，只要你良心尚存，你就不會那麼為國際超級奸商說話，不會那麼把「成長」看得比人、比祖宗留下來的自然環境還重那麼多！

二十多年來，台灣豐富的人力，既勤勞，又溫順，正是跨國公司垂涎的肥美的資源。跨國公司在台灣經營，基本上是爲了這廉價而「溫順」的台灣工人。但二十五年後，明知台灣教育水準日高、資本也有了積累，科技上也有了初步的發展，這些跨國公司依舊只在台灣不斷設立裝配工廠，吸食台灣工人肥厚的血汗，方其進口零件之時，把稅記在稅帳上，出口之時，

又享受沖稅之惠，台灣是進口稅七厘

想撈到一文。跨國公司的營業所得，又享盡了五年免稅或加速折舊抵減所得稅的優惠。至於技術轉移，二十五年來，經驗已報告訴我們，那是痴人的夢想。跨國公司的工資條件與台灣的民族工業者一樣，但人家的廠牌比你響太多太多，人家在消費國市場的經營管理力也比你強太多太多，於是台灣工人長年被不休止地剝削，而台灣的民族工業企業，却永遠停在幼苗的階段，幾乎無法在影視機、電腦周邊設備、摩托車等工業上，有國際性的發展，更不用提擺脫對中心國家核心機件和技術的依賴了。我要問問，如果跨國公司不把台灣比較先進的裝配業務全佔滿了，台灣的經濟、工業，是不是比現在還要有一線生機呢，在民族科技工業的發展上，是不是比較有一個開始發端的機會呢。跨國企業在台灣獨佔裝配工業一天，台灣的成長就一天有固定的極限，難以脫胎換骨，如果有朝一日機械人、自動化發展到可以完全代替人的勞動，這些跨國公司就必呼嘯而去，留下一大群失業的工人和一片工業的廢墟。早期跨國公司插手台灣的香茅草及樟腦油工業，一旦發現了合成化學取代品，便倏然停購香茅草及樟腦油，使台灣只剩下土

不管前途有多困難，難道我們要求在經濟上獨立自主，真是那麼不應該嗎？

● 合作即枷鎖： 以摩托車工業爲例

任何在台灣生活的人全知道：台灣的摩托車工業，早已充份具備了國際競爭的產能了。但殷先生可曾問過，爲什麼台灣一直沒有摩托車外銷呢？爲什麼業界對政府和輿論鼓勵機車外銷，一直沒有反響？原因是台灣的機車工業都與日本資本「合作」，日本資本佔着壟斷和支配地位，早在設廠之初，即以不得外銷爲條件。台灣在二十餘年來，完全學會了機車的製造，却被日本資本死死地掐住脖子，只准在島內市場討生活！

殷惠敏先生，我只是一個每天爲自己公司的存亡，孜孜矻矻計算小利的、繁忙的商人。我沒有什麼特別的意識型態，沒有什麼特別的政治上的執念，但拉雜寫來，不料此時心中充滿着悲哀，無從排遣。我有一個感想，像先生那麼博學能文的人，下筆之時，該負有多麼重大、嚴肅的責任啊！先生豈可不慎重，否則留下千古的罵名，就可惜了。

□

臺灣出口貿易的「苦戀」

■張元平

美國優惠關稅制度雖擺著慈善家的模樣，但證諸實際情形，却是控制開發中國家的工具，甚至是其全球戰略的一環！最近開發中國家紛紛開放門戶，即是其「成果」。

近一兩年，中美之間的經貿問題，由於當局「進口熱戀日本，出口苦戀美國」的習風（侯立朝先生語），不斷地發生糾紛，弄得美、日雙方不把台灣看在眼里，甚至中曾根康弘也曾表示，雙腳不踩進美麗島一步。儘管他跟台灣淵源極深，許多朋友依舊在台（日據時期，他在台灣官拜上尉），但這樣的國家，如何叫人看得起。中美貿易問題錯綜複雜，早為人詬病。其間的糾紛層出不窮，最後便發生諸如稻米談判、輸美產品被控傾銷、中美貿易逆差、仿冒風波等。有些固然台灣自己理虧，可是部份案件，却充份顯露台灣的卑屈軟弱，美國的蠻橫霸道。

尤其是中美稻米問題，台灣當局根本可以不予理會。我們的稻米售給東南亞國家，不是美國，台灣稻米的市場與美國的稻米市場不同，台灣稻米價錢如何干他啥

事？台灣有何種義務替美國維護利益？

台灣稻米外銷量對美國的外銷量而言，根本少得不足以影響美國稻米的價格。可是中美雙方針對此項問題，展開第一回合談判時，美國代表竟傲慢地拂袖而去，台灣當局却可憐兮兮的委曲求全。究竟是甚麼理由使得台灣必須向美國人低聲下氣？其原因無它，在談判的最後階段，美國代表使出殺手鐮，威脅取消「優惠關稅制度」。「普遍優惠關稅制度」的威脅力多大？在中美經貿地位上意義如何？這是本文想探討的問題。

●何謂普遍優惠關稅？

所謂普遍優惠關稅制度（Generalized System of Preference 簡稱 GSP），依照美國自己的解釋，主要是爲了「幫助開發中國家對美國的輸出，提

高其出口所得，帶動工業化，並提高其經濟成長率。」這項制度是根據美國一九七四年貿易法案（Trade Act of 1974）。由該法案授權美國總統，對受優惠之開發中國家輸往美國的特定貨品，給予免稅待遇。但受益國的名單由美國總統依據各開發中國家的經濟開發水準及其他因素來決定。（大部份共產國家及石油輸出國家（OPEC）的會員國，則明文規定不包括在內。）

根據美國貿易代表署發佈的資料，一九八三年台灣在「普遍優惠關稅制度」下，享受免稅輸美金額共計二十九億八千一百萬美元，佔台灣輸美總金額一百一十二億零四百萬美元的二十六·六%。可見台灣經濟依賴美國的嚴重情況。也因此，台灣經濟就不能不「苦戀」美國了。

美國裝出一副慈善面孔，假仁假義地宣稱優惠關稅制度是爲了帶動開發中國家的工業化，提高其經濟成長率，其實根本就是控制開發中國家的工具。幾年前，台灣一片高喊分散外銷市場的叫聲，但對已依賴美國成性的台灣經濟而言，並不是開拓市場足以解決的問題，所牽涉到的，其實是經濟結構的問題。立法院七十三會期第一次會議時，趙耀東答覆立法委員蕭瑞



● 跨國企業採國際分工，也享受到優惠關稅的利益

得的實證時，曾經作了如下表示：「蕭委員提到我國貿易為何集中在美國，而不分散到他國？目前台灣出口的產品大部份都是消費品，無論到任何一個地區推銷業務

，他國均採取抵制態度，政府現已積極推動分散市場的工作，然而民間工業的結構如不改善，仍將困難重重。」

● 經濟依賴是貿易市場無法分散的原因

GSP 如何成爲美國的控制工具，使美國人「穩坐釣魚臺」？開發中國家爲了利益，會享 GSP 免稅，整個經濟結構遂傾向於製造免稅範圍的產品，開始投資設廠，製造美國人需要的產品。等到經濟結構一旦定型，便非一朝一夕能改，只好乖乖就範，造成開發中國家終須依賴美國市場的惡運。台灣外銷市場無法分散就是依賴美國的結果。

開發中國家養成依賴美國市場的習慣性之後，不論美國採取縮小免稅範圍或普遍的設限，對開發中國家而言，都是致命的經濟打擊，只好任人擺佈。譬如去年，臺灣對美貿易的輸出額一百一十二億美元，佔輸出總額二百五十億美元的百分之四十四點六。輸美金額中享受免稅的計二十九億八千萬美元，佔對外全部輸出額的百分之十一點八。若從這項比率來看，萬一美國取消「優惠關稅制度」，台灣根本沒有實力足以承受。至此，我們終於恍然大悟，第一回合的中美稻米談

此外從台灣處理仿冒案件的情形下，也充分顯示出 GSP 的威力無窮。去年三月美國貿易代表團專程爲此來台。對我施加壓力要求從嚴採取防制措施，因此我國也表現了相當的效勞。據國貿局統計，去年因仿冒商標而被判刑或科以罰金的案件高達二百七十件，較諸前年的一百七十八件增加了八十三件。刑期也比往年加重許多。

由於今年美國衆議院能源暨商務委員會通過一項「防杜外國廠商剽竊美商知識財產權」的報告，並建議美國政府進行立法，將嚴重仿冒的國家自優惠關稅制度中「剔除」。而根據美國貿委會的調查報告——台灣在仿冒美國主要產品中佔六成以上。

明年一月是 GSP 達到期限的日期，能否延長尚在未定之數。但各國各利益團體已紛紛透過各種途徑影響立法，或要求設限，或要求開發中國家積極取締仿冒與解除貿易壁壘。

● 美國國內對 GSP

利益不一致

不過由於利益不同，美國國內對 GSP 也有兩種不同的態度。

第一種是美國國內業者與勞工組織——他們抨擊開發中國家輸入的產品佔去了大部份的市場，也剝奪了他們的就業機會，因此他們的主要目的在取消GSP與限制開發中國家的產品進口。

第二種是採取國際分工策略的企業——特別是所謂「跨國企業」，他們的主要目的是以GSP為工具脅迫開發中國家嚴格取締仿冒（跨國企業是仿冒的最大受害者），同時藉此（GSP）脅迫開發中國家取消貿易壁壘與投資限制。

根據經濟部發表的統計：民國七十年，僑外資事業外銷收入佔台灣全國出口金額的百分之二十五·六，其中電子電器業佔百分之六四·六七，紡織業達百分之四六·二八，化學品製造業百分之十二·三七。另外貨品銷售額回銷母國的比率，美國即佔了百分之五十四，日本佔了百分之二十·九四。

由此可知，如果美國市場設限，跨國企業本身也可能是受害者，他們當然不贊成取消GSP。今年二月有七家台灣彩色電視機廠商被美國商務部裁決傾銷。其中：台灣無線電、艾德蒙、台灣三洋、台灣日立四家，即為跨國企業，另一倖免被判傾銷的台灣歐麗旺也在跨國企業之列。明

白了美國業者對GSP不同的態度後，我們才能更清楚的看出GSP所扮演的角色，及對開發中國家的影響。

● 開發中國家何以紛紛開放門戶

由於跨國企業的勢力壓倒國內業者，因此GSP的運用大致朝著跨國企業期盼的走向發展——脅迫開發中國家保護跨國企業的工業財產並撤除開發中國家貿易的關卡。導致開發中國家紛紛開放門戶，任由外資長驅直入。

以韓國為例來看：七十三年二月二十二日據韓國前鋒報報導：「韓國政府將致力加入一連串的GATTIMTN（關稅暨貿易總協定——多邊貿易談判）協定。同意降低非關稅障礙，以助世界貿易之擴展」。韓國所以發表「自由化的政策」，事實上向美國表態，因為自二十三日始，美國將與韓國舉行經濟合作會議，檢討兩國之間的貿易限制與全面經濟關係。

韓國希望一九八五年美國的GSP能再延長五年，並降低對韓國鋼鐵產品、鞋類、紡織品以及其他產品輸往美國的限制。至於美國代表團則希望進一步打開美國產品的市場，同時解除韓國證券、保險業對外資投資的限制。

經過兩天的討論後，美、韓雙方發表支持自由貿易的共同聲明，韓國表示將盡力保護知識財產權的政策並改變外國投資的環境，美國代表團也交換條件，支持韓國繼續享有普遍優惠關稅。

由此可知韓國的經濟自由化到底，與GSP脫不了關係。而台灣最近自由貿易的經濟走向，除了表面的理由外，何嘗不是受到美國市場設限的脅迫。

趙耀東在答覆質詢時即說：「貿易是我們經濟發展最主要的課題，今天經濟部本身所遭遇的困擾也是貿易問題。……在貿易上所遇到的困難，仍就是認為我們的貿易有保護：所以未來的經濟政策，要突破貿易困境，只有採取自由經濟政策……長期的計劃，希望整個台灣能成爲一個自由貿易區」。國民黨常說，中華民國與韓國是兄弟之邦，在同受美國老大哥要脅、操縱這點上，確是名符其實的難兄難弟了。

從上面的論述，我們終於看清了披著慈善的外衣的「GSP」制度，是如何操縱開發中國家的經濟，甚至成爲美國全球戰略的一環——對友好的國家給與優惠，對不受脅迫的國家則取消優惠，這就是美國優惠關稅制的真正面目。

新殖民主義

□本刊資料室

傳統的殖民主義雖迅速沒落了，然而却刺激了列強另一種支配方式的興趣，這種新的方式與對殖民地屬國之完全控制不同，但也無甚新意。其實非正式的帝國主義（Informal empire）仍具有一項重要的成分，它始終是由資本主義演變而來的，即其保障市場和取得原料的手段不變的，非正式的帝國主義和對殖民地完全控制的殖民主義一樣，幫助了和促進了促使工業先進國家與原料供應國家之間的國際分工。然而這種非正式的帝國主義取代了原有的殖民地統治，並將新的機器設備輸入原有的殖民地而予以控制。這種情況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才普遍起來的，此之謂「新殖民主義」（Neo Colonialism）。當然，這個名詞和觀念在基本上有著高度的爭論性，現在美國和西歐一般的看法都是否認此一名詞的正確性，但在以往的殖民地世界中，却承認這種新殖民主義情況的存在，並廣受熱烈的討論。

通常新殖民主義都是意含著：有強力的外國命令加諸於虛有其表的獨立國之上

的情形。最狹義的說法，乃是指一個國家的經濟事務和經濟政策深受外國或外國企業所影響，進而引起了對政治和軍事政策的影響。再者，這個名詞還慣於用來指出，殖民強權在獨立後的原殖民地上的文化和價值的優勢。

除了在教育和文官系統內，遺留下來了殖民地時代的文化和意識型態外，科技支援也為許多獨立後的國家作好了新殖民主義的鋪路工作。在以往的法國和英國的殖民地區域內，原殖民母國的貨幣仍保留其原有的地位，以促進實際商業關係的繼續存在。還有各種新的和舊的控制技術，以維持其經濟的連繫，如為了與原殖民地地區的貿易，而有優惠關稅和限額制度。最重要的，還是基本經濟結構繼續介入原來的殖民地或託管地，以能在若干年後造成一些特殊需要的中心都市，而使原殖民地的經濟和財政依賴這些財政和工業的中心。原料分配的模式則由一些外國的投資者、銀行家和商人來塑造和管理。在一些缺乏新的基本經濟原料的國家中，甚至在

獲得政治上的獨立後，仍然繼續擴大外國的商業活動，還是無可奈何的固著在殖民地的地位。

新殖民主義發展最主要的因素，大概是由於美國扮演了向世界各地廣泛擴張的角色之故。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美國是全世界最強的經濟與軍事的國家，在心態上自命為非共產世界的領袖，並且致力於將其組織與管理擴張到其能及之處。美國的領袖和其盟友一樣，他們將對抗資本主義的共產主義之擴散視為主要的危險。他們以盡其可能的保持這個世界的現實狀況為最優先，並以經濟和政治的努力去維繫商業和投資的傳統模式。因此，其在根本上要防止社會革命，因為社會革命可能包括沒收外國人的財產，其他或如引起商業和投資機會的被限制，及原料取得的被限制。

有些原因是為了牽制社會主義國家戰略，和為了防止和鎮壓社會革命，所以美國在全世界建立了廣闊的軍事基地的網絡，其中有許多軍事基地就建立在由殖民地

獨立的國家中。以美國的觀點視之，因有些國家的發展面臨威脅，所以，這些國家必須由美軍基地這樣有力的外交和軍事行動來支持。爲了維護這些國家免於危險，美國不惜發動軍事行動，這種軍事行動中最猛烈的一次就是越戰。另外還有一個較小而有效果的明顯例證，那就是二五三年美國推翻伊朗的慕塞德（Mosaddeq），因爲他要將外國人所有的石油工業國有化。爾後美國又曾組織軍隊推翻瓜地馬拉政府，因爲他要把美國所有的香蕉園國有化。另外還有一些例子，如一九五八年美軍登陸黎巴嫩的馬利尼斯（Marines），及一九六五年美國操縱多明尼加共和國的政變，而這些國家都是親美的。

在最新的控制技術中，所廣泛使用的是軍事和經濟援助的授與和貸款。軍援顯然是爲了鞏固友好國家及維持其地位的工。至於經濟援助則有一些衝突的解釋，從西方國家的觀點視之，這種援助是人道主義的項目之一，是富濟貧的義行。另有一個相反的看法認爲，這種援助經常是爲了贏得政治和軍事聯盟，以及不斷在受援國中保有私人投資和取得原料的環境。□

（本文取材自大英百科全書一九七四年版 Colonialism 條）



●新殖民主義發展最主要的因素，是由於美國向世界各地廣泛擴張的緣故。

●三十年代的中國電影正視了苦難的同胞，貧窮懸殊的社會，張牙舞爪的侵略者。



今日的糧食

●唐文標

我們地上的糧食
正是這些菓子

上●上一代的奉獻

八十年代的中國人怎樣尋根

似乎我們對古代歷史遠比對現代歷史熟悉得多，似乎我們對三國、水滸、紅樓夢遠比對三、四十年代作家的小說讀得多，似乎我們對西洋電影遠比對國產影片看得多，似乎我們對外國遠比對中國懂得多。唉……就說電影吧，資深點的影痴們會看過例如差利·卓別靈的傑作「城市之光」、「大獨裁者」……，或者「亂世佳人」，或者進一步找「大國民」、「神奇的安姆得臣」、「憤怒的大地」、「單車竊盜」……這些西方古典名片。但沒有幾個人有機會看到「漁光曲」、「神女」、「

●這一代的青年愛看的電影，是無稽的「外星人」、荒唐的〇〇7故事……這是人或是教育的失敗？



小城之春」、「哀樂中年」、「我這一輩子」、「國魂」、「一江春水向東流」、「萬家燈火」、「三毛流浪記」……等這些三、四十年代中國電影，更不必說已無片存在臺灣拍攝的電影了，歷史在那裡？八十年代的中國人怎樣去認同自己？

怎樣去認識現代史？怎樣去認識中國的貧窮？中國的受欺負？與及中國人怎樣不甘於壓逼，要求整個民族能掙脫西方帝國主義百年來的侵略，從最窮困最卑下的土地上重建祖國？

我們一定要耐心地，用批評的眼光來重讀歷史、文學、藝術。今年由林年同、鄭臻、古蒼梧、黃繼持、盧偉力等人所主持的「早期中國電影」之放映，開始便使人驚駭，形象地表現一個一個「人」的故事，「歷史」的嘆息，與及那不可抗拒的中國命運與災禍，好像生活在三十年代的中國人，誰都不能拒絕這個復國的時代責任。苦難的同胞，貧窮懸殊的社會，張牙舞爪的侵略者——日寇，現實地施壓在中國土地上，也威凌着每一個中國人的心中，電影工作者怎樣面對這一場排戰呢？

精選的影片清楚說明了三十年代人了解這個困境，他們在藝術中反省到自己在時代的位置，他們勇敢的說話，替中國人民說話，三十年代的電影在抓緊歷史流動的方向，揭發社會的不平，提出政制的改革，在許多黑暗的角色上都大放光芒：他們要表達的各種時代問題有：

(一) 一般平民的生活：例如最早期的「勞工之愛情」，或小市民的「啼笑姻緣

」，或幻想破滅的浪漫史：「粉紅色的夢」。寫實表現，白描畫工，六十年後仍可體會當時人的生態。

(二) 婦女遭遇和自我解放：

例如：社會婦女的百態：「女兒經」，女性在社會工作所受欺侮的「脂粉市場」，妓女反抗惡霸的「神女」，新生活女性的「體育皇后」，女工被污辱的「天明」，各式各態，把當時婦女所遭遇的悲劇解剖出來。

(三) 受壓逼和反抗的：

如「火山情血」、「天明」、「漁光曲」、「鄉愁」、「船家女」……這一類傳統中國社會寫實的故事，典型如「林冲夜奔」，沒有比在銀幕上更多痛快淋漓，其感人的表現了。三十年代的人似乎對這題材最敏感，記述最多，感謝他們，似乎這種故事今日社會已改正不少了。

(四) 面對社會失業問題：

如「女兒經」、「鄉愁」、「風雲兒女」、「新舊上海」、「搖錢樹」、「十字街頭」……等等，當年經濟失調，農林破產，都會集中大量流動人口，電影正面提出這種時代問題。

(五) 都會上貧富不均問題：

如「胭脂市場」、「船家女」、「姊妹花」、「都會的早晨」、「女兒經」、「新舊上海」……貧富不均是中国長期的噩夢，三十年代的作者對這個社會死結皆焦急地指摘著，也勇敢地獻身為公平而奮鬥。電影反映了尖銳的詢問新時代的主題。

(六) 兒童教育問題：

如「小天使」、「天倫」、「體育皇后」、「神女」，傳統中國對教育的尊重，在電影中不只形象化，更把社會問題和大眾教育問題聯結起來，對今日的全民教育建立一個好基礎。

(七) 反軍閥統治問題：

當時軍閥分治，無法無天，在影片如「啼笑姻緣」、「火山情血」、「生死同心」、「壯志凌雲」中，從裡面可以看到知識份子的正義感和擁護北伐軍統一新中國的熱誠。

(八) 都會問題：

三十年代電影都在幾個大都會（尤以上海）拍攝的，所以對這裡發生的問題特別關懷和了解，如「都會的早晨」、「新舊上海」、「十字街頭」、「女兒經」、「日出」，甚至「天明」、「神女」等等皆針對都會中人的

●現代知識份子不是政治的盲信，便是對社會抱冷漠的懷疑。



矛盾，貧富的不均，生命的變幻，窮與受壓迫的具體化，乃至於都會中階層分類的問題，電影皆作觸角式向四角探討。

(九) 知識份子問題：

在「十字街頭」、「生死同心」、「風雲兒女」、「天倫」、「女兒經」、「體育皇后」、「粉紅色的夢」：等電影中，電影工作人員皆面對自己切身的出路問題，提出檢討。也許他們的答案還是一廂情願的浪漫熱情的口號：「走到民間去」、「走到大眾

去」、「爭取着全民族與社會的解放」，甚至以加入「抗日神聖戰爭」為歸宿，這種幼稚、泛熱情、衝動的青春，今日雖仍一樣感人，但卻亦留下不少的惑，值得三省。

(十) 抗日戰爭：

三十年代最偉大的問題仍是抗日民族戰爭，電影大都反映了這個嚴肅的問題：「十字街頭」、「壯志凌雲」、「風雲兒女」、「生死同心」、「鄉愁」、「女兒經」……，知識份子自覺到一個大時代的來臨，祖國的存亡，文化的失落，同胞的被欺凌，民族的意識，他們同心協力一致的希冀反對日寇侵略，團結起來建立新中國，他們改革的熱誠，勇於獻身的決心，使他們天真地相信，中國像鳳凰，在火化中毀滅而得到新生。到了今日，我們仍不得不崇敬他們對烏托邦追求的犧牲精神，像其生命就是一團火，一定要燒得好，燒得亮，世界方得個清明。

中●下一代的迷思

從三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台灣海峽掀

起過多少陣波濤，人間爆發過多少場戰爭，多少理想失落，生命成空？我們今日重看這些電影，以一個中國人的立場，同時亦是一個普通觀眾的立場，怎樣來反省呢？

第一次的反省是直接的：

我們同樣是這一代的中國人，這一代所處社會的目擊者和參與者，那麼，我們面對他們提出的問題，了解多少？在我們的文學藝術上和電影上，我們也一樣勇敢地像當年電影工作者那般，面對社會上的問題嗎？

(一) 例如對平民的生活，我們知道和表現了多少？

(二) 例如在婦女的平等問題上，我們社會還殘餘了什麼？即使在「妓女」這類毒瘤上，或養女這個社會性主題上，我們做了什麼？為什麼五十年來仍然存在？

(三) 例如受壓逼的良善，貧富不均，或無賴強盜這類社會問題中，我們是否仍保持高度的關心，是否在文學與電影中經常討論，而且熱烈地提出改善的方案？

(四) 例如大都會問題，我們會不會進一步詢問都會可行度問題，農村與都會怎

樣調整，到了廿一世紀，人怎樣能找到安居樂命之地？

(五) 例如知識份子問題？知識份子怎樣反省自己？作為一個時代的先鋒？怎樣帶領出公正和民主，堅持獨立的人格和自由，怎樣面對「民間」、「大眾」，一方面引導知識普及，一方面保持知識的尊嚴，不流於庸俗，亦不惑於商業的假化？

(六) 例如帝國主義侵略問題，怎樣我們在打敗日寇以後，建立一個獨立自強的中國？怎樣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怎樣不短視於今日商業帝國的近利和消費文明，為人類的尊嚴，為世界和平，為人不受人欺負，人不再欺負人的理想，永遠堅持下去？

(七) 例如……

三十年代的電影工作者千辛萬苦，九死一生的提出他們對中國前途，對當前社會，對人類未來的看法，而這一代的青年呢？他們愛看的電影，是無稽的「外星人」，是荒唐的〇〇7故事，還是笑鬧無聊的「最佳拍檔」之類？這樣說來，豈不是

電影教育的失敗，或者竟是人的失敗？

第二個反省却是矛盾的

(一) 例如三十年前電影的重看，我們發現進步了多少？社會上？電影上？

(二) 例如觀眾在重看過程中，忍不住發笑，表示了什麼？這是個「歷史」問題嗎？為什麼在他人悲慘遭遇中會失聲大笑？或者在志士慷慨激昂中？究竟這代表了什麼？是不是悲慘事件太多，情感已麻木？還是慷慨宣傳愛國的言語太多，已無意義？是否人間已經庸俗化？「正義」被人統辦售賣，「感情」被人濫用賤視，人間已不再是人間，我們早被僵化成冷感的人？

(三) 例如當時熱血沸騰的時代電影，今日看來已漸不了解？是否我們對「國家民族」已有新的看法？當時灑熱血，擲頭顱來保衛祖國，而今學英文，趕移民，希望逃避現實？是否世界已大變？這一代的青年不再找尋世代的問題，只希求個人的發展？

(四) 例如電影庸俗化了？或者人庸俗化了？所以今日的電影電視已很少走出攝影棚了，不是打鬥便是笑鬧，不是古裝便是武俠，台灣香港多年來拍攝什

麼電影，有那一類片——即使幼稚的——能和三十年代這些勇於提出問題的影片相比呢？電影工作者怎樣反省呢？

(五)「時代問題」是什麼呢？今日中國人愛看那樣電影也一樣有時代性，或者竟是表現了人的庸俗化之一面？

下 ● 知識份子的兩難

更複雜的，例如知識份子的問題吧！中國人定要選擇他自己的方向。知識份子的問題就關鍵在這方面，將到的世紀中，我們怎樣提撕「人」？文化上、意識形態上、道德上，乃至人與人之間最普通的關係上？

我們這一次眼見了變遷的中國歷史。不幸的是，在曾祖父一代，我們投身革命推翻滿清，在祖父一代，勇於改革，追求科學；父親一代，抗日統一，民主自由。到了我們這一代，我們的意識形態遠比當前模糊，甚至有不知怎辦的失落。知識份子找不到一個鮮明的旗幟，可以投身犧牲的參與，也許是社會本身跟我們隔離、異化，太專門和太龐大，我們不知所從。就在目前的知識氣候中，常有二個極端橫在知份的眼前，且常強逼性的要人作選擇，

不幸的選擇，一個是政治的盲信，可以為一個「擬似的真理」而否認眼前的事實，一個是冷漠的懷疑，不相信任何哲學推論出來的政治理論，甚至厭惡。前一使人走向幼稚的政治，後者使人遠離社會國家。這二種都極為危險地引誘下一代。知識份子怎樣反省，或領航自己與他人呢？

對於政治冷感的知份，他們或隱於工商，或逃避祖國，確是痛心之事，對於另一種走上政治極端的，也同樣使人憂慮。他們「自覺有理」、「思想的純潔性」和「擇善固執」，逼使自己走上衆神之神，用盡方法、文章、言語及行動來表現他們自封的「道德憤怒」，而從不努力去學習習人，去研究社會，去了解人的矛盾與劣根性，去同情苦難得忘了政治的同胞。從這些人之中，除了一些無實質內容的言語文字中，而窮人一點東西也拿不到，例如住屋、教育或政治狀況。這一類的政治幼稚病，每個知份皆患過，在三十年代的電影中也清楚可見，只是今日重看重思，憂思只怕加重罷了。

我們面對當今現實上的弔詭，（正義不談、是非不明、公平無義、民族無識），重思三十年代知份的天真和熱情，必然會要重議今日知識份子的定義和歷史任務。

專門職業的學人不再負責這個名詞所意旨（不管他是作家、作曲家、農經專家或數學家），我們強調的是知份應是把真理作整體研究的人（而非專家的部份化），他必然會意識到並反省周遭的環境，他本人所處身的歷史位置，同時亦勤於考慮過去和未來。這種思想形成的經驗是怎樣呢？是他作為知識份子的個人癖好，還是普遍人的要求呢？即是說，他考慮世界進展時所得到的思想經驗，就是他的知識，亦即是人類旨趣相同的所在，並由此，他跳出個人學者的小框框，從經驗中發展出倫理的標準，他用此來權衡他所遭遇到的世界，並根據它辨證地找到新經驗，使他從事他個人擅長的各種活動，用文學、科學、藝術、社會上表達這種要求。

這個知識份子轉化的過程不只是困難的，而是動態地時刻要求自我反省的。中國這一代青年，怎樣通過三十年代純真而品超的知份，他們的勇進和挫折，他們的希望和失敗，怎樣通過前半代的知識份子的萎縮和自愧、掙扎和失敗，這一代青年怎樣去把五十年來中國知識份子的經驗，吞嚼和反芻，結合人的旨趣，轉換為自己的經驗，對世界文明作更大的貢獻。□

失去最後的保壘

評限制「言論免責權」

●吳言

行政院的秘密「釋示」

去年八月，立法委員選舉之前，國防部向行政院作了一項秘密的請示，民意代表的議會言論是否可以擴散。於是，行政院也作了一個秘密的「釋示」，主要的內容為：

各級民意代表非在會議之時，利用書報、雜誌、錄音、錄影擴散其在會議時之言論，不論係由本人或他人所為，並不因其內容曾在會議時發表而免責，自可逕行依法查處其應負的責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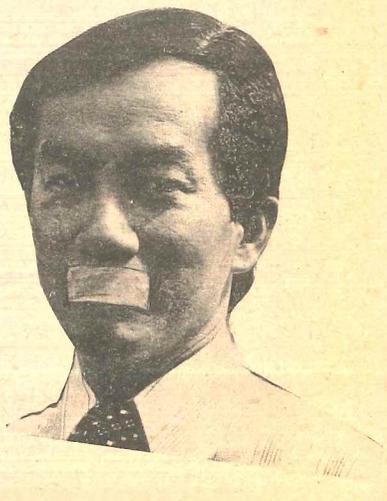
這項「釋示」的副本也給了內政部，並到了中央選委會。可能是根據這個「釋示」，黃天福、許榮淑等的立院質詢編輯

成冊者，即不因國會言論，竟也遭受查扣和查禁。但中央選委會，似乎對這個「釋示」沒有特別的行動。

這個「釋示」又由內政部分函各省、市議會查照，這個「釋示」的秘密才被揭露。十二月二十一日，「中國時報」首先揭露了這個新聞。

至今年一月二日，「中央社」為行政院解釋了這個「釋示」的原委為：

行政院作成這項解釋的部分原因，是因競選期間，許多民意代表紛紛以書刊、雜誌、錄音、錄影帶的方式，在外擴散其在議會中的言論，許多階層反映，認為有許多不當言論足以產生不良影響，希望能改善或防止類似情況的擴大。這項解釋的主要目的，不在於限制民意代表在會議中的言論自



由，而是要防止議會言論在外面的被惡用，以免混淆視聽。

並且，行政院表示這個「釋示」的根據是六十九年九月十二日大法官會議釋字第第一六五號解釋，而第一六五號的解釋明指地方議會，而不及中央民意代表，其原文為：

地方議會議員在會議時，就有關會議事項所為之言論，應受保障，對外不負責任。但就無關會議事項所為顯然違法的言論，仍難免責。

清議的質疑

這個新聞當時由「中央社」發佈的時候，還找了一些學者專家曲學阿世的「護航」一番，但並未引起普遍的注意，唯一向維護言論自由的陶百川先生認為事態嚴

重，而在一月十一日的「自立晚報」發表「民意代表言論新限制質疑」一文，提出了三點質疑：

一、行政院對大法官的第一六五號解釋有任意擴張之嫌。

二、所謂「各級民意代表」在會議時的言論，在會議後如果擴散，便須負責。是則民意機關如果將該言論列入紀錄對外印發、新聞記者如果報導、報章雜誌如果登載，它們或他們是否可以免責？該釋示說得並不明白。如果該代表仍須負責，則該釋示未免苛刻得太不成話了。

三、民意代表言論之最易引起爭執者，乃是對政府或官員的批評，例如說某事違法、某官貪污。但這正是民代的職責，乃是國家所必須，所以憲法對其言論予以特別保障。這些言論，民意代表在會議發表既不必負責，該民意機關從而紀錄和印送，新聞記者從而引述和刊登，也是職責所在，所以也不應任處。我國刑法因而定有豁免權而予以保護，它的第三百十一條規定：「公務員因職務而報告者」，可以免責；「對於可受公評之事而為適當之評論者」，可以不罰；「對於中央及地方之會議或公眾集會之記事而為適當之載述者」，也在免責之列。我不知行政院或其他機

關對它們或他們能作怎樣的查處。

尤其是「不論係由本人或他人所為，並不因其內容曾在會議時發表而免責」，這不但是將憲法保障中央民意代表免責權破壞殆盡，並且，中央民代隨時得因他人擴散其國會議論而負言責，構陷中央民代之事亦必多起，如此那誰敢在國會中處士橫議？而台灣的言論自由在「出版法」和「戒嚴時期出版物管制辦法」的箝制下，已經喪失了，安份守己之人莫不三緘其口，只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黨外人士甘冒監禁、查禁的危險直言不諱。台灣還能「安心」言論自由的地方只剩下了國會。國會的言論自由再一失去，人們除了緘默外，能聽到的只有一片萬歲之聲了。

陶百川的文章刊出後，特別引起了「中華雜誌」的注意，而在其二月號出現「限制免責權的質疑」一文，文中最後提出二點質疑：

第一、國防部外交之機密不可外洩，但是，在立法院中有秘密會議，應無外洩之虞，因此，再加上限制就成了多此一舉。

第二、若非國防外交的機密，人民對國事有「知之權利」，行政命令是無

權剝奪的，且選民也有權知道自己選出的代表在議會中的政治主張。所謂「依法」若指刑法大家還沒話說，但若為「戒嚴時期出版物管制辦法」的行政命令，不但是剝奪了憲法所賦予中央民意代表言論自由的免責權，並且，也是剝奪了人民「知之權利」。國會豈不變成了一個秘密的集會場所？

言之者無罪

所謂中央民意代表的言論免責權，係指憲法中所明訂的下列條文：

第三十二條 國民大會代表在會議時所為之言論及表決，對會外不負責任。

第七十三條 立法委員在院內所為之言論及表決，對院外不負責任。

第一百零一條 監察委員在院內所為之言論及表決，對院外不負責任。

我國憲法的中央民代言論免責權，是採自美國憲法的。美國憲法不但明訂國會議員的言論免責權，各州州憲也明訂州議員的言論免責權，例如，密西根州憲中規定：「他們（議員）在院內所為的言論在院外任何地方不受質問。」

陶百川任監察委員時，在「爲地方議員言論免責權釋疑答難」一文中，論述美國民意代表言論免責權說：

美國著名參議員賓漢曾把議員言論免責權加以闡釋：「在這議會的議場中，我有權指摘一個人爲小偷。經過國會議事紀錄的傳播，這句罵人的話將有很大的宣傳效力，甚至報紙也會把它宣揚開去。但是那個被罵的人沒有控訴我的機會，沒有法庭會受理他的控訴，他甚至不能問我爲什麼要那樣罵他」。（「美國參議院」下冊第八八二頁）。

美國早年對此也有爭論，但法院則一直給議員以支持。一百五十餘年前，最高法院院長柏爾森在一判決中宣示：「這個特權的授予，目的不在保護國會議員的利益，使他免於執法人員的訴迫，而在支持人民的權利，使他們的代表可以放膽執行其職責而不慮遭受刑事或民事的訴迫」。（「美國憲法判解彙編」第一〇〇頁）

美國最高法院在較新的一個判例中更宣稱：「國會議員在執行職務時可以如此放肆而不受追訴，不是爲了他們私人的便利，而是爲了國家的公共利

益。假使不給議員以特別保障，我們不能期待國會議員會有超過常人的勇氣」。（同上）

若從思想自由史的觀點來看政治言論的免責權，這個觀念也並非舶來品，而是中國古代就出現過的，王曉波最近在一篇論言論免責權的文章中即指出：

毛詩序更言：「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刺上」用今天的話來講就是「詆諆政府」。即使是「詆諆政府」，然而却「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正是明確的言論免責權觀念的建立。這種言論免責權的對象甚至是不會使用文字而只能用「詩」表達意見的小老百姓，當然也包括「獻詩」的公卿和列士，他們大概相當於今天的中央民意代表和各級民意機構。

明確違憲的行政院

陶百川的文章刊出後，漸有立委黃正安等向行政院提出質詢，但行政院的答覆，似乎完全沒有誠意糾正自己違憲的錯誤，而一意孤行到底，故有陶百川二論、三

論免責權問題的文章。

陶百川的三論免責權之文「黃台之瓜不堪再摘了」刊出後，接着有張忠棟、胡佛、袁晴暉、王曉波、陳自修等人連續在「自立晚報」爲文呼籲。監委袁晴暉的短文最爲明確有力，他說：

今讀陶（百川）文，敘述行政院答覆立委黃正安質詢，竟指出上述釋示，擴大及於立法委員監察委員，令我甚感驚異！查憲法規定，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如此釋示，豈不是變作行政院負責干預立法委員言論？又憲法規定，監察院監察行政機關，如此，又變作行政機關反而干預監察委員言論矣。陶文指出，此種釋示爲違憲，我認爲確是實情。

查延伸比附，爲法律上之大忌。司法院第一六五號解釋明明是指地方議會議員言論，今行政院據此種解釋及其他法規，延伸比附擴大及於立法委員，可謂比擬不倫。

司法院大法官會議爲解釋憲法及法律最高機構，不敢爲者，而行政院爲之，可謂犯大不諱，其爲明顯。

三月七日，尤清在監察院正式提案，要求大法官會議對言論免責權解釋，監委

周百鍊也說：「免責權也是憲法保障的，用行政命令來解釋是「大笑話」。」

三月十日，立委黃正安、張俊雄、江鵬堅、許榮淑聯名再提質詢謂：

內政部於三月前宣佈，擴散各級民意代表會議時之言論仍應負責，該項宣佈，查係內政部以行政命令爲之；本席等無不咸感震驚，一則以民意代表人民行使政權之權責已深受壓力，而產生某些疑慮；二則以內政部竟以行政命令解釋憲法，甚至於主動限制各級民意代表言論免責保障之範圍，不啻有修憲之嫌；三則以輿論界忠實報導民意代表會議時之言論，不免身受連坐之刑。爲此，本席曾於本年元月初向貴院提出質詢，主張該項行政命令無效，唯於近日乍見行政院之答覆，認爲該項行政命令並無不妥之處，內政部爲本於職責機關，本於職責範圍內所作之解釋，毫無讓步或移請大法官解釋之跡象，幾近堅持己見。

本席等以爲：維護憲法之完整性，爲現階段既定之政策，而憲法之本意與真諦，不容曲解，憲法所列舉各種對人民之保障，斷無以行政命令予以限

制之餘地。總統府國策顧問陶百川先生稱呼此項行政命令爲連坐苛政，一旦內政部堅持甚嚴，難免日後誅連廣泛，殊不足採。本席等爰以該項行政命令抵觸憲法，應不生效力；且爲讓各級民意代表解除諸疑懼，相信行政院遵守憲法，維護民主之決定，貴院宜立即撤回該項行政命令。

至此，言論免責權問題才受到各方注視，在強大的輿論壓力下，行政院不得不對「不論係由本人或他人所爲，並不因其內容在會議時發表而免責」稍作讓步，讓步到由擴散者負責，而不必然由民代本人負責。三月十四日，邱創煥在立法院提出三原則：

①憲法第三十二條規定：「國民大會代表在會議時所爲之言論及表決，對會外不負責任。」第七十三條規定：「立法委員在院內所爲之言論及表決，對院外不負責任。」第一百零一條規定：「監察委員在院內所爲之言論及表決，對院外不負責任。」行政院對憲法這些規定絕對遵守。

②他人將民意代表在會議時或院內之言論予以擴散，應由該他人負責。原發表該項言論的民意代表對此種情形

當然不負責任。

③民意代表非在會議時或非在院內的言論，如果發生責任問題，應視個案情形依法處理。

由擴散者負責，這又觸及到了言論出版的自由問題，至於這個問題，行政院就不再讓步。三月十六日，邱創煥在立法院說：

民意代表的言論擴散，如果僅爲公報印發，當然不會有責任；但是如果有人在院內提出與基本國策完全不合的言論，又別有用意到他處擴散，自然應依法來個別處理，行政院無權加以解釋。

又見警總

行政院的這項答覆顯然是針對黨外民代的國會言論而發的，把黨外民代的言論封鎖在議會中，以達到箝制言論自由的目的。言論不得傳播，豈不如同自言自語，又有言論自由可言？

但是，追究傳播者則涉及新聞出版之自由問題，中華民國憲法明文有言論出版之自由。刑法第三百十條明言：「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爲真實者，不罰。但涉及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

。」第三百一十一條又明文四種情況不罰，「一、因自衛、自辯或保護合法之利益者。二、公務員因職務而報告者。三、對於可受公評之事，而為適當之評論者。四、對於中央或地方之議會或法院或公眾集會之記事，而為適當之載述者。」

「基本國策」明載於憲法，憲法並非「私德」，當為「可受公評之事」，既可「公評」，當然會有正反兩面意見。若不准公評，則又是否違反憲法保障言論自由之條文呢？政府違反憲法，又與基本國策不合？

何況，憲法第一百七十四條明訂憲法是可以修改的，主張修改憲法的言論與「基本國策」合不合？不合的話，豈不修改憲法之主張都不能講，不能討論。

其實，除刑法規定外，言論是沒有罪的，只有從事非法破壞國憲的行動才是有罪的。一般合法的言論，依理，刑法就足以保護，至於憲法中特別明訂之免責權，說明白一點，乃是保障包括非法言論在內的，而與「基本國策」不合的言論根本就不是合法言論，並不是非法言論，還用不着憲法免責權的保護，政府也無權破壞。

老實說，政府是無法用刑法來處分與「基本國策」不合的言論的，我們可以預

言，將來處分擴散的國會言論還是只有動用警總的「戒嚴時期出版物管制辦法」和違憲的「出版法」，這就是戒嚴法只實施百分之三的妙用！讓警總與人民的自由權利長相左右。

一手可蘭經，一手寶劍

研究現代極權主義聞名的大師艾倫女士（Hannah Arendt）曾指出：現代極權主義的三大支柱，一為宣傳，一為暴力。宣傳是對人民思想的控制，暴力是對反叛的鎮壓。這三大支柱缺一不可。沒有暴力，無力強制思想控制；失去宣傳，暴力有時而窮。

艾倫的道理，其實穆罕默德也懂得，即一手可蘭經，一手寶劍。中國的專制主義也老早運用過這個道理，即文治武功兼修，除了「天威難測」外，還要「勸學興禮」。但是，都沒有現代極權主義這麼嚴厲。

經過容共和法西斯運動後的國民黨，一旦取得政權後，其統治的性格不能不說是傾向於極權主義的。除了抓緊政治的權力外（黨外無黨，黨內無派），也抓經濟的權力（如公營、黨營各事業，甚至國庫通黨庫），再者還要主宰人們的靈魂（除

政治犯外，還有交付感化的思想犯）。有些做得不夠的，那實在是「非不為也，是不能也」。

為了鞏固和加強這樣集中的權力，除了暴力外，宣傳也是不可或缺的。宣傳是為控制思想，一旦有了批評的異議，宣傳就不靈了，於是箝制言論自由成為維護其宣傳之所必須了。這就是國民黨為什麼要千方百計的破壞憲法，箝制言論自由的真正原因。

國民黨雖然在大陸失敗，但三十多年來，獨霸台灣，名為行憲，實則不斷破壞憲法。尤其對言論自由，不斷的扼殺，在「出版法」和「戒嚴時期出版物管制辦法」下，台灣的一點自由言論還是拼着「把牢底坐穿」而有的，僅剩下的唯一的中央民意代表的言論免責權，現在又被國民黨封死在國會內。因此，我們人民的言論自由最後堡壘，也終於在國民黨罔顧憲法之下失去了。

國民黨的官僚們，現在應該可以彈冠相慶了。在國會內「笑罵任人笑罵」，也只限於在國會內議員的自言自語，又有誰聽到？從此可以「好官我自為之」了。然而，顧亭林有言：「清議亡而干戈至矣！」

金鐘獎之夜 反映了什麼？

■黃承興

●金鐘獎頒獎典禮由田文仲和張小燕合作主持。



台灣宗教界領袖羅光出場時的背景音樂是「哈利路亞」；光啓社洋神父的背景音樂是「燒肉粽」；由電視力量所「醜化」的孫越身邊一定要安排姣好的女性；特別安排洋明星在節目中露臉……，這裡面隱含了什麼性質的社會符號？

我們在金鐘獎之夜中看到了：

1 田文仲：「廣播與電視對我們觀眾朋友的『騷擾』。(笑)，我們應該說是『貢獻』，超出了我們生命的長度，可見它是多麼重要的一環，是以我們必須要做出有特色的節目。」

2 張小燕：「我們有三個電視台，一年播出的是八七五小時。我們有三十二家公民營電台，所以播出來的是十四萬六千小時。」

3 第一位頒獎人是宗教界領袖羅光，他出場時的背景音樂是韓得爾「彌塞亞」中的「哈利路亞」。

4 第二位頒獎人是光啟社的丁松筠神父。丁神父是外國人，但是說了一口引人發噱的國語，依據介紹，他最喜歡的一首歌是台灣鄉土歌曲「燒肉粽」，他和白銀小姐出場時的背景音樂就是「燒肉粽」。

5 國劇名票胡少安和木偶戲王黃俊雄聯合出場頒獎，並以「南腔北調」自喻，這是一幅「南北和」的影像。

6 孫越的「醜」是不是真醜，這是見仁見智的問題。可是，孫越的外型被電視力量所「醜化」，對全社會極大多數面貌平凡的人，是不是可以造成心理上的「電視歸屬感」？在大多數的節目中，醜人孫



●陳月卿一共得了三座獎。

越的身邊一定要安排外型姣好的女性，這有什麼性質的社會符號在其中？

7. 四個小童星主持兒童節目頒獎。這些小孩的可愛外型，是綜合聽話、乾淨、聰明、懂事等等社會傳統對兒童人格的苛求而成的。這個社會傳統訴求的對象是誰呢？大人？還是小孩？

8. 特別安排幾位遠在數千里之外的好萊塢電影、電視明星在錄影節目中，表示他們對中華民國金鐘獎的關切與祝賀。同時，用速成的中文向觀眾說「一帆風順」

、「謝謝」。這些健康富裕的美國人影像給我們帶來了什麼訊息？肯定？自信心？還是安全感？

9. 整個金鐘獎的節目形式和艾美獎或金像獎十分雷同。這種「文化仿造」和電子錶、成衣等等的「商品仿造」有什麼差別？

10. 用張小燕的說法，得獎人在台上「光宗耀祖」的那一剎那，最好不要超過三十秒。從得獎人在麥克風前所顯示的那一種壓制不住的興奮看來，金鐘獎敲出來的「社會成就感」和「社會歸屬感」是有效的。從觀眾收視率63%的調查看來，這



●吳靜嫻(右)與常楓分別得到男、女演員獎

種效應所及並不是只限於與會人士而已。
11. 所有的頒獎人都在企圖製造有深度且文雅的幽默，雖然效果並不理想。

大眾傳播工具可以「騷擾」它的群眾，也可以「貢獻」它的群眾。這種工具，從經驗證明，已經掌握在所有人類社會中的利益既得者的手上。所以，從大眾傳播工具的運用，我們可以分析出社會利益既得者的性格和觀念。在金鐘獎之夜的電視轉播中，我們看到了台灣中產階層，在性格上已經透露出略微的驕傲；包括成就感和使命感。在觀念上他們同時接受來自本土的挑戰，也同時接受來自美國的誘惑，有趣的是，我們的中產階層似乎在面對本土問題和西化問題時，並沒有顯示出強烈的掙扎與矛盾。所以，在劉文正極為西化的龐克(PUNK)打扮同時，還有中國傳統的文化舞蹈也安排在節目表中。最後，我們也從金鐘獎當中，看到了台灣中產階級的組合陣容，那是由不同國籍、省籍、語言、宗教、職業、生活習慣、年齡的人士組合而成的。田文仲說：「我們必須要做有特色的節目」，那麼我以為金鐘獎本身就是極具特色的節目之一了。 □

致中央日報社長彭歌公開信

● 錢江湖

彭歌我兄社長大鑒：

自二月十二日在貴社中副晨鐘作者茶會見面後，尚未踐約前來領教。歉甚！

那天承兄在百忙中，欲邀我至會場外室談話，並說：「江湖兄，我要跟你辦個交涉——你這樣做，一定是有你的根據的。……」我知道兄是指中華雜誌廣告中有

陳映真的名字為兄所不喜，而我又拿來刊登。我認為這是觀念問題，而且對你指摘的陳映真小說「山路」，我也需要有一番了解，便回答說：「你今天是主人，太忙，不便耽擱你的時間，改天我來看你，跟你長談一次。」隨後我拉你請一位小姐為我兩人合照一像。我說：「我們打交道歸打交道，照像歸照像。」當時你笑着復述了這兩句話。只可惜這捲底片，後來被永和一家照片沖洗店全部曝光了，沒有留下紀念。

中央日報近年拒登中華雜誌廣告，在茶會之前共有三次。此外還有一次是二月號的出版廣告，沒有拒登，不過月初刊出

時，竟發現貴報沒有經過廣告客戶同意，逕自將廣告中「中國文學和第三世界文學之比較／陳映真講」一行文字全部刪除。我唯恐此舉引起中華同人不快，一直隱忍未講，只說撰寫廣告文字時，漏掉了。

第一次拒登，是前年中華雜誌十月號出版廣告。廣告送出多天未見刊出，我前往貴報廣告組詢問。答稱廣告中有陳映真名字，不便刊登。我當時質問：「陳映真是位熱愛國家的作家，既非共，又非獨，何以他的名字不能刊登？我要去請教文工會周主任！」貴報總算第二天將廣告全文刊出了。此後去年中華元月號出版廣告中「中國之春討論會」下排列發言者陳映真之名，以及五月號出版廣告中「甘地傳觀後隨想／陳映真」即未再遭麻煩。

但到今年二月又第二次拒登了！這是陳映真應美國愛荷華大學之邀，參加國際文學討論會返國後，中華、夏潮、文季、臺灣文藝四家雜誌於元月八日在耕莘文教院舉行文學討論會，請陳映真主講「中國文學和第三世界文學之比較」的廣告。貴

報廣告組某先生當時告以「陳映真名字不能登，昨天某書店廣告中的陳映真名字即已刪除」。經我再三說明，陳映真如果有問題，這次就不會讓他出入境。廣告組林主任當即電話吳總經理請示，並向吳總經理答覆了陳映真主講的題目，又說明講演會是由胡秋原先生擔任主席。吳總經理認可後，林主任表示明日見報，並囑預留廣告地位。

不料，第二天並未見報。顯然這則廣告在總經理以上層次發生了問題。我立刻電詢中央文工會主管雜誌期刊的張法鶴總幹事，請代查拒登原因。後經孫起明編審電告，已經洽妥了中央日報吳總經理，明日照登。翌日果然刊出，陳映真三字亦幸而無恙。以常情論，此後「陳映真」應可在貴報廣告上再過關了。萬想不到，貴報刊出的中華雜誌二月號出版廣告，竟擅將上述講題及主講人陳映真全部刪除了。

二月十二日星期天，也就是貴報茶會那天晚上，中華、夏潮、文季、文學界、臺灣文藝五雜誌，為政府平反臺灣新文學之父賴和的冤屈（「平反」一詞出於漢書，這也是中國歷史上常有的不幸中之幸事，岳飛、張居正等冤案即皆獲平反），在耕莘文教院舉辦「慶賀賴和平反講演會」

，請有十多位文學界人士講演，由陳映真主席，並經內政部特派居伯均司長到會報告處理經過。廣告送至貴報，並在廣告末端補刊：中華二月號載有陳映真主講「中國文學與第三世界文學之比較」全文。當將二月號中華送某先生請轉兄一閱，俾了解為臺獨和一份黨外藉以詆毀陳映真為「大漢沙文主義」或「大中國沙文主義」之內容。廣告組當允十一日星期六見報。十一日又未見刊出。這是第三次拒登了。我於當日午後特為此事至文工會，適周主任往國軍英雄館赴會，得見孫起明先生。承告：陳映真講演「中國文學與第三世界文學之比較」廣告在中央日報刊出後，姚社長很不諒解，並說陳映真去年八月刊在文季的小說「山路」是反政府的。我未讀過「山路」，然而相信陳映真不會有反政府之用心。但在我未讀「山路」前，未便討論，這也就是我準備在十二日茶會後找到「山路」，再和兄長談的原因之一。至於講演會廣告，因時效已過，也無刊出必要了。

●無視客戶，廣告石沉大海

在慶賀賴和平反講演會場，我買到了刊有「山路」的八月號文季。深夜仔細閱

讀，實在看不出與反政府有什麼關係，倒毋寧說那是一篇肯定政府反共政策的小說。我簡直不相信，以兄在文學界地位，會全然看不出那篇小說的主題。我於是從政治的觀點，寫了「陳映真『山路』讀後隨想」一文，刊於中華雜誌三月號。三月號出版廣告除列有此文題目外，並列有「慶賀賴和平反講演會講詞」字樣，而將各人講演題目略去，僅將講演人名單排列。陳映真為當時主席，自然名列第一。廣告送至貴報時，為了便於踐約與兄長談，讓兄先了解我的觀點，於是將三月號裝於封套，寫上「請轉 姚社長朋」。然而這條廣告卻石沉大海，迄未刊出。這是貴報第四次拒登中華廣告。以上四次貴報拒登廣告，從未通知中華，亦從未將稿退還，全然無視客戶。

我實在想不到陳映真三個字，竟惹得貴報如此忌諱！但是，陳映真過去常為中華雜誌寫稿，列有陳映真名字的廣告，從未為中央日報拒登和刪除。所不同的，那時兄還未接任社長。從上述種種看來，拒登陳映真，絕非文工會的政策和指示，也非中央日報的傳統，而只是兄個人所堅持的態度或原則罷了。

又令人不解的，貴報三月十日、十二

日兩天刊登的遠景出版公司大幅出版廣告，第一本書就是「山路／陳映真著」，第二本書又是「孤兒的歷史·歷史的孤兒／陳映真著」。當我看到時，以為花了眼。經打聽，原來廣告組接下後，再去電話遠景要求將陳映真名字刪除。遠景表示：「廣告費已付，陳映真名字刊不刊，隨你們。」於是中央日報照刊了。這又似乎沒有什麼原則！而和遠景同樣的廣告在中國時報刊出時，卻沒有遭到任何麻煩。我真不解兄主持的中央日報，為什麼一定要和「陳映真」三個字過不去？

我想來想去，我兄如此厭惡陳映真的原因，是不是因為陳映真是兄六十七年間首先發難攻擊「鄉土文學」的對象之一？那時兄主張文學應合乎人性，鄉土文學是工農兵文學。但文學界人士並不同意這些看法，政府當局也未查禁鄉土文學。無論如何，那場文學論戰早已過去了。難道兄還耿耿於懷嗎？老總統說：「不是敵人，就是同志。」這是針對共黨說的，共黨的口號是：「不是同志，就是敵人。」我不懂我們反共的人士為什麼要走過去大陸的老路，將朋友都打成敵人！最奇怪的是，陳映真在國外受到臺獨的攻擊，而兄所主持的中央日報也在不斷排斥他。更奇怪的

外攻擊，而兄主持的中央日報也拒登講演會的廣告。爲什麼？爲什麼？一百個爲什麼？慶賀賴和平反，也是贊揚政府的公正和從善如流。難道兄亦因陳映真之故而不高興嗎？

●彭歌恢復新聞檢查制度

四十年前，我曾在中央日報服務，那時報社在重慶化龍橋。先父和中華雜誌發行人胡秋原先生於抗戰中數年，及政府遷臺後數年，皆曾在中央日報負責過筆政。

我們都與中央日報有歷史淵源，因此對中央日報特別具有親切感。直至今日，中央日報還是胡先生和我每日必看的報紙。我們不僅不曾因中央日報一再拒登廣告而對中央日報稍存芥蒂，甚至在有人利用中央日報廣告對胡先生意圖侮辱之時，胡先生也未曾對中央日報有所不滿。我萬萬想不到兄因不滿於陳映真，而竟遷怒於中華的廣告的。

如果中央日報是兄個人所辦的報紙，兄或許有權根據兄之喜怒拒登不喜的人與事的廣告。然中央日報不是私人的報紙，它是國民黨的機關報，它代表並闡揚黨的政策，具有它光榮的歷史。現在掌握宣傳

文工會的指導下執行黨的言論政策。陳映真並非非法之人，國民黨不應歧視他；而國民黨的報紙的負責人也不當視黨報爲個人發洩感情之工具。回想抗戰時，我辭離中央日報從事軍委會重慶戰時新聞檢查工作四年，勝利時，新聞檢查制度立刻取消，政府即不再授權任何人可以將廣告文字未經客戶同意而擅自刪除。而兄主持的中央日報竟將中華出版廣告中的文字任意刪除，單獨恢復了新聞檢查制度。

●顏色眼鏡不是民主

民主的精神，是要尊重自己的權利，也要尊重別人的權利，這也就是忠恕之道。如果將自己的權力擴充到無限量，終必走上專制獨裁而非民主。兄的前途無量，許多更高更重要的職位正等待着兄。但兄主持中央日報之時，對於不喜歡的人不許其在廣告中出現，則如有更大的權力又將如何呢？

由於與兄有多年相識之誼，我以私人朋友資格對此事提出一點小小的不滿之情。也許兄有特殊苦衷爲我所不知的，那麼兄有兄的根據，如蒙見示，使我能頓開茅

如果兄說：「這沒有什麼，我認爲陳映真的作品是工農兵文學，是反政府的，你們根本不應登他的文章，我有權不登你們的廣告！」假使如此，我便要說，這是兄戴顏色眼鏡。文人相輕，自古已然。但文人以政治力量陷害文人，自古皆不見容於社會。時至今日，只有周揚之流在大陸才享有此項專利權。兄素爲我所敬重，雅實不願見兄行事如此。兄自有戴顏色眼鏡的權利，但這種行爲卻涉及人權問題。聯合國的人權宣言以及歐洲諮詢會議的人權公約都規定任何政權不得以國籍、宗教、種族以及其他意見之不同對任何人有所歧視。這也涉及新聞和商業道德。我也講授過新聞課目，主持過傳播機構，我知道對於並非不法或有害善良風俗之廣告，傳播事業不可斷絕讀者知之權利，而不得客戶同意也不得擅自刪除廣告文字。我無意將此事向中央討回公道，但我堅信，這不是三民主義的精神和風度。骨鯁在喉，不吐不快，能否原諒，亦在我兄。

敬頌

撰祺

弟 錢江潮再拜
七十三年三月二十日深夜

從運動的角度看「言論免責權」

■趙高

的桃園縣縣長。

七〇年代，台灣的黨外運動在宣傳上，掀起一場革命性的變化。宣傳上的改弦易轍，非但助長黨外街頭的宣傳攻勢，而且提高了黨外當選的比例。宣傳與當選比例之間的環節相扣，使得長期以來冰冷死寂的言論空間，吹皺一池春水，于起國民黨的事業。這一齣宣傳上的攻防戰，愈演愈烈，從出版法到檢肅匪諜條例，從書報攤印刷廠的肉搏巷戰，到今天鬧得震天價響的民意代表言論免責權的縮小；如果不從運動的角度來審視其間的發展，單只囿限於憲法或法律間架的討論，根本無法透視國民黨縮小民意代表言論免責權的用意，及黨外勢力的消長。

七〇年代的來臨，一股蓄勢待發的年輕朝氣正盪漾著。許信良的「風雨之聲」，象徵著不同往昔的黨外面目浮現，也開闢了黨外宣傳卡斯的另一條孔道。「風雨之聲」颯怒了國民黨當局，發動大眾傳播圍剿許信良，卻不知中了許信良的詭計，一夜之間，許信良水漲船高，贏取了漂亮

的桃園縣縣長。許信良「風雨之聲」的成功，揚棄了黨外古老的競選方式，塑造宣傳攻勢的新「典範」。因此，每逢枯木逢春，點綴之際的選戰，一籬一筐的選戰書籍，點綴著五彩繽紛的民主假期。選戰書籍，從此成爲形像戰的工具，也是黨外競選的公式。

雖然「風雨之聲」、「我的奮鬥」、「虎落平陽」、「古坑夜談」陸續遭受查禁，但查禁歸查禁，流傳還是流傳，好像塵與土之間的不交疊。這些鞭炮連串書籍的內容，除了極盡鋒事冷嘲熱諷國民黨外，就是提出新的改革內涵。因此在民國六十年的地方公職人員五項大選，攻陷不少黨的席次，製造黨外膨脹的假相。當時的國民黨，對於琳琅滿目的選戰參考書，除了動員大量的警力沒收外，也徒呼奈何了。大勝後的黨外，更大胆的擴張運動的層面，籌組美麗島雜誌社，掙脫零散各自爲政的選戰叢書，整合成爲定期發行的美麗島雜誌，而且由街頭演說帶動雜誌的成

長，如火如荼的在島內各地蓬勃的展開。基層實質力量的不夠鞏固，註定了美麗島雜誌覆滅的命運，也爲國內招來一道選罷法的可笑符令。

選罷法的頒佈，國民黨從於法有據的立場，撲滅了類似美麗島的活動，加上因爲美麗島夢魘的關係，黨外也自行萎縮，不敢逾雷池一步，以免遭殃。因此島內的政治走向，有了結構性的變化，宣傳上也作了南轅北轍的改變。

●縮小言論的先聲

美麗島事件後，徒留幾本黨外雜誌冒泡外，就是靠家屬派撐腰，倒也延續了黨外的命脈。

從此之後，黨外內部起了內鬨，發生議會、群眾路線的齟齬，但是不管是議會制衡派，或則是群眾改革派，事實上，黨外已經沒有群眾大會的活動，固守的城池，只剩下單薄的雜誌，和侷促的議會走廊了。因此，黨外派雜誌的內容，不似以往的美麗島雜誌，可以長篇連續，大肆報導



●言論免責權將縮小黨外議會路線

全島活動的剪影，或者是引人入勝的街頭嫌隙衝突，轉而焦點集中於議會的動態。黨外的聯合質詢，成為雜誌的重頭戲，進而將國民黨的鬚鬚，揭發議會內部的腫瘤瘡疤。言論取向的峯迴路轉，埋下了縮小民意代表言論免責權的先聲。

民國七十二年的立法委員選舉，不知是黨外理論的質變，或是政治人物本身的因素，用為選戰工具的競選參考書，都是報導議會內部的文章。依據筆者的分析原因大約有二。一為當年的許信良、張俊宏、林義雄、姚嘉文等人，從事競選時，都是未上任、沒有公職經驗，因此他們的選戰叢書，自然傾向政治死結的探討。二為七十二年的選舉，以台北市選區而言，康寧祥是政壇的老將，有一任台北市議員，三任立法委員的經歷。黃天福，一任國大，一任立委，佔台北市黨外的 $\frac{1}{2}$ 。台中、南投、彰化選區，則單單許榮淑一人經歷一任立委。從這些抽樣可以看出，連求連任的比率相當高，因此「危機與希望」、「燃燒吧！美麗島」、「敲歷史的鐘」等選戰書冊，都是清一色報導議會內部的質詢稿。不論這些書籍的品質為何？總是剖開議會廟堂的簾幕，勾勒狗血噴頭的行政官吏的猙獰面目。

黨外雜誌及選戰的書冊，甚至活動的錄影帶，在不違反選罷法的限制下，成為後美麗島時期，黨外言論攻擊的重心，議會內部的衆生相。國民黨面臨黨外銳變發展的新攻勢，自然日思夜付以防堵了。

●言論自由，風中殘燭

在黨外扭曲變形後的新發展，喘息甫定的另一擊時，國民黨的內政部做出了從選罷法後的行政命令：凡民意代表的言論在院內是不負責任，但如果經由個人或他人對外散播，如觸犯法律，仍應依法處理。

內政部發佈的行政命令：縮小民意代表言論的免責權，姑不言及破壞新聞自由、違反憲法，拂逆世界民主的潮流，但已具政治上的充分嚇阻作用，況且邱創煥於立法院答覆立法委員質詢時，大言侃談：視個案處理而定。更令有心人觸目驚心了。從上述的發展歷程看來，黨外面臨理論的瓶頸、運動的死巷，而今連憲法保障，西方民主國家視為天經地義的民意代表言論充份保障的權利，都快要失殆盡時，如再退縮，黨外運動的淒迷火光必然會澆熄的。能不謹慎乎！

雷根與美國婦女劃清界限。



美國婦女 杯葛雷根

美國民主黨今年可能提名一位女副總統候選人，一般人認為的確是很好的主意。但不管是男是女，却無須是民主黨最孚衆望的人選。這項訴求不是什麼新策略，乃是迎合美國婦女的意願，來杯葛雷根，請他走路。

對民主黨而言，如果由女性候選人挑大樑，一方面可以解除雷根及共和黨之威脅，一方面美國婦女佔全國人口一半以上，她們將在今年九月參加投票。因此，據最新的統計資料顯示，婦女票是民主黨今年的勝敗關鍵之一。

問題是這項偏執最後可能只是一個幻象，很可能民主黨因此而被擊敗。因為美國一旦有了女的副總統，不一定能解決男女不平等的問題，也不見得美國女性因此就走上政界主管的位置。無論如何，美國婦女會不會因此錯用她們對雷根之不滿？以正義的手段杯葛雷根這是觀察家所密切關心的。

美國人民不會忘記雷根尚未兌現的承諾，因為他拒絕為婦女的權利立憲，也不肯支持有關平等權利的修正案。事實上，雷根與美國婦女劃清界線，並不是一項奇聞，我們只要看一看：「婦女經濟平等法案」和許多的權利法案，諸如退休金改革條款、子女養育稅：等，正閒置於國會時，我們不難理解到雷根這幾年來，並沒有替美國人民扮演一個稱職的領導者的角色。

至於其它項政府計劃，雷根不僅不表支持，反而從中阻撓，使將近超過一千萬持孳家務的美國婦女得不到政府協助，其中包含——裁減五億五千萬六百萬美金的「工作協助計劃」（貧窮婦女因而沒有工作）。裁減二九億美金的「社會服務獎助金」（使貧窮的職業婦女喪失職業保障）。裁減三九億美金的藥物及職業傷害治療費。裁減四八億美金的「家庭協助計劃」（使離婚婦女失去

家庭經濟協助）。

，那是美國內政新保守勢力已

工作之一，即是如何把雷根趕

始朝向現代式企業經營，甚至

總之，在美國現代史上，

雷根無疑的扮演了一名使「婦女貧窮問題」惡化的一位總統。

婦女應享有公平待遇，免於暴力危險，保障家庭生活經濟上免於匱乏之安全，同時，婦女們需要工作，為子女提供好的教育，好的健康治療。雖然這些生活價值，並非婦女獨有，但從研究報告中提出，這些生活價值之需要，女人勝於男人，而婦女們則更積極顯示隨時可為它行動的意願。

美國民主黨有一項非常確切的可行之道，即是將這些價值合法化，成為法律上的保障。假如民主黨不能獲得美國婦女們的支持，畢竟也不是婦女們之無知，因為美國婦女早已知道民主黨向來關心婦女問題，長期以來，在議會桌上為了阻止雷根胡作非為，民主黨已經盡了黨外該做的努力。因此，美國婦女若無力請雷根走路，

經無孔不入了。此外，美國老百姓仍然肯定人權之可貴，仍然為它的理想而奮鬥，如果民主黨指出雷根的這項失敗，使婦女們失去生活保障，則美國人最重要的

出白宮。因此從這個觀點而言，民主黨的唯一機會便是提名一位女性副總統候選人，而美國婦女唯一的職責，即是使民主黨再度回到白宮。

（李秉超）

麥當奴和壽司

日本人計劃把漢堡文化和壽司文化結合起來。正如同新年期間，日本人總會利用聖誕老人來促銷禮品買賣一樣。事實上，日本人的家庭生活

和公司制度已經相當歐化了。但這些現象只是一個詭計而已，它誘使西方人趕到日本做生意，使西方人自以為是而已。「西方的衝擊」在日本人的心目中，只是微乎其微，同時在許多方面，日本人似乎比以前更為日本化。

當日本人看到美國、西歐

正窮於應付各種社會犯罪，失業，公道心敗壞，青少年吞食迷幻藥等問題時，日本人重燃起新的自信心，對傳統的倫理和道德重作一番思考。

麥當奴漢堡在日本銷售相當成功，直到目前，共有三九六家分店，而且數目正急速增加——一般日本人家庭比以前有錢，也大量地花在吃的方面。此外，傳統的速食店（壽司、速食、生魚片）也到處開張，並非全日本都是美國口味。這種飲食店的經營方式，已經開

已開始採用電腦機器人來作壽司，用電腦來控制自己的招牌口味。

雖然日本人也喜歡嘗新的歐美食物，但現代日本並不放棄舊的飲食，他們不願意鈔票被外國人賺走，依然保持著喝綠茶、穿和服、吃壽司的習慣。許多西方人士因此而感到沮喪，因為他們期望日本將會受到西方風格之洗禮，去改變日本人的生活模式。

一般而言，一位日本的行政官員將會堅忍苦修學問，透過美式長篇而又攻擊性的演說來反抗當局的政策。因此，很明顯地證實了這種滲進美國思考模式的行徑，已被日本人採信取用。但反過來說，一旦日本人沒有採行的話，美國人會因此而失望嗎？

漸漸地，日本已經越來越像美國人了，甚至在某些方面青出於藍。其他的亞洲國家埋怨日本人看不起他們，但美國



的外交官表示，他們相當埋怨
日本人太看重美國人，使日、
美的合作關係難以進行，這不
是很有趣嗎？

日本人不同意鈔票被外國人賺走，依然保持著喝綠茶、穿和服、吃壽司的習慣。

儘管日本人的集體意識極受人讚揚，但日本的小團體很多，以致於任何三名日本人在一起，便有二個小團體。一位政府官員說：「據估計有六十五%的日本人反應，他們並十分覺得屬於一個大團體，或是屬於一個團結的社會。」因此，只有當日本人面臨了外侮，他們才會因而團結起來。

現代日本家庭或公寓，大部份只剩下一張榻榻米。其它更基本的改變，不勝枚舉。現試舉其例如下：

一、在匆忙的現代生活中，日本人的公開言論或行舉，已經漸漸失去謙退的道德。在昔時，餐館服務員端來食物時，常會說：「失禮了，這一盤的份量極少，但您嚐一點好嗎？」現在，他們則改口說：「這個味道極佳，來一點吧！」

二、十年前，外國職員在日本從未受錄用，現在則充斥於各公司行號。去年四月，日本的國立大學首次聘用外國教

●麥當奴在日本銷售相當成功，直到目前有三九六家分店授，這也是歷史上的創舉。



三、日本曾經禁止婦女出外工作，例如不得在商業或政府機構作事，如今日本法律已完全開放禁令，現在日本婦女佔全國三十八%的勞動生產力，且在激增當中。這些禁忌，雖然表面上已經公開，但整個日本人的內在精神並未改變，

對外國職員、貿易人員、日本婦女來說，他們的工作仍須遵照日本之規定。

日本人是一個非常好強的民族，不停地競爭，深怕落於人後，深怕別人比自己強，這是日本人的工作倫理。即使傳統上一個星期工作六天的制度，已經漸漸改成上班五天，但很少人願意浪費這應享有的假日，他們照常上班工作，但絕非爲了多領一天的薪水。

密集的競爭力，已經使日本成爲最具經濟力的國家之一。促成這個事實之背景條件，和美國大不一樣，理由是美国人只講「競爭」，而日本的企業人員却時時把「超級競爭」掛在嘴巴上。今年二月廿四日，日本當局宣稱「只要社會能夠接受，政府即將清除非法商業集團，穩定社會物價……」但日本商界或個人之間，仍然不斷地進行著惡性競爭，日本人有一句格言：「釘子露鋒鉞，鐵鎚打過來」，說明一個人

在生存的競爭下，若鋒鉞畢露，總會遇上迎頭痛擊的阻力。

一位在日本從事政治報導的新聞記者說過——前日本首相鈴木善幸最著稱的個性——即是他從未讓其它的政壇人物在智慧上感到自卑。「公平競爭」或是謙沖地展現出智慧！

賓諾捷， 你的末日到了

(韓惠萍)

是日本社會的主要準繩。日本雖然曾經封閉門戶長達三世紀之久，但一百年來，這個國家已經和其他先進國家取得對等地位，而這些對等國家恰好是西方世界，這就是爲什麼日本人如此西化的道理。

入獄者不在少數。此種用逮捕來慶祝，用血腥手段來鞏固政權，豈不極盡可恥之能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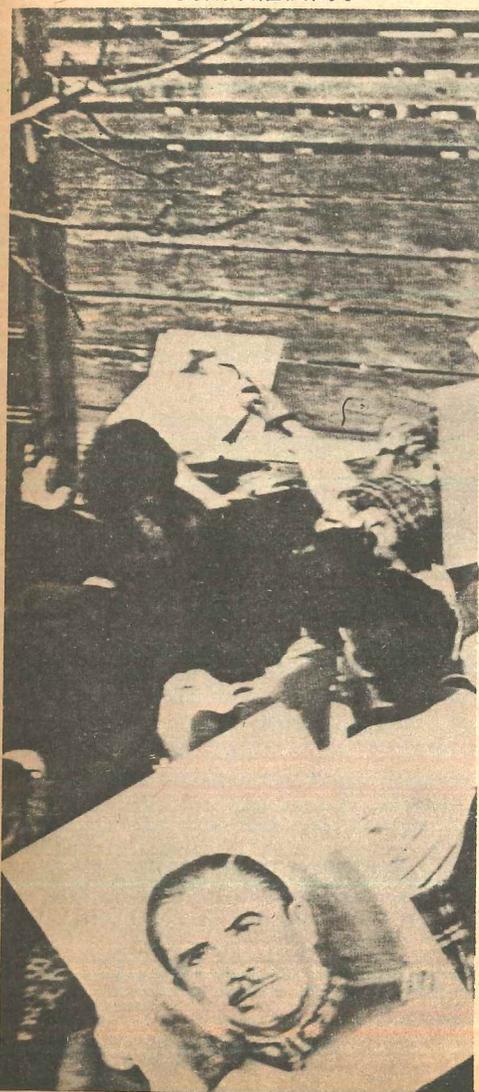
賓諾捷于十年前發動軍事政變，將民選總統阿葉德驅走，自己幹起總統來，而且一幹便是十年。這十年中，只知槍桿子與貪污的軍人政府，把智利搞得一塌糊塗，經濟破產，行政腐化，藉著外債買來的催淚瓦斯彈藥，大肆鎮壓青年學生，逼迫群眾高喊：「快倒了，快倒了，獨裁政權快倒了！」

「這個標語，在智利貧民窟的牆壁上，四處可見。

十年前，街上充滿著暴動之後的煙硝味，一片燒毀後的

一九八三年，九月十一日，智利現任總統賓諾捷爲了慶祝其獲得政權十週年紀念，大舉慶祝活動，但反獨裁、反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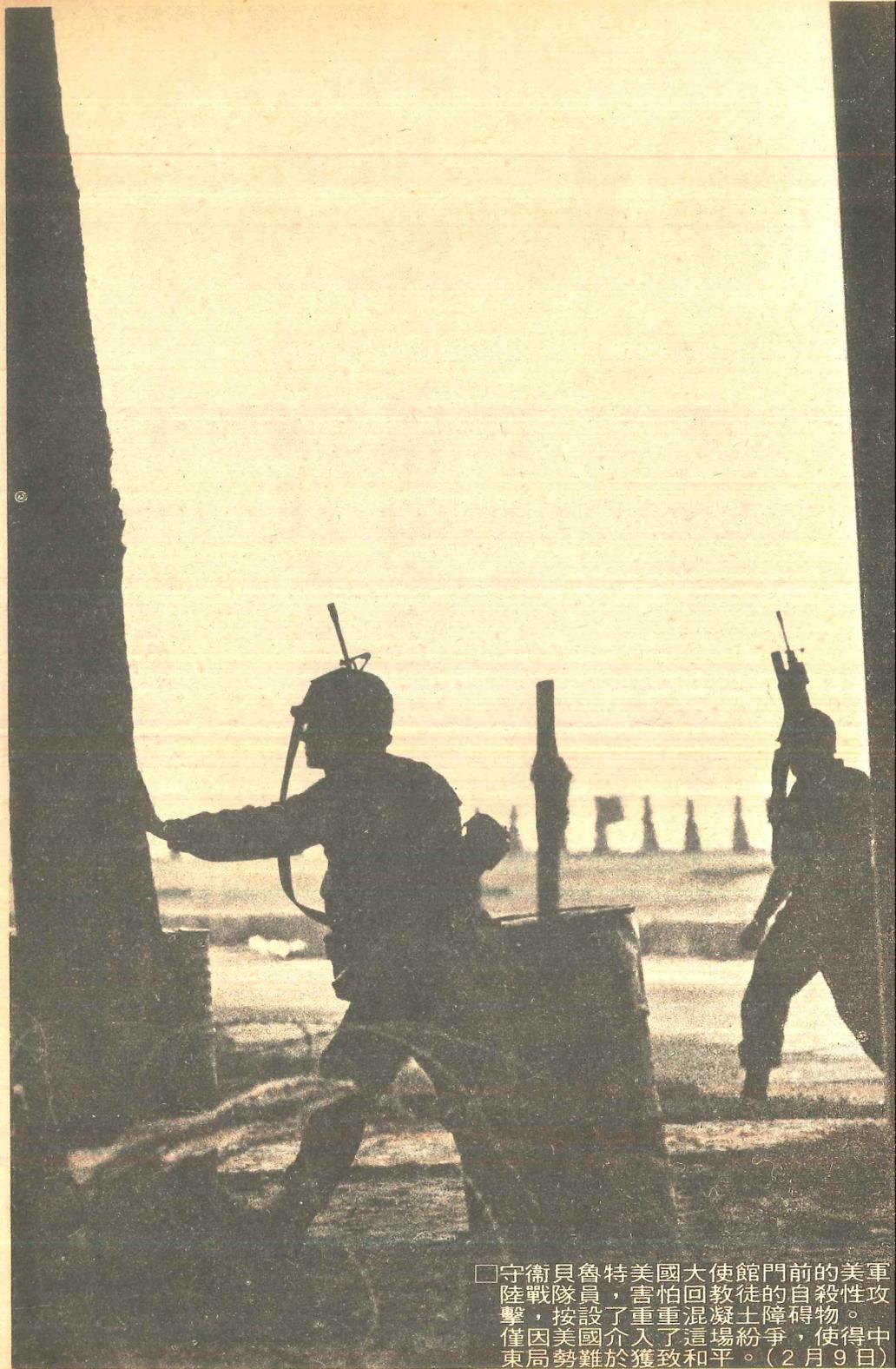
了，快倒了！快倒了！快倒了！快倒了！
高喊：快倒了！快倒了！
群眾高喊：快倒了！快倒了！
獨裁政權快倒了！





緊迫中的貝魯特
〈政府軍崩潰·進入新內戰〉

□與黎巴嫩政府軍戰鬥受傷，而被帶進醫院的什葉阿瑪爾士兵。(2月3日)



□ 守衛貝魯特美國大使館門前的美軍
陸戰隊員，害怕回教徒的自殺性攻
擊，按設了重重混凝土障礙物。
僅因美國介入了這場紛爭，使得中
東局勢難於獲致和平。(2月9日)



著聖歌向前跨進。整個智利的局勢已經難以控制了，群眾怒

餘燼市景，便得智利人碰到外國記者時，常以忿怒的口吻向記者痛訴：「向世人公佈這個事實，我們正陷入飢餓和失業之中。讓賓諾捷宰了我們吧！反正就是這種日子！」

還有人也這樣說：

「給我一支槍……我們不能赤手空拳來對付這個暴君，我們需要外國友人的支持！」

城市裡瀰漫著辛辣的氣味，輪胎在牆角如戰歌一般地燃燒，從午后，每一個街口即開始封鎖行動，但群眾依然鼓奏

吼了！人民要求獨裁者立即滾蛋。

每一個智利人都在等待賓諾捷倒臺。群眾的聲勢也正為這個日子，日日壯大起來。這種景象使人聯想起馬奎茲小說中的「魔幻寫實」，許多人在街上敲擊著鍋盤、洗臉盆、咖啡壺、鉛作的煙斗、公車站牌，甚至任何雙手可以抓到的金屬品——他們就敲，甚至約定在某一個時辰，全國人一齊來敲，直到賓諾捷因為這個聲音而更加憤怒。

智利的氣候潮濕，而又酷冷，此地的冬天却像箭矢一樣，輕易的便穿透牆壁；街道上，則泥濘不堪，交通號幟和路標已經被拆下來充當障礙物。從桑塔羅莎街走到賓諾捷的蒙內達皇宮，令人十分吃驚地發現，貧民窟只在十分鐘車程之外，而這裡的牆壁到處塗寫著：「趕走這名兇手！趕走這名瘋子！」「賓諾捷，你的末日到了！」一位名叫拉蕾的護士

說：「賓諾捷是我們的首號公敵」。

智利目前不僅貧民起來反抗，連中產階級也失去信心了，成為抗暴的中樞力量。當一九七三年阿葉德的社會主義政府被賓諾捷奪去，另一套美國的經濟理論進來了，這些人接受芝加哥學派的訓練，把智利人誘進拜金主義的實驗室，實驗的結果却把智利的經濟搞得不能收拾。

另一方面，軍人政權腐化而又浮誇的財經政策，弄得智利政府外債高築，金融系統頻於破產邊緣。除了利率極低，百分之70%的銀行系統控制在政府手裡，而百分之90%的全國投資基金，來自教育經費的節縮。難怪觀察家的分析說，賓諾捷做了本世紀兩件史無前例的壯舉，那是阿葉德作夢也無法辦到的事情。第一，他把全國上下團結起來——反抗他。第二，他輕而易舉的，就把一切私人企業鬥跨了。

當忿怒和抗議聲擴散到聖地牙哥時，一切中產階級和上層階級皆感到被出賣了。住在

郊區的歐洲人也感到經濟之恐慌，朝夕不保，他們的企業和職業受到嚴重威脅，他們的子

●(上)抗議腐化政權的民眾。(下)慶祝奪權十年的賓諾捷。

女無法找到工作，也無法進入大學唸書。當記者問及一名十二歲的智利兒童，「阿葉德是誰？你怎麼知道這一切，學校老師告訴你的嗎？」他回答說：「我沒有上學，但我知道有關阿葉德的一切……我的父母親告訴我，阿葉德為我們而死，現在我們一家人已從容準備為他而死，但我們不肯死於飢餓……」

(王力明)



鄧小平長子組「殘廢者福利基金會」

三月十三日，中共頭子鄧小平長子鄧樸方（四十歲），以「中國身體殘廢者福利基金會」副理事長的頭銜出現於北平新聞工作者協會主辦的記者招待會中，他坐在輪椅上，向

記者們說明殘廢者的現狀與該會成立的目的。

文革時，鄧樸方身受迫害，致下半身麻痺，而坐輪椅，被問及文革中的經驗與殘廢的原因時，祇言「文革中有很多中國人遭遇不幸，我不過是其中

之一而已」，並坦白承認現在之所以坐上輪椅，是因為文革時受了傷，但是，對於「更具體點」的質問，則說「文化大革命的經過很複雜，其悲慘的經驗現在不想再提起」。

他的臉形酷似父親，發音



●鄧小平長子鄧樸方

清楚頭腦好像很明晰，身着藍色西裝，打紅、藍相間的條紋領帶，掛黑色眼鏡，理七分平頭，身體稍胖，氣色很好。他是坐軍部號碼的日製高級轎車

來招待會場的。

鄧小平有五個孩子，鄧樸方是老二，抗戰末期，在鄧小平擔任山西省太行山附近的軍區政治委員時出生，五官有幾分像母親卓琳，說話神態則像父親。北京大學物理系畢業，不良於行以後跟父親同住，沒有做事，據他說，這次的殘廢者福利基金會是他提案組成的。他估計現有兩千萬以上的殘廢者。

鄧小平次子，五個孩子中的老么質方（三十三歲），也是北京大學物理系畢業後，一九八〇年留學美國。

（高文彪）

中國大陸 第一條高速公路

最近，中共為建設全國第一條高速公路，廣東省府與日商「兼松江商」及香港商人共同出資，設立一家「廣州深圳

珠海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的中共（共）日合作事業，預定四月初，於廣州市成立新公司，業務內容是建設連結廣州—深圳

—珠海，全長兩百四十公里的高速公路，以及完成後的經營業務。總工程費約需九億美元，是日本民營事業機構之中，與中共最大的合作事業，部分資金由日本銀行投資。

有關各種建設技術，悉由日商方面負責企劃，中共的這次工程主要目的，為謀求連結香港、深圳經濟特別區及澳門，作為發展中國大陸南部的經濟大動脈，俾作將來建設全中國高速公路的模型之用。

出資的詳細比率，廣東省高速公路開發公司占百分之五十一，剩下的百分四十九，由日商「兼松江商」與香港建築商「合和」實業有限公司平均分擔，全部計劃業經中共國務院審查通過，三月起已開始進行具體準備。

工程將於今年十月起分三期進行，第一期工程為廣州—虎門—深圳線，長一百二十四公里，預定一九八七年秋開通，接著第二期工程是虎門—珠

海—澳門線，長一百六十六公里，預定一九九〇年完成。本來廣州至深圳途中的虎門與太平之間，是由貨輪連結，第三期工程則是要建設長六公里的「虎門大橋」。預定十年之中，全部工程均可完成，每期工程費各需三億美元。

因為，建設高速公路需要各種專門知識和工程技術，「兼松江商」委託日本著名的「片平技術顧問公司」全盤設計，該公司曾經參加與日本主要高速公路建設，另外，「兼松江商」也援請美國、義大利等專門建設高速公路的技術顧問公司參加設計。

這條高速公路與美國正式的公路建設規格同級，完成後將以收費方式經營。「兼松江商」對於交通量的預測，一九八七年開通後第一年每日有一萬輛，然後每年各增五%。

雙方對於該高速公路的建設與營運合作契約訂為二十年，至於利益如何分配，則基本

上互相同意按照出資比率計算。
「兼松江商」在天津市另有中（共）日合作商社，對廣東省政府曾融資日幣九十億元（約新台幣十五億元），作為

建設深圳車站大廈之用，與這
次高速公路的合作建設事業，
有莫大關係。
新高速公路與深圳市既存
的香港高速公路滙合，由此而

廣州至香港的輸送量將會增加
很多，中共於四年前在深圳設
立經濟特別區，因運輸不致使
經濟效率不彰，現在，該高
速公路建設如一旦完成，將使

廣東省的經濟活動呈現活絡現
象。目前，廣州—深圳間的交
通車輛每日約有五千輛，需費
時六至八小時。
□

（陳勁）

中共在香港進行投資戰

最近，中共在香港開始發
動素無前例的大規模「投資戰

持沉默，所以一切謎底令人費
猜疑。

空前未有的房地產買主

所有的各行各業，其大手筆作
風，幾乎令資本主義企業亦相
形見絀，望塵莫及。因此，香
港當地的各方人士，現正對於
中共為何竟然選此時期，採取
積極的投資戰略？各種議論紛
紛而起，有：「為有利於與英
國正在進行的歸還談判起見，
必須在香港建立經濟基礎……
」，或「不！祇是想賺外匯」
，但是，因為中共至今仍然保

今年一月下旬以後，中共
開始對香港發動投資戰略，傳
言推動這個戰略的「參謀」，
是去年八月，中共在香港設立
的民營企業「光大實業公司」
董事長王光英（六十四歲）。
王光英是中共前國家主席
劉少奇夫人的哥哥，大陸陷落
前，在天津經營化學工廠，解
放後擔任天津針織公司代理負
責人，因與劉少奇的關係密切

，文革期間，曾入獄中八年，
文革後始再次活躍於第一綫，
現在任政治協商會議副主席，
是個經歷特殊的人物，中共方
面讚賞他的經營企業能力，派
遣他到香港。

公司的香港總代理，據聞，總
資本額有二十億美元，是中共
在香港的最大代理機關，與中
國銀行共同出資一億八千萬港
幣，購買電子機器製造商 Con
ic Investment 公司（董事

依照中共的授意，王光英
率領的光大實業公司，出手很
大方，購買了香港高級區的八
層大廈，內有一千兩百個房間
，售價十億港幣，作為發動這
次投資戰略的先陣。這種大規
模的不動產交易，在香港堪稱
是空前未有的大買賣，連一向
做慣大筆生意的香港房地產業
者，也大吃一驚，嚇破了膽。

長阿雷克斯·歐）的股份三四
·八%，同時，華潤有限公司
與中國銀行一共推出九個董事
，完全掌握公司的經營權，該
公司專門製造音響製品和電視
機零件等，從業人員擁有五千
五百人，是香港最大的電子機
器廠商，現在却被中共採用股
份比率，推派董事的資本主義
方式「奪取」。

接著，令香港經濟界又嚇
了一大跳的是華潤有限公司（
董事長賈石）。該公司設立於
一九四八年，是中共各進出口

又：根據美國新聞週刊雜
誌透露，華潤有限公司是投資
戰略的一環，收買 Conic 公
司後，最近計畫經營二十家超



●香港繁華街九龍大道

級市場連鎖店，以及冷凍倉庫與釀造啤酒等業務，這樣下去的話，就成了「中共型綜合企業」機構了。

設立證券公司開始營業

另外，作為香港金融中心的目的，總行在北平的新華銀行與中共掌握的香港實生銀行，各經衛星公司與香港資本家共同設立「中茂證券有限公司」，已於二月六日開始營業，

該公司已獲取金銀、遠島兩證券交易所的會員資格，將對香港投資人展開廣潤的證券經紀業務。

除此之外，中國銀行於最近以十億港幣向香港政府購買香港分行用地，當地認為這些動向是準備將香港發展為今後國際性「金融戰略」的金融中心。

然而，可疑之處是，這些大手筆投資戰略的目的何在——對於此問題，被認為戰略「參謀」的王光英只說「我們到香港是為做生意而來，希望做點對香港的繁榮與安定有幫助的事情」，其餘的事，則閉口不談，因此，當地對於中共的這些意圖議論紛紛，以香港經濟界為中心的專家們分析①因為有必要緩和人們對香港前途的不安，所以表示對香港重視的政治效果，②為掌握歸還後的香港主導權，首先須鞏固經濟方面的基礎，③為學習實行現代化不可或缺的經營管理

與高度技術，④擷取國家建設所需的外匯——等因素，驅使中共採取投資戰略。

投資戰略祇是起端

但是，最受人注目的是，這些投資戰略與一九九七年香港大限有微妙的關係，中共與英國雙方的談判，迄今已有九次，這中間，中共的強硬姿勢曾經險些使談判陷入決裂，但是最近雙方態度緩和，有人希望

不要損及香港現狀。

加之，中共鄧小平為首的領導階層，一再保證「歸還後五十年，香港繼續保持現狀」，使香港住民對將來的不安，逐漸消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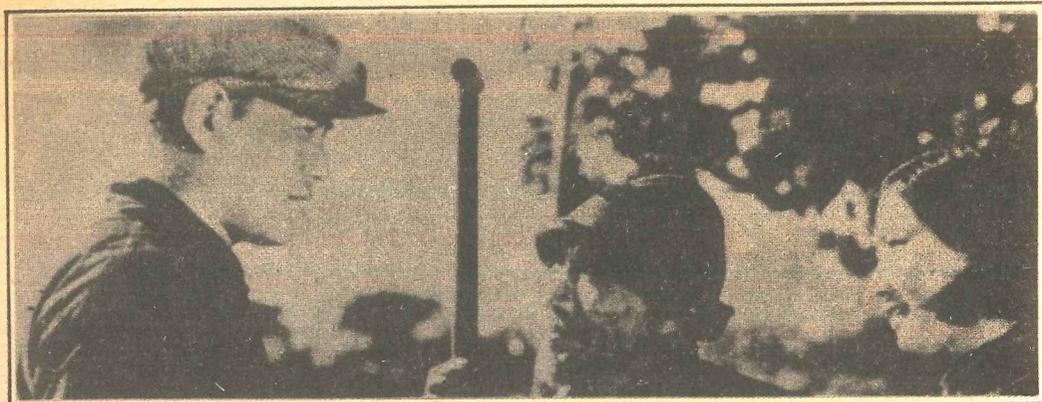
以此而言，這次的投資戰略，可以說是維持香港現狀的經濟性行動，倘真如此，這次的投資戰略祇是一個起端而已，真相如何願拭目而待！！ □

(高聞道)

●唐人街中心區迪克遜街



●「船家女」一片，針貶時弊，寓意深遠。



中國文藝運動主要是由留學日本的青年作家所主導，在電影上，也作了一定的反映

日本文藝界

對中國電影的反應

■ 刘間文俊



對於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中國電影，此間文化界一向陌生。本文雖為外國人依其個人認識所寫之論文，但本刊認為不無參考之價值，特刊出以饗讀者。

前言

這幾年，我對中國電影感到興趣，今天能有機會略表拙見向各位先生請教，非常高興。同時心裡有點不安，因為我只不過是一個初學者。

主持先生給我的題目是「日本文藝界對中國電影的反應」。日本和中國是有長久往來歷史的友邦，在電影方面也應該有豐富多采的交流歷史。可是實在遺憾，日本從明治維新以來推行了對外擴張的帝國主義政策，以中國、朝鮮等亞洲領邦看成所謂「進出」對象。因此，這些亞洲國家的文學藝術很少成爲一個引起注意的對象。

尤其是在電影界情況比較嚴重。早期的日本電影是忙於吸收和消化外來的電影——這個新來的藝術手段，對海外電影的注意力都放在歐美電影身上。幾乎沒有注意到中國電影。

這幾年情況有所好轉，現在日本國內每年舉行一次中國電影節，介紹一些中國的新片。去年放「人到中年」等六部片子時，觀眾人數超過了一萬三千，打開了中

國電影商業性放映的一個門。前年也拍過「一盤沒下完的棋」等日中合作片，這也值得一提的。

雖然情況這樣好轉了，但是到現在我們還沒有舉行過這樣的從歷史角度來研討

中國電影的回顧性放映。所以對中國電影的印象也還太零散，還沒有形成比較完整的概念。

日本文藝界爲什麼缺少對中國電影的關心，對這個問題，日本的影評家佐藤忠



●「脂粉市場」在中國電影中，是一部較早地提出婦女解放問題影片。

●「漁光曲」以長江沿岸的貧窮漁村和上海的貧民街爲背景，描寫中國無產階級的悲慘命運。

男先生將要在他的報告「早期中日電影比較」裡探討。我不想在這裡重複。

雖然日本人對中國電影不了解，可是兩國究竟是個一衣帶水的友邦，過去還是有了一定的電影交流。現在我簡單地概括一下這些兩國電影界互相接觸的片斷。這些接觸是從一九三〇年代開始的。當時日本軍國主義加強對中國的侵略政策，因此



●「天倫」是一部配聲默片，並受儒家思想影響的代表作品。

電影方面的交流也難免受到影響，畸形化。我就以三個問題簡單地談一談，作為參考并請指教。

一、一九三〇年代日中兩國前後勃興了無產階級文藝運動。這個運動反應了兩國電影界交流。

二、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時期，日本在中國設立了兩個電影機構，「滿州映畫株式會社」及「中華電影股份有限公司」。如何評價這兩個公司所拍的電影。

三、一九四六年「滿映」由中共接管後一批「滿映」的日本職工留在東北，參加東北電影製片廠的建廠工作。介紹這一批日本人所做的貢獻。

階級文藝運動對中日兩國電影方面的反映

我剛才介紹，早期的日本電影界根本沒有注意到中國電影。當時，日本的一些電影雜誌偶爾登過幾篇「上海電影通訊」。其實這些報告往往是以介紹在上海放映的美國新電影為主要目的。在上海放映美國電影，比起日本國內放得又早又多，所以一些影迷很羨慕上海的所謂「優越」條

件。

在那樣情況下，一個年輕影評家訪問上海寫了一份有關中國電影的報告。他就是岩崎昶 (Iwasaki Akira)，他的報告很恰當地指出了中國電影的反帝、反封建的戰鬥特點。他特別推荐「漁光曲」和「新女性」，說：「『漁光曲』是以長江沿岸的貧窮漁村和上海的貧民街為生活背景，描寫中國無產階級悲慘命運的作品」；而「新女性」的主題是「要把支那婦人從幾千年來的陳舊習俗解放出來，這是很值價值的主题」，這個電影，通過主人公的悲慘命運的描寫，「指出真正的『新女性』，並不是近代文化消費社會裡所開的可憐的『交際花』，是一個有覺悟的，參加社會生產的勞動婦女」。

岩崎昶是當時日本著名的左翼影評家，任過日本無產階級電影同盟的委員長。他主張要把電影做為無產階級的□□工具。他的一篇題為「做為宣傳工具的電影」的論文，曾經由魯迅翻譯過。中文題目是「現代電影與資產階級」。田漢也根據岩崎的日譯本開始翻譯「エレンブルグ」的電影理論書。這個翻譯工作因為田漢的被捕而告中斷，以後由沈西苓繼續翻譯。沈西苓跟岩崎有書信往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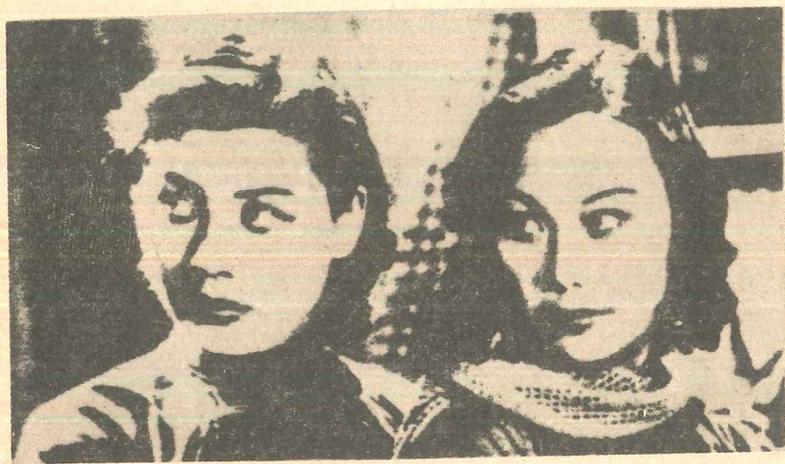
這個未滿一週的短暫旅行中，岩崎參觀了藝華、聯華等好幾個電影公司，見了兩位中國導演，應云衛和史東山。據岩崎的報告，他們非常注重日本的無產階級話劇運動和電影的動態，也常常到租界區的



●「天明」展現了上海低下層人的生活，但對人性形象的塑造仍然是樂觀的。

日本影院看日本電影。

從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一年日本出現了一批描寫社會階級矛盾的左翼電影。當時把它們叫做「傾向電影」。史東山是否看過日本的「傾向電影」？這個問題還待調查。不過中國的「漁光曲」等作品和日



●我要用武器打倒仇敵，我要回去，回到我可愛的故鄉；我要回去，喚起那被壓迫的奴隸……（十字街頭）

本的「傾向電影」有幾個共同點。岩崎說：「這個電影裡出現的無產階級的命運是飢餓、流浪、下獄而死，為什麼這樣注定的呢？因為他們是無產階級。這雖然是資產階級制度下的階級悲劇，可是通過幾次被誇張了的偶然事件來強調這種主題，反而影響到藝術效果。」他還指出，這些機械地運用階級分析的毛病也同樣存在於日本的「傾向電影」裡。

中國無產階級文藝運動的主要組成部分是留學日本的青年作家。他們在日本吸收馬克思主義，受過一定的日本無產階級文藝運動的影響。電影也會有一定的反應。比方說，「十字街頭」裡趙丹飾的新聞記者，他寫了題為「女工哀史」的報導來揭發紡織女工的生活。一提起「女工哀史」，就聯想到一九二五年日本國內發表的一篇著名的報告文學。「十字街頭」這個題目是否也跟魯迅翻譯過的文章有關係呢？他一九二四年翻過厨川白村的「走向十字街頭」的一部分。

這樣的例子是不會少的。可是日本「傾向電影」的生命只有三年多，是短暫的。「傾向電影」直接影響到中國電影的可能性並不大。「傾向電影」和「漁光曲」等中國電影的共同點，是可以了解為兩國

無產階級文藝運動對電影方面的反應。

岩崎的上海旅行是日中兩國左翼影人的第一次直接交流，同時也是最後一次的了。日本政府加強了對文藝界的壓制，岩崎也被捕，再也沒有機會跟中國朋友聯繫了。

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 時期的「滿映」和「華 影」所拍的電影。

一般日本人民開始大量地觀看所謂「描寫大陸」的日本電影，是從九一八事變以後開始的。政府制定電影法，加強了審查制度，把有關電影的所有部門都控制在手裡。那些日本「大陸電影」的主題當然在於讚揚「皇軍」的「戰果」。連一些愛情片，如李香蘭演的「熱砂鴛鴦」，也是日本男主角跟中國女孩子談情說愛，散佈「日中親善」的幻想迷藥。這些作品都露骨地反應了侵略者的本性，不值得一談。

戰爭時期，日本在中國成立了兩個電影機構，一個是一九三七年成立於偽滿洲國的「滿州映畫株式會社」（簡稱滿映）另一個是一九三九年在上海創辦的中華電影股份有限公司（簡稱華影）。

滿映一成立，有名的軍國主義分子甘

粕正彥（Amatsugu-Masahiko）就當上董事長，直接掌握滿映的全部工作。他從日本國內帶來了一批導演、編劇等創作人員，用中國演員和李香蘭等在中國長大的日本人拍了二百多部「啓民電影」（意思是說啓發民衆吧）和一百二十多部的「娛樂電影」（娛樂電影）。爲了配合軍事侵略，鼓吹「日滿協和」和「大東亞共榮」的幻想。可是他們當然拍不好受歡迎的成功之作。當時日本政府當局也對他們的失敗有所不滿意。

上海的華影是由川喜多長政（Kawakida Nagamasa）來負責實際工作的。他長期從事歐洲電影的進口事業，而且他畢業於北京大學，是日本影界裡唯一會說中國話的導演。日本軍部聘請他時，他先提了一個條件：軍部不干涉公司的具體工作。可能由於滿映的失敗，軍部意外地接收了這個當時難以想像的要求。他決定，向中國觀衆提供的電影是應該由中國導演來拍的。他做的第一件事是買「孤島」公司所拍的「木蘭從軍」向日軍佔領區發行，他甚至把這個電影和動畫片「鐵扇公主」一起拿到日本去大規模地公開發行。日本憲兵隊等軍國主義分子當然反對川喜多的做法，據說滿映的甘粕等一批人策劃暗

殺川喜多。可是日本觀衆把「木蘭從軍」看成一個傳說，根本沒想到它的借古諷今的意思。雖然幾個影評家察覺到「抗日的主題」，他們却同情川喜多的處境困難，影評界甚至不提這個主題，只強調電影的藝術效果而了事。

川喜多跟上海的著名製片人張善琨合作，除了直接主張抗日的主题之外，他向中國導演保障一定的創作自由。據說當時華影拍的劇本是先偷偷地送到重慶受過審查的。川喜多也裝作不知道，默許了這件事。「孤島」消滅以後，一批中國影界人士留在上海繼續拍片。他們的作品當然不會是主張抗日的，可是也不是滿映那樣完全按照日本人的意圖來拍的。

一批日本影界人也參加了華影，給他們最深刻印象的中國導演之一是馬徐維邦。管見恒夫（Hasegawa-Tsuneko）早在一九四四年寫過一篇題爲「談馬徐維邦」的長篇論文。這篇論文是日本人寫的第一個中國導演論。

管見指出：馬徐維邦是描寫超現實的神怪片的能手，他的作品都有濃厚的神秘主義色彩。「夜半歌聲」和「寒山夜雨」等作品確實有點荒誕無稽，可是都充分地表現辛亥革命以來的民族苦悶以及舊制度

和大家庭的壓制下求戀愛自由的一片呼聲。管見還指出：馬徐維邦的一些作品雖然明顯地受到美國電影的影響，可是他的神秘主義是傳奇小說以來的傳統文化和當代中國所面臨的政治上、社會上的苦悶的反應。

我只看過三部他的作品，却印象很深刻。這些作品都包含著對強大統治者的抵抗思想。可是這種抵抗意志是陰陰沉沉，沒有前途希望的。他把這種絕望處境都反應到銀幕上了，而「大東亞共榮圈」的幻想則根本不提。我看，怎樣評價這種「弱者的抵抗」是一個研究中國電影的課題。馬徐維邦的作品確實影響了當時在上海的日本影人。例如一九四九年日本的村登（Nakamura-Noboru）導演了一部模倣「秋海棠」的作品，叫「愁海棠」。

一批參加東北電影製片廠工作的日本人

戰爭時期，長春的滿映除了培養一個李香蘭之外幾乎沒做過什麼事。日本軍國主義失敗以後，滿映的優秀設備經過了護廠鬥爭，一九四六年四月終於由當時在東北的民主聯軍接管。爲了躲開內戰的戰火

保存影廠，大部分人員隨部隊北上，一起撤離到黑龍江省的興山參加了東北電影製片廠（簡稱東影）。大多數日本職工也經過幾次說服工作跟家屬一起隨廠北上。

東影在興山創建時，條件非常艱苦。當時是把一所小學校改建爲洗印、錄音、剪接等技術車間，將一所沒有完工的電影院改建爲攝影棚等等。這些電影廠的工程，都是包括日本人在內的職工自己動手完成的。

爲什麼那麼多的日本職工自願留在東北呢？我曾經採訪過幾位參加東影的日本人。他們說：他們印象最深刻的是□□軍和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的顯然對比，然後產生了對□□的好感。加上當時日本國內也相當混亂，由於戰火破壞得很厲害，很多人暫時看看情況而決定是否回國。到一九五十年代初，這批日本人陸續回國。但是有些人還是願意留下，到現在還有幾位日本人留在長春電影製片廠等幾個單位繼續工作。

參加東影的大多數日本人是技術方面的。雖然內田吐夢（Ichida-Tomru）等導演也留下，可是他們沒有安排拍戲工作。據採訪，日本木偶片的創始者之一，持永只仁（Mochinaga-Tadahito）導演

了東影的第一部動畫片「甕中捉鱉」等作品。他用的中國名字是「方明」。有些攝影師也參加拍戲。據說一九五二年的「六號門」也是由日本攝影師來拍的。日本人的工作基本上限於技術方面。可是值得一提的是東影舉行的訓練班的貢獻。

從一九四七年五月到一九四九年五月，東影先後舉辦了四期訓練班，兩年時間一共培訓六百五十人。參加訓練班的，主要是來自部隊的文工團。後來隨著形勢的發展，這批人員先後被調離東影，派到北京和上海，參加了那些剛剛接收過來的電影機構。東影成立後只有三年時間裡，一共調出了二百八十多名幹部。當時剛從蘇聯回國的袁牧之任東影廠長，東影譯製了大量的蘇聯影片，蘇聯電影的影響也比較大。這些東影培訓出來的新一批影人所做的貢獻也值得注意的。

日中兩國的電影交流直接受到戰爭的影響，在當時並不能順利地發展。雖然兩國電影的交流經過了一段彎路，可是它們之間存在著許多共同的優點和弱點。此外，本人必須特別說明，日本的中國電影研究才剛剛起步，而我的報告也很不充分，請各位多多指教。

謝謝大家。

□

亞洲商報

345B E. Garvey Ave., Monterey Park, Ca. 91754

由左傾到回歸——陳鼓應的小

【本報舊金山特稿】沈寂了一段時日的舞台，最近又靜極思動，大肆發表演講。接近他的人說，目他這幾個月兩次專程訪問香港回來後，舉動變得神秘而目尊，來往的人也較前複雜了。陳鼓應在香港大學發表一篇名為「和平統一」的演講，以「黨外及民間」為題，在「台灣及海外經銷」的標題下，談及「民主運動」、「島嶼心態」等問題。演講中，他談到「和平統一」問題，反映了民意，成了揭映兩陳鼓應發表演講的月卅日即立即於「情不問焉天」。

陳鼓應先生，你辛苦了

● 亞洲商報為譏謗付代價

去年十一月號，本刊曾為陳鼓應受到政治誣陷、遭非法放逐之事實，以社論「整肅異己、故人入罪」乙文，公開聲援，而遭到警總之查禁。如今真相大白，今年三月廿七日由在美發行的「亞洲商報」以道歉啓事一則，公開獲得澄清，指出孫慶餘妄以「舊金山特稿」誣陷陳鼓應，致使陳鼓應一家骨肉流離，此為千古至今，衆人所不恥。

本刊除以哀矜心情，為孫慶餘惋惜，也為陳鼓應獲得洗清賀喜，更以相同的勸服，鄭重向某作家表示：「鑒往知來，你誣陷『中外文學』、『中華雜誌』、『文季』、『夏潮論壇』，以及胡秋原、尉天驄、陳映真、王曉波、蘇慶黎等諸先生，純屬構陷，不足以昭信，也不該作『黨外的余光中』」。

— 編者謹啓

亞洲商報向陳鼓應先生道歉啓事

● 原道歉啓事登於在美發行的中文「論壇報」。

- 一、本報於一九八一年元月廿九日刊登「由左傾到回歸——陳鼓應的心路歷程」特稿是孫慶餘在洛杉磯用「舊金山特稿」名義發出，在頭版刊登，其中指稱陳鼓應先生去中國及負有任務一事，查非事實，有人身攻擊之嫌。
- 二、本報曾於一九八一年三月五日刊登啓事有所訂正，但陳鼓應先生閱後覺語詞尚有模糊不確之處，因此要本報鄭重澄清道歉。
- 三、根據美國報業公會新聞規約第一條：「新聞記者之第一責任為報導正確無偏見之事實於公眾之前」。本報保證以後絕不再發生類似此事情。
- 四、本報特刊登此啓事，鄭重向陳鼓應先生道歉。

亞洲商報 謹啓

言論自由的嚴肅責任

訪湯鳳娥女士談「亞洲商報」向陳鼓應道歉賠款

■本刊編採組



●因政治見解與國府不同，流落北美的陳鼓應。

北美華文報紙「亞洲商報」在一九八一年元月刊出一篇題為「由左傾到回歸——陳鼓應的心路歷程」的文章，說到陳鼓應在一九八〇年九月去香港、日本期間，潛往中國大陸，並負有政治任務離開大陸回到北美。陳鼓應請亞洲商報對上述不實報導予以澄清，並公開道歉。商報不允。一九八一年四月，陳鼓應向美國奧克蘭地方

法院提出控訴，幾經協調，亞洲商報終於在今年三月廿一日於「論壇報」公開刊出巨幅道歉啓事（亞洲商報已一九八三年底宣告停刊），並賠償美金一萬八千元，事件遂告結束。適值陳鼓應的太太湯鳳娥女士省親返台，本刊特予訪問。以下是訪問的摘要部份。

—編者

夏潮：請概略談談亞洲商報不實報導事件的始末。

湯鳳娥女士：一九八一年正月，亞洲商報刊出「由左傾到回歸，陳鼓應的心路歷程」的一篇文章，對陳鼓應做了充滿偏見的報導。其中無中生有地說鼓應在八〇年九月潛赴中國大陸，接受政治任務回來北美。鼓應因政治見解與國府不同，流落北美，無法返台，商報不實的報導，使鼓應的政治處境更爲困難。此外，美國對境內「間諜」行爲至爲敏感，商報的誣報，可使鼓應無法在美立足。

我們要求商報澄清此事。但商報說請鼓應去信更正，他們可以「來函照登」。鼓應以誣報責任在商報，商報應自己去查清真像。如果證實所報實在，自不必理會，否則應該澄清，並公開道歉。

後來商報報導了鼓應在柏克萊一次講演中的說明，但言詞極為曖昧，並不放棄鼓應可能去過大陸的推想。我們於是只好訴諸美國的法律。從一九八一年四月到現在，整整搞了三年。

夏：能不能談談決定提出控告時的想法？

湯：我們感慨很深。自稱為台灣的民主化而滯留北美，無法回到家鄉的人，竟使用他們自己宣稱為不恥的手段，來對付民主運動內部持不同意見的人。要求講正義、公道、自由的運動，怎能以不正義、不公道、不自由對付別人呢？我們決定向美國法律討個是非公道，目的在讓大家學習一點功課，知道自由是要有責任的。反對者應該先要求自己，才能要求別人嘛。

夏：可是據我們知道，您沒控告轉載了亞洲商報不實消息的北美「美麗島」週刊：

湯：沒有。因我們深深覺得許信良也是政

治流亡者。我們意見上不同，可是對於他的處境，我們不能不是同情的。

再說，陳婉真也在香港「七十年代」雜誌抨擊鼓應，鼓應一句話也沒反駁。爲什麼？我們太理解她的處境。「同是天涯淪落人」，彼此應該有包容的溫柔。我們告商報，因爲它是誣報的源頭，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態度之傲慢、勢力、不負責任，令人心傷。

夏：這次是私了呢？還是判決？

湯：是私下和解的。判決下來，商報系更吃不消。這個三月二十一日，在「論壇報」刊登道歉啓事，承認自己「指稱陳鼓應先生去中國及負有任務一事，查非事實，有人身攻擊之嫌」並保證「本報」以後絕不再發生類似此事情，鄭重向鼓應表示歉意：

夏：賠償呢？

湯：他們總共賠償美金一萬八千元。連商報自己三年間打官司的各種費用，商報爲不實的報導付出了商譽以外，值台幣百萬元以上的代價。這件事，應當成爲大家共同的經驗和教訓。

夏：這筆錢準備怎麼使用？

湯：還沒想清楚呢，可能我們要用來做些

有助於兩岸政治民主化和自由化的事情上。我們也想對兩岸人權的促進有助益的事加以應援。這筆錢是爭言論嚴肅的自由來的，應該也花在爭言論嚴肅自由的方面去……

夏：順便談談鼓應的近況好嗎？

湯：他身體好一點了。最近頗能集中心思搞學術研究。他的研究主題是「中國知識份子言論史」方面。目前他搞五四研究，因爲他認爲五四和先秦、宋、清末是中國知識份子言論最盛的時代。

他搞五四，目前又集中在陳獨秀研究。他認爲近人論五四人物，國府系偏重胡適之，中共系偏李大釗，皆不免有偏重。陳獨秀參與時間長，文章多有思想影響。鼓應常說，研究中國知識份子言論史，才知道目前兩岸批評言論運動，論規模、論懷抱、論勇氣，恐怕都不及這四個重大言論興盛的歷史時代。沒有從歷史借鑑，我們就容易妄自尊大，格局狹窄了。

夏：謝謝您。

湯：謝謝你們喲。革新號「夏潮」很好。希望你们們加油。

請寄戴國輝演講全文

茲於 貴社「夏潮論壇」(3月號)閱見戴國輝先生著「研究台灣史經驗談」備有演講稿全文備索，茲附奉郵資敬請 惠予寄下一份以利參考是禱！

又，該文所列日文書籍(如「台灣近現代史研究」等)向何處可購買？如有亦請一併函示是幸！謝謝！！

台南王春興 謹啓

本刊並無代售戴國輝先生著作暨「台灣近現代史研究會」的出版品，非常抱歉。但本刊自四月號起，開始翻譯連載戴國輝先生的「台灣與台灣人」，及戴先生的另一本著作「華僑」。敬請讀者期待。

如果讀者欲一睹為快，請逕向日本「研文出版圖書公司」訂購，地址是東京都千代田區神田神保町2-17。

編者上

知識界多作反省工作

革新號「夏潮論壇」已收到，一般的反應很好。

在今日島內政治空氣如此編狹，思想視野如此短淺，但願知識界能多作些反省的工作。戴國輝、唐文標、洪天璽、趙定一這幾篇短文，很精闢。

吳德山的評論，很下了一番工夫，似乎文章太長了些。以後刊載批評性的文章，能提高理論的層次才有意義，千萬要避免情緒性字眼。

對「論台灣話的保存價值」乙文，我有些個人意見，但必須專心寫論文，很忙，容日後再談。

加州柏克萊鼓應

植根鄉土，放眼中國

頃閱貴刊一九八四年三月號革新版，堪謂文質彬彬矣！(內文、外表均作了突破性脫

胎換骨式的變革)包羅萬象，錯綜龐「雜」(才是名符其實的「雜」誌哩!)要皆植根鄉土，放眼中國(乃至於整個宇宙)，是何等的情懷？在此特聊表個人對貴刊衷心之敬意。

並祝 鴻圖大展

陽明山呂尚仁 拜上

加強報導污染

收到貴刊革新版三月號，甚喜。貴刊較一般政論雜誌有深度，可喜可賀。

請繼續努力，報導「污染」方面可再加油。

苗栗王忠 敬上

美工可以大方一點

收到了夏潮，謝謝。用了心血總是令人感動的。美工編排上可以再「大方」一點，如：(一)封面字與字之間幾乎沒有空白，有點太擠太亂。(二)許多

篇刊頭可以做大一點，留白多一點。「留白」是美工上的重點襯托，也是心情上的緩和，切盼在文字內容上也不要「擁擠」，多一點「留白」。

台中 蔣勳

〈三月號錯字訂正〉

一、臺灣與臺灣人(正)

臺灣的臺灣人(誤)

二、躁鬱症(正)

燥鬱症(誤)

三、Glads Thymas(正)

Glads Themas(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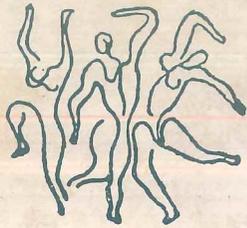
四、譚嘉(正)

譚嘉(誤)

〈更正啟事〉

本刊三月號刊出「凡捐助一〇〇〇元以上，即為本刊榮譽訂戶，並長期贈閱本刊」乙則，其正確款額應是「五〇〇〇元」，純係筆誤，特此更正，並向讀者及訂戶致歉。

編者 謹啓



文季

文學雙月刊

第一卷 第六期

- 論述 / 第三世界的道路在哪裏？ ●路一平
 盛放的菊花 ●宋冬陽
 也談西川滿的文學 ●許南村
 且飲一杯寂寞 ●郭楓
 散文 / 浮世繪 ●葉笛
 詩 / 有所寄 / 呂嘉行 芥菜的一生 / 渡也
 拔草 / 李魁賢 洪水裏的芒草 / 趙天儀
 寫信 / 白樵 建設組曲 / 楊渡
 小說 / 耶穌和門徒的故事 ●沙漠
 白色的路 ●劉青
 下班前後 ●李南衡
 電影 / 嫁粧一牛車 ●王禎和
 劇本

文季每本定價
 九〇元，全年訂閱
 四五〇元。第一至
 第四期郵購特價每
 本六〇元，第五、
 六期全省各大書局
 均售。

地址 / 台北市木柵指南
 路二段45巷24弄10號

電話 / 9395923

劃撥 / 577000

文季雜誌社

帕米爾叢書30種

定價5折!!

帕米爾書店的出版宗旨在於提升國民
 的知識水準，增進國民洞察事物的能力；
 決定自即日起現書廉售，以回饋我們的社
 會，歡迎讀者訂購。

麵包與自由	克魯泡特金著	140元	社會主義	編輯部編	190元
互助論	克魯泡特金著	180元	批評的建設與社會主義	編輯部編	110元
人生哲學	克魯泡特金著	250元	現代民族主義演進史	編輯部編	100元
法國大革命史	克魯泡特金著	270元	自由主義	編輯部編	130元
全民政治	威爾確斯 廖仲愷譯	80元	民主主義	編輯部編	190元
上帝與國家	巴枯寧著	90元	國家主義	編輯部編	140元
常識與人權	蒙柏恩著 李永久譯	80元	國社主義	編輯部編	170元
道德與立法原理	邊沁著 李永久譯	120元	帝國主義	編輯部編	120元
政府簡論	邊沁著 李永久譯	70元	極權主義	編輯部編	230元
政府論	洛克著 李永久譯	90元	法西斯主義	編輯部編	250元
革命的剖析	張尚德譯	100元	希特勒與墨索里尼言論集	敬樂然譯	120元
歷史唯物論批判	Henri See著 黎東方譯	40元	工團主義與基爾特社會主義	編輯部編	190元
生態學與匱乏政治學	William Ophuls 著	130元	世界主義	編輯部編	160元
資本主義	編輯部編	210元	無政府主義	克魯泡特金著	140元
近代資本主義進化論	編輯部編	300元	劉師復文集(無政府主義)	編輯部編	180元

(種類繁多，不及備載，書目備索)